

中國古典名著

好逑傳

自生人以來，
凡偕伉儷，
莫非匹偶。



(上)

名中教人編
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好 逑 传

(上)

〔清〕名中教人 编次

目 录

叙.....	1
第一回 省凤城侠怜鸳侣苦.....	3
第二回 探虎穴巧取蚌珠还	15
第三回 水小姐俏胆移花	27
第四回 过公子痴心捉月	39
第五回 激义气闹公堂救祸得祸	51
第六回 冒嫌疑移下榻知恩报恩	63
第七回 五夜无欺敢留髡以饮	75
第八回 一言有触不俟驾而行	86
第九回 虚捏鬼哄佳人止引佳人喷饭	99
第十回 假认真参按院反令按院吃惊.....	111

叙

自生人以来，凡偕伉俪，莫非匹偶。乃《诗》独于寤寐之君子，窈窕之淑女，称艳之曰“好速”。斯何谓哉？谓以富贵誉之耶？武牝画天子之蛾眉，绿珠耀金谷之螭首，非不富贵也，未闻有此称也。谓以佳丽美之耶？西子倚白玉之床，阿娇贮黄金之屋，非不佳丽也，未闻有此称也。谓以贤才尊之耶？姜后脱簪，闻其贤矣；无盐隐语，闻其才矣：谓君王之好速，则未闻也。

他如明妃远嫁，悲马上之琵琶；班女自修，赋秋风纨扇：时耶命也，且非婚妒，何况好速？至于识英雄之红拂女，感琴心之卓文君，侠肠明眼，亦自过人；然律以好速，则又不足数也。若夫张郎画眉，止可眠闺闼之私情；荀倩中庭，不过笃夫妻之溺爱：其去好速愈远。唯举案之梁孟，其庶几乎？然钟鼓琴瑟，未免稍逊一筹。因知此好速者，其必和谐有道，备极夫妇之欢，于足法随，唱非淫曲，尽人伦之乐而无愧者也。

每仪图之，何妨富贵也，但不可以富贵强非礼之欢，自安佳丽也，尤不可以佳丽贾若淫之罪。不德何贤，不才何淑？然才德反好速之一班，而恩情之美满，爱敬之绸缪，更似有进焉者。必也花香沕沕，播衿衣鼓琴之美；春满河洲，扬端庄正静之风。再不然而星户照偕老之天，再不然而鳬雁快同心之弋。始觉人伦不苟，玉性无他，而名教中自有乐地。奈何人不及知，知不能恃，而慕非所慕，悦非所悦。是以楚梦

妖云，唐流祸水，犯名于义，逐逐如逝波。遂令色荒有戒，为视明眸皓齿，为蛊为灾，而好逑一脉，几乎斩矣，不亦矫枉之过哉？

因思二《南》仍在人间，《桃夭》未尝乏种。第末竖懿形，无从求淑影，因谱兹《好逑》一案，使世知天才佳丽，原有安排，人每自轻，不知消受。惟德流苻菜，方享人生之福；礼正斧柯，始成名教之荣。舍此而登徒窥共柏之情墙，非然而嫫姆掷潘安之果，吾见其不知量，而只自取辱耳。故于归之径，周行是正，直御为安。稍涉逶迤，而侠者则避之，义者则辞之，非以之子为不美而不动心，非以家室为不愿而不属意。所以然者，爱伦常甚于爱美色，重廉耻过于重婚姻。是以恩有为恩，不敢媚恩而辱体；情有为情，何忍恣情以愧心？未尝不爱，爱之至而敬生焉；未尝不亲，亲之极而私绝焉。甚至恭勤饮食如大宾，告诫衾裯为良友，伉俪至此，风斯美矣。此其所以为“好逑”而《诗》独咏之哉。

嗟嗟！人心本自天心，既知好色，夫岂不好名义？特汨没深而无由醒悟，沉沦久而不知兴起，诚于此而寓目焉，必骇然惊喜曰：名义之乐乃尔，何禽兽为？则兹一编当与《关雎》同读已。

宣化里维风老人敬题于好德堂

第一回

省凤城侠怜鸳侣苦

诗曰：

偌大河山偌大天，万千年又万千年。

前人过去后人续，几个男儿是圣贤？

又曰：

寤寐相求反侧思，有情谁不爱蛾眉？

但须不作钻窥想，便是人间好唱随。

话说前朝北直隶大名府，有一个秀才，姓铁，双名中玉，表字挺生。甚生得丰姿俊秀，就象一个美人，因此里中起个诨名，叫做“铁美人”。若论他人品秀美，性格就该温存；不料他人虽生得秀美，一个性子就似生铁一般，十分执拗。又有几分膂力，有不如意，动不动就要使气动粗。等闲也不轻易见他言笑。倘或交接富贵朋友，满面上霜也刮得下来，一味冷淡。却又作怪，若是遇着贫交知己，煮酒论文，便终日欢然，不知厌倦。更有一段好处，人若缓急求他，便不论贤愚贵贱，慨然周济；若是谀言谄媚，指望邀惠，他却只当不曾听见。所以人多感激他，又都不敢无故亲近他。

父亲叫做铁英，是个进士出身，为人忠直，官居御史，赫赫有敢谏之名。母亲石氏，随父在任。因铁公子为人落落寡合，见事又敢作敢为，恐怕招愆，所以留在家下。他天资既

高，学问又出人头地，因此看人不在眼上。每日只闭户读书；至读书有兴，便独酌陶情。虽不叫做沉酣曲蘖，却也朝夕少它不得。再有兴时，便是寻花问柳，看山玩水而已。十五六岁时，父母便要与他结亲，他因而说道：“孩儿素性不喜偶俗，若是朋友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去，可也。夫妇乃五伦之一，一谐伉俪，便是白头相守；倘造次成婚，苟非淑女，勉强周旋则伤性，去之掷之又伤伦，安可轻议？万望二大人少宽其期，以图选择。”父母见他说得有理，便因循下来，故至今年将二十，尚未有配，他也不放在心上。

一日，在家饮酒读书，忽读到比干谏而死，因想道：“为臣尽忠，虽是正道，然也须有些权术，上可以悟主，下可以全身，方见才干。若一味耿直，不知忌讳，不但事不能济，每每触主之怒，成君之过，至于杀身，虽忠何益？”又饮了数杯，因又想道：“我父亲官居言路，赋性骨鲠，不知机变，多分要受此累。”一时忧上心来，便恨不得插翅飞到父亲面前，苦劝一番，遂无情无绪，徬徨了一夜。

到次日，天才微明，就起来吩咐一个托得的老家人，管了家事。又叫人收拾了行李，备了马匹。只叫了一个贴身伏侍的童子，叫做小丹的跟随，毕竟自进京去定省父母。正是：

死君自是忠臣志，忧父方成孝子心。

任是人情百般厚，算来还是五伦深。

铁公子忙步进京，走了两日，心焦起来，贪着行路，不觉错过宿头。天色渐昏，没个歇店，只得沿着一带土路，转入一个乡村来借住。到了村中来看，只见村中虽有许多人家，却东一家，西一家，散散住开，不甚相连。此时铁公子心慌，

也不暇去拣择大户人家，只就近便在村口一家门前下了马，叫小丹牵着；自走进去，叫一声：“有人么？”只见里面走出一个老婆子来，看见铁公子秀才打扮，忙问道：“相公莫非是京中出来，去看韦相公，不认得他家，要问我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我不是看甚么韦相公；我是要进京，贪走路，错过了宿头，要借住的。”老婆子道：“若要借住，不打紧；但是穷人家没好床铺供给，莫要见怪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都不消，只要过得一夜便足矣，我自重谢。”遂叫小丹将行李取了进来。那老婆子叫他将马牵到后面菜园破屋里去喂，又请铁公子到旁边一间草屋里去坐，又一面烧了一壶茶出来，请铁公子吃。

铁公子吃着茶，因问道：“你方才猜我是京里出来看韦相公的，这韦相公却是何人？又有何事，人来看他？”老婆子道：“相公，你不知道，我这地方原不叫做韦村，只因昔年出过一个韦尚书，他家人丁最盛，村中十停人家，倒有六七停姓韦，故此才叫做韦村。不期兴衰不一，过了数十年，这韦姓一旦败落，不但人家穷了，连人丁也少了。就有几家，不是种田，就是挑粪，从没个读书之子。不料近日风水又转了，忽生出一个韦相公来，才十六七岁，就考中了一个秀才。京中又遇了一个同学秀才的人家，爱他年纪小，有才学，又许了一头亲事；只因他家一贫彻骨，到今三四年，尚不曾娶得。数日前，忽有一个富豪大官府，看见他妻子生得美貌，定要娶他。他父母不肯，那官府恼了，因倚着官势，用强叫许多人将女子抬了回去。前日有人来报知韦相公，韦相公慌了，急急进京去访问。不期访了一日，不但他妻子没有踪影，连他丈父、丈母也没个影儿。欲要告状，又没个指实见证；况他对头又

是个大官府，如何理论得他过？今日气苦不过，走回来对他母亲大哭了一场，竟去长溪里投水。他母亲急了，四下央邻人去赶，连我家老官儿也央去了，不知可赶得着否，故此相公方才来，我只道是他的好朋友，知他着恼，来看他的。”

正说不了，只听得门外嚷嚷人声。二人忙走出来看，只见许多乡人，围护着一个青衣少年，掩着面哭了过去。老婆子见他老官儿也同着走，因叫说道：“家里有客人，你回来吧，不要去了。”内中一个老儿听见叫，忙走了回来道：“我家有甚客人？”忽抬头看见铁公子，因问道：“莫非就是这位相公？”老婆子道：“正是这位相公，错了路，要借宿。”老官儿道：“既是相公要借宿，怎不快去收拾夜饭，还站在这里看些甚么？”老婆子道：“不是我要看，也是这位相公问起韦相公的事来，故此同看看。我且问你，韦相公的妻子，既是青天白日许多人抢了去，难道就没一个人看见，为何韦相公访来访去，竟不见一些影响？”老官儿道：“怎的没影响，怎的没人看见？只是他的对头厉害，谁敢多嘴，管这闲事，去招灾揽祸？”老婆子道：“果是不敢说？”老儿道：“莫道不敢说，就是说明了，这样所在，也救不出来。”婆子道：“若是这等说，韦相公这条性命，活不成了？可怜，可怜！”说着，就进去收拾夜饭。

铁公子听了，在旁冷笑道：“你们乡下人，怎这样胆小没义气？只怕还是没人知道消息，说这宽皮话儿。”老儿道：“怎的没人知道消息？莫说别人，就是我也知道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你知道在哪里？”老儿道：“相公是远方过路人，料不管这闲事，就在面前说不妨。相公，你道他将这女子藏在哪里？”铁

公子道：“无非是公侯的深闺秘院。”老儿道：“若是公侯的深闺秘院，有人出入，也还容易缉访。说起来这个对头，是世代公侯，祖上曾有汗马功劳，朝廷特赐他一所“养闲堂”，叫他安享，闲人不许擅入。前日我侄儿在城中卖草，亲眼看见他将这女子藏了进去。”铁公道：“既有人看见，何不报知韦相公，叫他去寻？”老儿道：“报他有何用？就是我热心肠与韦相公说了，韦相公也没本事去问他一声，看他一眼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养闲堂在何处，你可认得？”老儿道：“养闲堂在齐化门外，只有一二里路，想是人人认得的，只是谁敢进去？”说完，老婆子已收拾了夜饭，请铁公子进草屋去吃。铁公子吃完，就叫小丹铺开行李，草草睡了一夜。

到次日起来，老儿、婆子又收拾早饭，请他吃了。铁公子叫小丹称了五钱银子，谢别主人，然后牵马出门。临上马，老儿又叮嘱道：“相公，昨晚说的话，到京中切不可吹风，恐惹出祸来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关我甚事，我去露风？老丈只管放心。”说罢遂别，出大路而行。正是：

奸狡休夸用智深，谁知败露出无心。

劝君不必遮人目，上有苍苍自鉴临。

铁公子上马，望大路才走不到二三里，只见昨晚看见的那个青衣少年，在前面走一步顿一步足，大哭一声道：“苍天，苍天！何令我受害至此！”铁公子看明了，忙将缰绳一提，赶到前面，跳下马来，将他肩头一拍道：“韦兄，不必过伤。这事易处，都在我小弟身上，管取玉人归赵。”那少年猛然抬头，看见铁公子是个贵介行藏，却又不认得，心下惊疑，答道：“长兄自是贵人，小弟贫贱，素不识荆，今又正在患难之中，

怎知贱姓，过蒙宽慰，自是长兄云天高谊。但小弟的冤苦，已随天神坑累，屈长兄纵有荆、豫侠肠，昆仑妙手，恐亦救援小弟不得。”铁公子笑道：“蜂蚕小难，若不能为兄排解，则是古有豪杰，今无英雄矣，岂不令郭解齿冷？”

那少年听了，愈加惊讶道：“长兄乃高贤大侠，小弟在困顿中，神情昏愤，一时失敬。且请问贵姓尊表，以志不朽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小弟的贱名，此时仁兄且不必问。倒是仁兄的尊讳，与今日将欲何往，倒要见教了，我自有说。”那少年道：“小弟韦佩，贱字柔敷。今不幸遭此强暴劫夺之祸，欲要寻个自尽，又奈寡母在堂；欲待隐忍了，又忽当此圣明之朝，况在鞬鞞之下，岂容纨绔奸侯，强占人家受聘妻女，以败坏朝廷之纲常伦理，情实不甘。昨晚踌躇了一夜，因做了一张揭帖，今欲进京，拼这一条穷性命，到六部六科十三道各衙门去告他。虽知贵贱相悬，贫富不敌，然事到头来，也说不得了。”因在袖中取出了一张揭帖，递与铁公子道：“长兄请一看，便知小弟的冤苦了。”说罢，又大声痛哭起来。

铁公子接了揭贴，细细一看，方知他丈人也是个秀才，叫做韩愿，抢他妻子的是大夫侯。因说道：“此揭帖做得尽情耸听，然事关勋爵，必须进呈御览，方有用处。若只递在各衙门，他们官官相护，谁肯出头作恶？吾兄自递，未免空费一番气力，终归无用；若是付与小弟带去，或别有妙用，也未可知。”韦佩听了，连忙深深一揖道：“得长兄垂怜，不啻枯木逢春。但长兄任劳，小弟安坐，恐无此理。莫若追随长兄马足入城，以便使令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仁兄若同到城，未免招摇耳目，使人防嫌。兄但请回，不出十日，当有佳音相报。”

韦佩道：“长兄卵翼高情，真是天高地厚；但恐书生命薄，徒费盛意。”说到伤心处，又将堕下泪来。铁公子道：“仁兄青年男子，天下何事不可为，莫只管作些儿女态，令英雄短气！”韦佩听了，忙欢喜致谢道：“受教多矣！”铁公子说罢，将揭帖拢入袖中，把手一拱，竟上马带着小丹，匆匆去了。

韦佩立在道旁目送，心下又惊又疑，又喜又感，就像做了个春梦一般，不敢认真，又不敢猜假。恍恍惚惚，只立到望不见铁公子的马影，方才懒懒的走了回去。正是：

心到乱时无是处，情当苦际只思悲。

漫言哭泣为儿女，豪杰伤心也泪垂。

原来这韦村到京，只有四五十里。铁公子一路趲行，日才过午，就到了京城。心下正打算将这揭帖与父亲商量，要他先动了疏奏明，然后奉旨拿人。不期到了私衙门前，静悄悄一个衙役也不见，心下暗着惊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慌忙下马到堂上，也不见有吏人守候，愈加着忙。再走入内宅，见内宅门却是关的。忙叫几声，内里家人听见，认得声音，忙取钥匙开了门，迎着叫道：“大相公，不好了！老爷前日上本，伤触了朝廷，今已拿下狱去了，几乎急杀。大相公来得好，快到内房去商量。”铁公子听了，大惊道：“老爷上的是甚么本，就至于下狱？”一头问，一头走，也等不得家人回答，早已走到内房。母亲石夫人忽看见，忙扯着衫袖，大哭道：“我儿，你来得正好！你父亲今日也说要做个忠臣，明日也说要做个忠臣，早也上一本，晚也上一本，今日却弄出一场大祸来了，不知是死是生？”铁公子自先已着急，又见母亲哭做一团，只得跪下，勉强安慰道：“母亲，不必着急，任是天大事情，也

少不得有个商量。母亲且说父亲上的是甚么本，为甚言语触犯了朝廷？”

石夫人方扶起铁公子，叫他坐下，因细细说道：“数日前你父亲朝罢回家，半路上忽撞见两个老夫妻，被人打得蓬头赤脚，衣裳粉碎，拦着马头叫屈。你父亲问他是甚人，有何屈事？他说是个生员，叫做韩愿。因他有个女儿，已经许嫁与人，尚未曾娶去，忽被大夫侯访知有几分颜色，劈头叫人来说，要讨他作妾。这生员道是已经受聘，抵死不从，又挺触了他几句。那大夫侯就动了恶心，使出官势，叫了许多鹰犬，不由分说，竟打入他家，将女儿抢去。这韩愿情急，追赶拦截，又被他打得狼狈不堪。你父亲听了，一时怒起，立刻就上了一疏，参劾这大夫侯。你父亲若是细心，既要上本，就该将韩愿夫妻拘禁，做个证据，叫他无辞便好。你父亲在恼怒中，竟不提防。及圣旨下来，着刑部审问。这贼侯奸恶异常，有财有势，竟将韩愿夫妻捉了去，并这女子藏得无影无踪。到刑部审问时，没了对头。大夫侯转办一本，说你父亲毁谤功臣，欺诳君上。刑部官又受他的嘱托，也上本参论。圣上恼了，竟将你父亲拿下狱来定罪。十三道同衙门官，欲代上疏辨救，苦无原告，没处下手，这事怎了？只怕将来有不测之祸。”

铁公子听完了，方定了心，喜说道：“母亲请宽怀，孩儿只道父亲论了宫闱秘密不可知之事，便难分辨。韩愿这件事，不过是民间抢夺，贵豪窝藏，有司的小事，有甚难处？”石夫人道：“我儿莫要轻看，事虽小，但没处拿人，便犯了欺君之罪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若是父亲造捏假名，果属乌有，故入人罪，

便是欺君。若韩愿系生员，并他妻女，明明有人。一时抢劫，万姓共见。台臣官居言路，目击人告，正其尽职，怎么叫做欺君？”石夫人道：“我儿说的都是太平话，难道你父亲不会说？只是一时间没处拿这三个人，便塞住了嘴，做声不得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怎拿不着？就是盗贼奸细，改头换面，逃走天涯海角，也要拿来；况这韩愿三人，皆含屈负冤之人，啼啼哭哭，一步也远去不得的。不过窝藏犖犖之下，捉他何难？况此三人，孩儿已知踪迹，包管手到擒来。母亲但请放心。”石夫人道：“这话果是真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母亲面前，怎敢说谎？”

石夫人方欢喜说道：“若果有些消息，你吃了饭，可快到狱中通知父亲，免他愁烦。”一面就叫仆妇收拾午饭，与铁公子吃了；又替他换了青衣小帽，就要叫家人跟他到狱中去。铁公子想一想道：“且慢！”又走到书房中，写了一道本；又叫母亲取出御史的关防夹带了；又将韦佩的揭帖，也包在一处袖了，方带着家人，到刑部狱中来看父亲。正是：

任事不宜凭胆大，临机全靠有深心。

若将血气雄为勇，豪杰千秋成嗣音。

铁公子到了狱中，狱官知是铁御史公子，慌忙接见，就引入内重一个小轩子里来道：“尊公老爷在内，可入去相见；恐有密言，下官不敢奉陪。”铁公子谢了一声，就走入轩内。只见父亲没有拘系，端然正襟危坐，便忙进前，拜了四拜，道：“不肖子中玉，定省久疏，负罪不浅！”

铁御史突然看见，忙站起来，惊问道：“这是我为臣报国之地，你在家不修学业，却到这里来做甚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大人为臣既思报国，孩儿闻父有事在身，安敢不来？”铁御

史听了，沉吟道：“来固汝之孝思，但国家事故多端，我为谏官，尽言是我的职分；听与不听，死之生之，在于朝廷，你来也无益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谏臣言事，固其职分，亦当料可言则言，不可言则不言，以期于事之有济。若不管事之济否，只以敢言为尽心以塞责，则不谙大体与不知变通之人，捕风捉影，哓哓于君父之前，以博高名者，皆忠臣矣，岂朝廷设立言官之本意耶？”铁御史叹道：“然谏臣言事，自望事成，谁知奸人诡计百出。就如我今日之事，明明遇韩愿夫妻叫伸冤屈，我方上疏，何期圣旨着刑部拿人，而韩愿夫妻二人已为奸侯藏过，并无踪影，转坐罪于我。然我之本心，岂捕风捉影、欺诳君父哉！事出意外，谁能预知？”

铁公子道：“事虽不能预知，然凡事亦不可不预防。前之失，既已往不可追矣，今日祸已临身，急急料理，犹恐迟误，复生他变，大人奈何安坐图圉，任听奸人诬罔陷害？”铁御史道：“我岂安坐图圉？也是出于无奈。若说急急料理，原告已被藏匿，无踪无影，叫我料理何事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怎无踪影？但刑部党护奸侯，自不用力。大人宜急请旨自捕，方能完事。”铁御史道：“请旨何难，但恐请了旨，无处捕人，岂不又添一罪？”铁公子道：“韩愿妻女三人踪迹，孩儿已访的在此，但干涉禁地，必须请旨去拿，有个把柄，方可下手。”铁御史道：“刑部拿人，两可于中，固悠悠泛泛。然我也曾托相好同官，着精细捕人，四路缉访，并无一点风声。你才到京，忽能就访得的确，莫非少年孟浪之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此事关系身家性命，孩儿怎敢孟浪？”因看看四下无人，遂悄悄将遇见韦佩并老儿传言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，又取出韦佩的揭帖与铁御

史看。

铁御史看了，方欢喜道：“有此一揭帖，韩愿妻女三人纵捉获不着，不为乌有名；也可减我妄言之罪。但所说窝藏之处，我尚有疑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此系禁地，人不敢入，定藏于此，大人更有何疑？”铁御史道：“我只虑奸侯事急，将三人谋死以绝迹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大夫侯虽说奸恶，不过酒色之徒，恃着爵位欺人，未必有杀人辣手。况贪女子颜色，心恋恋不舍，又有此禁地藏身，又有刑官党护，又见大人下狱，事不紧急，何至杀人？大人请放心勿疑。”铁御史又想了想道：“我儿所论，殊觉有理。事到头来，也说不得了，只得依你。待我亲写一本，汝回去快取关防来用，以便好上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不须大人费心，本章孩儿已写在此，关防已带在此；只消大人看过，若不改，就可上了。”因取出递与御史。铁御史展开一看，只见上写着：

河南道监察御史，现系狱罪臣铁英谨奏，为孤忠莫辨，恳恩降敕自捕，以明心迹事：

窃闻耳目下求，人主之圣德；刍蕘上献，臣子之荇心。故言官言事，尚许风闻，未有据实入陈，反加罪戾者也。臣前劾大夫侯沙利，白昼抢掳生员韩愿已聘女子为妾，实名教所不容，礼法所必诛。邀旨敕刑部审问，意谓名教必正。礼法必申矣。

不料奸侯如鬼如蜮，暗藏原告以瞒天。又不料刑臣不法不公，明纵犯人以为恶，反坐罪臣缲绌。臣素丝自信，料难宛转。窃臣赤胆天知，只得哀求圣主，伏望洪恩。怜臣朴直遭诬，乞降一敕，敕臣自捕：若朝奉敕而夕无人，则臣万死

无辞矣；若获其人，则是非曲直，不辩自明矣。

倘蒙天恩怜准，须秘密其事，庶免奸侯又移巢穴。再敕不论禁地，则臣得以展布腹心。临表不胜激切待命之至！外韦佩揭帖一纸，开呈御览，以明实据。

铁御史看完，大喜道：“此表剴切详明，深合我意，不消改了。”一面封好，一面就请狱官烦他代上。狱官不敢推辞，只得领命到通政司去达上。只因这本一上，有分教：

打碎玉笼，顿开金锁。

铁御史上了此本，不知上意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探虎穴巧取蚌珠还

诗曰：

治世咸夸礼法先，谁知礼法有时愆。
李膺破柱方称智，张俭投门不算贤。
木附草依须着鬼，鹰拿雀捉岂非仙？
始知为国经常外，御变观通别有权。

话说铁御史依了铁公子，上疏请旨自捕。在狱中候不得两日，早颁下一道密旨到狱中来。铁御史接着，暗暗开看，见是准了他的本，即命他自捕，满心欢喜。因排起香案来，谢过了圣旨，仍旧将圣旨封好，不许人见。因自想道：“圣旨虽准，只愁捉不出人来，却将奈何？”就与铁公子商量，要出狱往捕。铁公子道：“大人且慢。大人一出狱，便招摇耳目，要惊动了大夫侯，使他提防。莫若大人再少坐片时，待孩儿悄悄出去，打开了养闲堂，捉出了韩愿妻女，报知大人，然后大人飞马来宣旨拿人，方万全也。”铁御史点头道：“是。”因将密旨藏好，又嘱狱官勿言。暗暗吩咐铁公子道：“此行务要小心！”

铁公子领命，因悄悄走回私衙，与母亲说知，又叫母亲取出小时用的铜鎚来。原来铁公子十一二岁之时，即有膂力，好使器械，曾将熟铜打就一柄铜鎚，重二十余斤，时时舞弄

玩耍。铁御史进京做官，恐他在家耍鎚惹出事来，故此石夫人收了她的，带到京中。铁公子不敢违亲命，只得罢了。今日石夫人忽听见讨取，因惊问道：“前日你父亲一向不许你用，今日为何又要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此去深入虎穴，不带去无以防身。”石夫人见说得有理，便不拗他，因叫人取了出来付与他，并嘱咐道：“但好防身，不可惹事。”铁公子应诺。又叫人暗暗传呼了一二十个能事的衙役，远远跟随，以备使唤。又叫人取酒来，饮到半酣，却换了一身武服，暗带铜鎚，装束得天神相似，外面仍罩儒衣，骑了一匹白马，只叫一人跟随，竟慢慢演出齐化门来，并不使一人知觉。

出了城门，放开轡头，霎时间就望见了一所大宅院，横于道左，高瓦飞甍，十分富丽。铁公子心知是了，遂远远下了马，叫小丹牵着，自却慢慢踱到跟前，细细一看，只见两边是两座牌坊，那牌坊上皆有四字，一边乃是“功高北阙”；一边是“威镇南天”。牌坊中间，却是三个虎座门楼，门楼上面，中间直立一匾，匾上写“钦赐养闲”四个大金字。门楼下三座门俱紧紧闭着。

铁公子看了一回，见没有人出入，心下想道：“此正门不开，侧首定有旁门出入。”因沿着一带高墙，转过一条横街，半腰中果有一座小小门楼，两扇门金钉朱门，却也闭着，门上锁着一把大锁，又十字交贴着大夫侯的两张封皮。那铁公子细细一看，封皮虽是封的，却是时常启开拆断了的；门虽闭着，却露条亮缝，内里不曾上拴。门旁粉壁上又贴着一张告示，字有碗大，上写着：

大夫侯示：此系朝廷钦赐禁地，官民人等，俱不得

至此窥探，取罪不小。特示！

门楼两旁，有两间门房，许多家人在内看守。

铁公子看在眼里，知道有些诧异，便不轻易惊动他，及回身走到小丹牵马的所在，将儒衣脱去，露出一身武装，手提铜鎚，翻身上马，因吩咐小丹道：“你可招呼众捕役，即便赶来，紧紧伺候。倘促了人，可即飞马报知老爷，请他快来。”小丹答应了。然后一辔头跑到门楼前，跳下马来，手执铜鎚，大声叫道：“奉圣旨要见大夫侯，快去通报！”门房中忙走出四五个头顶大帽、身穿绢衣的家人来，一时摸不着头路，慌慌张张答应道：“老爷在府中，不在此处。”铁公子大喝一声道：“胡说！府中人明明供称在此，你这班该死的奴才，怎敢隐瞒，违背圣旨，都要拿去砍头！”吓得众家人面面相觑，仓卒中答应不来。铁公子又大声叫道：“还不快快开门，只管挨死怎么！”内中一个老家人见嚷得慌，只得大着胆子回说道：“公侯人家，老爷不在此，谁敢开门？就是开了门，此系朝廷钦赐的禁地，爷也不敢进去。”铁公子听了，大怒道：“奉圣旨拿人，怎么不敢进去？你不开，等我自开。”因走近前，举起铜鎚，照着大锁上只一鎚，“豁啷”一声响，早已将大锁并铜环打折，落在地下，那两扇门便豁喇喇自开了。铁公子见门开，大踏步径往里走。众家人看见铁公子势头勇猛，谁敢拦阻？只乱嚷道：“不好了！”飞一般跑进去报信。

原来这大夫侯因一时高兴，将韩愿女儿抢了来家，也只看是穷秀才家没处伸冤，不期撞见铁御史作对头，上疏参论，又不料圣旨准了，着刑部审问：一时急了，没摆布，只得将韩愿夫妻一并抢来，藏在养闲堂内，以绝其迹，却上疏胡赖。

初时还恐怕有人知觉，要调移窠穴，后见刑部用情，不出力追，反转将铁英拿下了狱，便十分安心，不复他虑。只怕这韩氏女子寻死觅活，性烈难犯，韩愿夫妻又论长论短，不肯顺从。每日备酒醴相求，韩愿一味执拗。这日急了，正坐在养闲堂，叫人将韩愿洗剥了，捆起来用刑拷打，要他依允。因说道：“你虽是个秀才，今既被我捉了来，要你死，只当死一鸡一狗，哪里去伸冤？”韩愿道：“士虽可杀，只怕天理难欺，王法不漏，那时悔之晚矣，老大人还须三思！”大夫侯道：“你既要我三思，你何不自忖？你一个穷秀才，女儿与我公侯为妾，也不为玷辱于你。你若顺从了，明日锦衣玉食，受用不尽，岂不胜似你的淡饭黄齑？”韩愿道：“生员虽贫士也，语云：‘宁为鸡口，勿为牛后。’岂有圣门弟子，贪纨袴之膏粱，而乱朝廷之名教者乎！”

大夫侯听了，勃然大怒，正吩咐家人着实加刑。忽管门的四五个人一齐乱跑进来，乱嚷说道：“老爷，不好了！外面一个少年武将，手执一柄铜鎚，口称奉圣旨拿人。小的们不肯放他进来，他竟一鎚将门锁打落，闯了进来，不知是甚么人，如今将到堂了，老爷急须准备。”大夫侯听见，惊得呆了，正东西顾盼，打算走入后厅，铁公子早已大踏步赶到堂前，看见大夫侯立在上面，因举一举手道：“贤侯请了！奉旨有事商量，为何抗旨不容相见？”大夫侯见躲避不及，只得下堂迎着道：“既有圣旨，何不先使人通知，以便排香案迎接，怎来得这等鲁莽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圣旨秘密紧急，岂容漏泄迟缓？”因迎上一步，右手持鎚，左手将大夫侯一把紧紧提住道：“请问贤侯，此乃朝廷钦赐养闲禁地，又不是有司衙门，这阶下洗

剥受刑的，却是甚人！”大夫侯因藏匿韩愿，心先着忙，及听见来人口口圣旨，愈惊得呆了。要脱身走，又被来人捉住，只得硬着胆答应道：“此乃自治家人，何关朝廷礼法？既有旨议事……”因叫家人带过。

铁公子拦住，正要再问，韩愿早在阶下喊叫道：“生员韩愿，不是家人，被陷于此，求将军救命！”铁公子听见说是韩愿，心先安了，佯惊问道：“你既是生员韩愿，朝廷着刑部四处拿你，为何却躲在这里？背旨藏匿，罪不容于死矣！”此时小丹已赶到，铁公子将嘴一努。小丹会意，忙跑出门外：一面招集众衙役拥入，一面即飞马去报铁御史。

铁公子见众衙役已到，因用铜鎗指着韩愿道：“此是朝廷钦犯，可好好带起。”因问韩愿道：“你既称含冤负屈，就该挺身到刑部去对理，为何却躲避在此，私自认亲？”韩愿听了，大哭道：“生员自小女被恶侯抢劫，叩天无路，逢人哭诉，尚恐不听，既刑部拘审，安肯躲避？无奈贫儒柔弱，孤立无援，忽被豪奴数十人，如虎驱羊，竟将生员夫妻捉到此处。沉冤海底，日遭捶楚，勒逼成亲，已是死在旦夕。何幸得遇将军，从天而下，救援残生，重见天日。此系身遭坑陷，谁与他结亲！”铁公子道：“据你说来，你的妻女亦俱在此了。”韩愿道：“怎么不在？老妻屈氏，现拘禁在后厅厢房中。小女湘弦，闻知秘藏在内楼阁上，朝夕寻死，如今不知是人是鬼！”铁公子听了大怒，因指挥众捕役，押韩愿入内拿人。

大夫侯见事已败露，自料不能脱身，又见众捕役往内要走，万分着急，只得拚性命指着铁公子大声嚷道：“这里乃是朝廷钦赐的宅第，我又忝为公侯，就有甚不公不法，也要请

旨定夺。你是甚么人，怎敢手执铜鎚，擅自打落门锁，闯入禁堂，凌辱公侯？你自己的罪名，也当不起，怎么还要管他人的闲事！”因反过手来，也要将铁公子扯住。却又扯不住，因叫家人道：“快与我拿下！”

此时众家人闻知主人被捉，都纷纷赶来救护，挤了一堂。只因见铁公子手执铜鎚，捉住主人，十分勇猛，不敢上前，今见主人吩咐拿人，有几个大胆的，就走上前要拿铁公子。铁公子急骂道：“该死的奴才，你拿哪个！”因换一换手，将大夫侯拦腰一把提将起来，照众家人只一扫，手势来得重，众家人被扫着的都跌跌倒倒。这大夫侯年已近四十之人，身子又被酒色淘虚，况从来娇养，哪里禁得这一提一扫？及至放下，已头晕眼花，喘做一团，只摇手叫：“莫动手，莫动手！”

原来大夫侯有一班相厚的侯伯，有人报知此信，都赶了来探问。及见铁公子扯的大夫侯狼狼狈狈，因上前解劝道：“老先生，请息怒。有事还求商量，莫要动粗，伤了勋爵的体面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他乃欺君的贼子，名教的罪人，死且尚有余辜，甚么勋爵！甚么体面！”众侯伯道：“沙老先生就有甚簠簋不饬处，也须明正其罪，朝廷从无此拳足相加之法受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诸公论经亦当达权，虎穴除凶，又当别论，孤身犯难，不可常言。”众侯伯道：“老先生英雄作用，固不可测。且请问今日之举，还是大侠报仇耶，还是代削不平耶？必有所为，请见教了，也可商量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俱非也，但奉圣上密旨拿人耳！”众侯伯道：“既奉密旨，何不请出来宣读，免人疑惑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要宣读也不难，可快排下香案。”众侯伯就吩咐打点。

大夫侯喘定了，又见众侯伯人多胆壮，因又说道：“列位老先生，勿要听他胡讲。他又不是有司捕役，他又不是朝廷校尉，如何得奉圣旨？他不过是韩愿私党，假称圣旨，虚装虎势，要骗出人去。但他来便来了，若无圣旨，擅闯禁地，殴打勋位，其罪不小，实是放他不得，全仗诸公助我一臂。”又吩咐家人：“快报府县，说强人白昼劫杀，若不救护，明日罪有所归。”众侯伯见大夫侯如此说，也就信了。因对着铁公子道：“大凡豪强劫夺之事，多在乡僻之地、昏黑之时，加于村富之家，便可侥幸；他乃公侯之家，又在辇毂之下，况当白昼之时，如何侥幸得来？兄此来也觉太强横了些。若果有圣旨，不妨开读；倘系谎词，定获重罪。莫若说出真情，报出真名，快快低首阶前，待我等与你消释，或者还可苟全性命。若恃强力，全凭唬吓，希图逃走，只怕你身入重地，插翅也飞不去！”铁公子微笑一笑道：“我要去，亦有何难？但此时尚早，且待宣读了圣旨，拿全了人犯，再去也不迟。”众侯伯道：“既有圣旨，何不早宣？”铁公子道：“但我只身，他党羽如此之众，倘宣了旨意，他恃强作变，岂不费力？他既报府县，且待府县来时宣读，便无意外之虞矣。”众侯伯道：“这倒说得有理。”一面又着家人去催府县。

不一时，大兴知县早来了，看见这般光景，也决断不出。又不多时，顺天府推官也来了，众侯伯迎着诉说其事。推官道：“真假一时也难辨，只看有圣旨没圣旨，便可立决矣。”因吩咐快排香案。不一时，堂中间焚起一炉好香，点起一对明烛。推官因对铁公子说道：“尊兄既奉圣旨拿人，宜对众宣读，以便就缚，若只这般扭结，殊非法纪。”铁公子正要应答，左

右来报：“铁御史老爷门前下马了。”大夫侯突然听见，吃了一惊道：“他系在狱中，几时出来的？”说还未完，只见铁御史两手捧着一个黄包袱，昂昂然走上堂来。恰好香案端正，就在香案上将黄包袱展开，取出圣旨，执在手中。铁公子看见，忙将大夫侯提到香案前跪下，又叫众捕役将韩愿带在阶下俯伏，对众说道：“犯侯沙利，抗旨不出，请宣过圣旨，入内搜捉！”铁御史看见众侯伯并推官、知县都在这里，因看着推官说道：“贤节推来得正好，请上堂来，圣上有一道严旨，烦为一宣。”推官不敢推辞，忙走到堂上接了。铁御史随走到香案前，与大夫侯一同跪下。推官因朗宣圣旨道：

据御史铁英所奏，大夫侯沙利，抢劫被害韩愿，并韩愿妻女，既系实有其人，刑臣何缉获不到？即着铁英自捉，不论禁地，听其搜缉。如若捉获，着刑部严审回奏。限三日无获，即系欺君，从重论罪。钦此！

推官读完了圣旨，铁御史谢过恩，忙立起身，欲与众侯伯相见。不期众侯伯听见宣的圣旨，知道大夫侯事已败露，竟走一个干净。许多家人也都渐渐躲了。惟推官、知县过来参见。大夫侯到此田地，无可奈何，只得走起身，向铁御史深深作揖道：“学生有罪，万望老先生周旋！”铁御史道：“我学生原不深求，只要辨明不是欺君便了。今韩愿既已在此，又供出他妻女在内，料难再匿，莫若叫出来，免得人搜。”大夫侯道：“韩愿系其自来，妻女实不在此。”铁御史道：“老先生既说不在此，我学生怎敢执言在此？只得遵旨一搜，便见明白。”就吩咐铁公子带众捕役，押韩愿入内去搜。大夫侯要拦阻，哪里拦阻得住？

原来此厅系是宅房，并无家眷在内。众人走到内厅，早闻得隐隐哭声。韩愿因大声叫道：“我儿不消哭了，如今已有圣旨拿人，得见明白了，快快出来！”只见厅旁厢房内韩愿的妻子屈氏听见了，早接应道：“我在此，快先来救我！”众人赶到门前，门都是锁的。铁公子又是一鎚，将门打开。屈氏方蓬着头走出来，竟往里走，口里哭着道：“只怕我儿威逼死了！”韩愿道：“不曾死，方才还哭哩。”屈氏奔到内楼阁上，只见女儿听得父亲在外吆喝，急要下楼出来，却被三四个丫鬟仆妇拦住不放。屈氏忙叫道：“奉圣旨拿人，谁敢拦阻！”丫鬟仆妇方才放松。屈氏看见房中锦绣珠玉堆满，都推开半边，单拿了一个素包头，替女儿包在头上，遮了散发与半面，扶了下来。恰好韩愿接着，同铁公子并众捕役一同领了出来。到了前堂，韩愿就带妻女跪在铁御史面前拜谢不已道：“生员并妻女三条性命，皆赖大宗师老爷保全，真是万代阴功。”铁御史道：“你不消谢我，这是朝廷的圣恩，然事在刑部勋臣，本院尚不知如何。”因看着大兴知县道：“他三人系特旨钦犯，今虽有捕役解送，但恐犹有疏虞；烦贤大尹押到刑部，交付明白，庶无他变。”知县领命，随领众捕役将韩愿并妻女三人带去。铁御史然后指着大夫侯对推官说道：“沙老先生乃勋爵贵臣，不敢轻褻，敢烦贤节推相陪，送至法司。本院原系縲臣，自当还狱待罪。”说罢，即起身带着铁公子，出门上马而去。正是：

敢探虎穴英雄勇，巧识狐踪智士谋。

迎得蚌珠还合浦，千秋又一许虞候。

铁御史去后，大夫侯款待推官，急托权贵亲友，私行贿

赂，到刑部与内阁去打点，希图脱罪，不提。

却说御史归到狱中，即将在大夫侯养闲堂搜出韩愿妻女三人，押送法司审究之事，细细写了一本，顿时奏上。到次早，批下旨来道：

铁英既于养闲堂禁地搜出韩愿并其妻女，则不独心迹无欺，且参劾有实。着出狱暂供旧职，候刑部审究案定，再加升赏。钦此！

铁御史得了旨，方谢恩出狱。回到私衙，铁公子迎着，夫妻父子，欢然不提。

却说刑部虽受了大夫侯的嘱托，却因本院捉人不出，涉于用情，不敢再行庇护，又被韩愿妻女三人口口咬定抢劫情真，无处出脱，只得据实定罪，上疏奏闻。但于疏末回护数语道：

但念沙利年登不惑，麟趾念切，故淑女情深；且劫归之后，但以礼求，并未苟犯，倘念功臣之后，或有一线可原。然恩威出自上裁，非臣下所敢专主。谨具疏奏请定夺，不胜待命之至。

过两日，圣旨下了，批说道：

大夫侯沙利，身享高爵重位，不思修身御下，乃逞豪横，劫夺生员韩愿已受生员韦佩聘定之女为妾，已非礼法，及为御史铁英弹劾，又不悔过首罪，反捉韩愿夫妻，藏匿钦赐禁堂，转诋铁英为妄奏，其欺诳奸诈，罪莫大焉。据刑部断案，本当夺爵赐死，姑念先臣勋烈，不忍加刑，着幽闭养闲堂三年，以代流戍。其俸米拨一年给韩愿，以偿抢劫散亡。韩女湘弦，既守贞未经苟合，当

着韦佩择吉成亲。韩愿敦守名教，至死不屈，为儒无愧，着准贡教授，庶不负所学。铁英据实奏劾，不避权贵，骨鯁可嘉，又能穷奸虎穴，大有气节，着升都察院掌堂。刑臣督捕徇情，罚俸三月。钦此！

自圣旨下后，满京城皆相传颂铁公子打入养闲堂，救出韩湘弦之事，以为奇人，以为大侠，争欲识其面，拜访请交者，朝夕不绝。韩愿蒙恩选职，韦佩奉旨成婚，皆铁公子之力，感之不啻父母，敬之不啻神明。

惟铁御史反以为忧，每对铁公子道：“天道最忌满盈，祸福每相倚伏。我前日遭诬下狱，祸已不测，后邀圣恩，反加迁转，可谓侥幸矣。然奸侯由此幽闭，岂能忘情？况你捉臂把胸，凌辱已甚，未免虎视眈眈，思为报复。我为臣子，此身已付朝廷，生死祸福，无可辞矣。你东西南北，得以自由，何必履此危地？况声名渐高，交结渐广，皆招惹是非之端。莫若借游学之名，远远避去，如神龙之见其首不见其尾，使人莫测，此知机所以为神也。”

铁公子道：“孩儿懒于酬应，正有此意。但虑大人职尽言路，动与人仇，孤立于此，不能放心。”铁御史道：“我清廉自饬，直道而行，今幸又为圣天子所嘉，擢此高位，即有小谗，料无大祸，汝不须在念。汝若此去，还须勤修儒业，以圣贤为宗，切不可恃肝胆血气，流入游侠。”铁公子再拜于地道：“谨受大人家教！”自此又过了两三日，见来访者愈多，因收拾行李，拜辞父母，带了小丹，径回大名府家中而去。正是：

来若为思亲，去疑因避祸。

倘问去来缘，老天未说破。

铁公子到了家中，不期大名府也尽知铁公子打入养闲堂，救出韩湘弦之事，又见铁御史升了都察院，不独亲友殷勤，连府县也十分尊仰。铁公子因想道：“若终日如此，又不若在京中得居父母膝下。还是遵父命，借游学之名，远远避去为是。”在家暂住了月余，将家务交付与家人；遂收拾行李资斧，只带小丹一人去出门游学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

风流义气冤难解，名教相思害煞人。

铁公子出门游学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水小姐俏胆移花

诗曰：

柔弱咸知是女儿，女儿才慧有谁知？
片言隐祸轻轻解，一转飞灾悄悄移。
妙处不须声与色，灵时都是窍和机。
饶他奸狡争先用，及到临期悔又迟。

话说铁公子遵父命，避是非，出门游学，茫茫道路，不知何处去好。因想道：“山东乃人物之地、礼义之邦，多生异人，莫若往彼一游，或有所遇。”主意定了，因叫小丹雇了一匹蹇驴，径往山东而来。正是：

读书须闭户，访道不辞远。

遍览大山川，方能豁心眼。

铁公子往山东来游学，且按下不提。

却说山东济南府历城县，有一位乡宦，姓水名居一，表字天生，历官兵部侍郎，为人任气敢为，倒也赫赫有名。只恨年将望六，夫人亡过，不曾生得子嗣，止遗下一个女儿，名唤冰心。生得双眉春柳，一貌秋花，柔弱轻盈，闲处闺中，就象连罗绮也无力能胜，及至临事作为，却又有才有胆，赛过须眉男子。这水居一爱之如宝。因自在京中做官，就将冰心当做儿子一般，一应家事，都付他料理。所以延至一十七岁，

尚未嫁人。

只恨水居一有个同胞兄弟，叫做水运，别号浸之，虽也顶着读书之名，却是一字不识，单单依着祖上是大官，自有门弟之尊，便日日在不公不法处觅饮食。谁料生来命穷，诈了些来，到手便消，只如没有一般。却喜生下三个儿子，皆能继父之志，也是一字不识，又生了一个女儿，更是粗陋，叫做香姑，与冰心小姐同年，只大得两个月。因见哥哥没有儿子，宦资又厚，便垂涎要白白消受。只奈冰心小姐未曾出嫁，一手把持，不能到手。因此日日挽出媒人、亲戚来，兜揽冰心嫁人。也有说张家豪富的，也有说李家官高的，也有说王家儿郎年少才高、人物俊秀的，谁知冰心小姐胸中别有主张，这些浮言，一毫不入。

水运无法可施。忽有同县过学士一个儿子要寻亲，他便着人去兜揽，要将侄女儿冰心小姐嫁他。那过公子少年人，也是个色中饿鬼，因说道：“不知你侄女儿生得如何？”他就细细夸说如何娇美，如何才能。过公子终有些疑心，不肯应承。水运急了，就约他暗暗相看。原来水运与水居一虽然分居已久，然祖上的住屋，却是一宅分为两院，内中楼阁连接处，尚有穴隙可窥。水运因引过公子悄悄偷看，因看见冰心小姐美丽非常，便眠思梦想，要娶为妻。几番央媒来说，冰心小姐全然不睬。过公子情急，只得用厚礼求府尊为主。初时府尊知冰心小姐是兵部侍郎之女，怎敢妄为？虽撇不得过公子面皮，也只得去说两遍，因见水小姐不允，也就罢了。

不期过了些时，府尊忽闻得水侍郎误用一员大将，叫做侯孝，失机败事，朝廷震怒，将水侍郎削了职，遣戍边庭，立

刻去了。又闻报过学士新推入阁。又见过公子再三年来求，便掉转面皮，认起真来，着人请水运来吩咐道：“男女婚配，皆当及时，君子好速，不宜错过。女子在家从父，固是经常之道，若时难久待，势不再缓，则又当从权。令侄女年已及笄，既失萱堂之靠，又无棠棣之依，孤处闺中，而僮仆如林，甚不相宜。若是令兄在京为官，或为择婚，听命可也，今不幸又远戍边庭，死虽未必，而生还无日，岂可不知通变，苦苦自误？在令侄女，闺中淑秀，似无自言之理，兄为亲叔，岂不念骨肉，而为之主张？况过学士已有旨推升入阁，过公子又擅科甲之才，展转相求，自是美事。万万不可听儿女一日之私，误了百年大事。故本府请兄来谆谆言之，若执迷不悟，不但失此好姻，恐于家门也有不利。”水运听了府尊这话，正中其怀，满口应承道：“此事治晚生久已在家苦劝，只因舍侄女为家兄娇养惯了，任情任性，不知礼法，故凡求婚者，只是一味峻拒。今蒙太公祖老大人婉示曲谕，虽愚蒙亦醒。治晚生归去，即当传训舍侄女。舍侄女所执者，无父命也；今闻有太公祖之命，岂不又过于父命？万无不从之理。”说完辞出。

回到家中，便走至隔壁，来寻见冰心小姐，就大言恐吓道：“前日府尊来说过府这头亲事，我何等苦口劝你，你只是不理。常言说‘破家的县令’，一个知县恼了，便要破人之家，何况府尊？他前日因见侍郎人家，还看些体面。今见你父亲得罪朝廷，问了充军，到边上去，他就变了脸，发出许多话来。若是再不从他，倘或作起恶来，你又是孤女，我又没有前程，怎生当得他起？过家这头亲事，他父亲又拜了相，过

公子又年少才高，科甲有分，要算做十分全美的了。你除非今生不打算嫁人，便误过了这头婚姻也由你。倘或再捱两三年，终不免要嫁人，那时要思大府官人家，恐怕不能得够。你须细细斟酌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非是我执拗，但是儿女婚姻大事，当遵父命。今父亲既远戍，母亲又早丧，叫我遵谁人之命？”水运道：“这话方才府尊也曾说过。他说：‘事若处变，便当从权。父命既远不可遵，则我公祖之命，即父命也。既无我公祖之命，你亲叔叔之命，亦即父命也。安可执一？’”冰心小姐低着头想了想道：“公祖虽尊，终属外姓，若是叔父可以当得亲父，便可商量。”水运道：“叔父、亲父，同是一脉，怎么当不得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我一向只以父命为重，既是叔父当得亲父，则凡事皆听凭叔父当亲父为之，不必更问侄女矣。”

水运听了，满心大喜道：“你今日心下才明白哩！若是我叔父当不得亲父，我又何苦来管你这闲事？我儿，你听我说：过家这头亲事，实是万分全美的，你明日嫁过去才得知。若是夫妻和合，你公公又是拜相，求他上一本，你父亲就可放得回来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若得如此便好。”水运道：“你既依允，府尊还等我回话，你可亲笔写个庚贴来，待我送了去，使他们放心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写不打紧，叔父须制个庚帖来，我女儿家去制不便。”水运道：“你既认我做亲父，这些事务都在我身上。谁要你制，只要你写个八字与我。”冰心小姐就当面取笔砚，用红纸写出四柱八个字，递与水运。

水运接了，欢欢喜喜走到自家屋里，说与三个儿子道：“过家这头亲事，今日才做妥了。”大儿子道：“隔壁妹子昨日

还言三语四，不肯顺从，今日为何就一口应承？”水运道：“他一心只道遵父命，因我说叔父就与亲父一般，他才依了。”大儿子道：“他一时依了，只怕想回来还要变更。”水运道：“再没变更，连八字都被我逼他写来了。”因在袖中取与三个儿子看。三个儿子看了，俱欢喜道：“好，好！这再动不得了。”水运道：“好是好了，只是还有一件。”大儿子道：“还有哪一件？”水运道：“他说认我为亲父，这些庚帖小礼物，便该我去料理才妙。”大儿子道：“小钱不去，大钱不来。这些小事，我们不去料理，明日怎好受他的财礼与家私？”水运道：“说便是这等说，只是如今哪里有？”大儿子道：“这说不得。”

父子商量，因将些衣服、首饰，当了几两银子来，先买了两尺大红缎子，又打了八个金字，钉在上面，精精致致，做成一个庚帖，亲送与府督尊看道：“蒙太公祖吩咐，不敢抗违，谨送上庚帖。”府尊看了甚喜，因吩咐转送到县里，叫县尊为媒。县尊知是府尊之命，不敢推辞，遂择了一个好吉日，用鼓乐亲送到过府来。过公子接着，如获珍宝，忙忙受了，盛治酒筵，款待县尊。过了数日，齐齐整整，备了千金聘礼。又择了一个吉日，也央县尊做大媒，吹吹打打，送到水家来。

水运先一日就与冰心小姐说知，叫他打点。冰心小姐道：“我这边因父亲不在家，门庭冷落久矣。既叔叔认做亲父，为我出庚帖；今日聘礼，也只消行在叔父那边，方才合宜。何况同一祖居，这边那边，总是一般。”水运道：“受聘在我那边，倒也罢了；只怕回帖出名，还要写你父亲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若要写父亲名字，则是叔父终当不得亲父了！况父亲被朝廷遣谪，是个有罪之人，写了过去，恐怕不吉，惹过家憎厌。

且受聘之后，往来礼文甚多，皆要叔父去亲身酬应，终不成又写父亲名字？还是径由叔父出名，不知不觉为妙。”水运道：“这也可说得是。”因去买了几个绣金帖子回来，叫冰心小姐先写下伺候。冰心小姐道：“写便我写，向外人只好说是哥哥写的，恐被人耻笑。”水运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冰心小姐既写了水运名字，又写着“为小女答聘。”写完，念与水运听。水运听了道：“怎么写‘小女’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既认做亲父，怎么不写‘小女’？”水运道：“这也可说得是。因拿了帖子回来，说与儿子道：“礼帖又是我出名，又写着‘为小女答聘’，莫说礼物是我们的，连这家私的名分已定了。”父子暗暗欢喜。

到了次日，过家行过聘来，水运父子都僭穿着行衣、方巾，大开了中门，让礼物进去。满堂上结彩铺毡，鼓乐喧天，迎接县尊，进去款待。热热闹闹吵了一日，冰心小姐全然不管。

到了客散，水运开了小门，接冰心小姐过去看盘，因问道：“这聘金礼物，还该谁收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叔父既认做亲父，如此费心、费力、费财，这聘金礼物，自然是叔父收了，何须问我？莫说这些礼物，就是所有产业，父亲又不曾生得兄弟，也终是叔父与哥哥之物。但父亲远戍，生死未知，侄女只得暂为保守，不敢擅自与人。”水运听了，鼓掌大喜道：“侄女真是贤淑，怎看得这等分明！说得这等痛快！”遂叫三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将行来聘礼，照原单一项一项都点明收了进去。正是：

事拙全因利，人昏皆为贪。

慢言香饵妙，端只是鱼馋。

过了月余，过公子打点停当，又拣了个上吉之日，笙箫鼓乐，百辆来迎。十分热闹。水运慌作一团，忙开了小门，走过来催冰心小姐，快快收拾。冰心小姐佯为不知，懒懒的答应道：“我收拾做甚么？”水运听了，着急道：“你说得好笑！过家今日来娶，鼓乐喜轿，都已到门了，你难道不知，怎说‘收拾做甚么’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过家来娶，是娶姐姐，与我何干？”水运听了，愈加着急道：“过家费了多少情分，央人特为娶你，怎说娶你姐姐？你姐姐好个嘴脸，那过公子肯费这千金之聘来娶他！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我父亲远戍边庭，他一生家业，皆我主持，我又不嫁，怎说娶我？”水运听了，心下急杀，转笑笑道：“据你说话，甚是乘巧；只是你做的事却拙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既不嫁，谁能强我，我有甚事，却做拙了？”水运道：“你既不嫁，就不该写庚帖与我。既写庚帖与我，已送与过家，只怕‘不嫁’二字要说，嘴也不响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不要做梦不醒！我既不愿嫁，怎肯写庚帖与叔叔？”水运又笑道：“贤侄女这个不消赖的！你只道我前日打金八字时，将你亲笔写的弄落了，便好不认账？谁知我比你又细心，紧紧收藏，以为证据，你就满口排牙，也赖不去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我若亲笔写了庚帖与叔叔，我自无辞；若是不曾写，叔叔却也冤我不得。你可取来，大家当面一看。”水运道：“这个说得有理。”因忙走了回去，取了前日写的庚帖，又将三个儿子都叫了过来，当面对质。因远远拿着庚帖一照道：“这难道不是你亲笔写的，还有何说？”

冰心小姐道：“我且问叔叔，你知我是几月生的？”水运道：“你是八月十五日亥时生的，生你那一夜，你父亲正同我

赏月吃酒。我是你亲叔叔，难道不知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再请问香姑姐姐是几月生的？”水运道：“他是六月初六日午时生的，大热大暑，累他娘坐月子，好不苦恼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可曾看看这庚帖上写的是几月生的？”水运道：“庚帖上但写八个字，却不曾写出月日，叫我怎么看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这八个字，叔叔念得出么？”水运道：“念是念不出，只因前日打金八字时，要称分两，也说‘甲’字是多重，‘子’字是多重，故记得是‘甲子’、‘辛未’、‘壬午’、‘戊午’八个字，共重一两三钱四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既是这八个字，却是姐姐的庚帖了，与我何干？怎来向我大惊小怪？”水运听了，忽吃一惊道：“分明是你的，就是你自写的，怎赖是他的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不须争闹，只要叫一个推命先生来算一算，这八个字是八月十五，还是六月初六，便明白了。”

水运听说，呆了半晌，忽跌跌脚道：“我女儿乖，便被你卖了，也被你耍了，只怕真的到底假不得。莫说过家并府尊、县尊俱知我是为你结亲，就是合邑人也知是过公子娶你。虽是庚帖被你作弄了，然大媒主婚，众口一词，你如何推得干净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不是我推。既是过家娶我，过家行聘就该行到我这边来了，为何行到叔叔家里？叔叔竟受了，又出回帖，称说是‘为小女答聘’，并无一字及于侄女，怎说为我？”水运道：“我称你为‘小女’，是你认做亲父，与你商量过的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若是叔叔没有女儿，便认侄女为小女，也还可讲，况叔叔自有亲女，就是要认侄女做亲女，又该分别个大小女、二小女，怎但说‘小女’？若讲到哪里，就是叔叔自做官，也觉理上不通！”

水运听了这许多议论，急得捶胸跌脚，大哭起来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我被你害的苦了！这过公子奸恶异常，他父亲又将拜相。他为你费了许多钱财，才讲成了。今日吉期，请了许多显亲贵戚，在家设宴，守候结亲，鼓乐喜轿，早晨便来，伺候到晚，少不得自骑马到来亲迎。若是你不肯嫁，没个人还他，他怎肯干休？你叔叔这条性命，白白的要断送在你手里。你既害我，我也顾不得骨肉亲情，也要将你告到县尊、府尊处，诉出前情，见得是你骗我，不是我骗过家，听凭官府做主。只怕到那其间，你就伶牙俐齿，会讲会说，也要抛头露面，出乖弄丑！”一头说，一头只是哭。

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若要告我，我也不用深辩，只消说叔叔乘父宦被谪，结党谋陷孤女嫁人，要占夺家私。只怕叔叔的罪名更大了。”水运听了，愈加着慌道：“不是我定要告你，只是我不告你，我的干系怎脱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若不牵连侄女，但要脱干系，却甚容易。”水运听见说脱干系容易，便住了哭问道：“这个冤结，就是神仙也解不开，怎说容易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若肯听侄女主张，包管大忧变成大喜。”水运见冰心小姐说话有些古怪，便钉紧说道：“此时此际，死在头上，哪里还望大喜？只要你有甚主张，救得我不被过公子凌辱便好了！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我想香姑姐姐今年已是十七岁，也该出阁了，何不乘此机会，名正言顺，就将姐姐嫁出，便一件事完了，何必别讨愁烦？”

水运听了，低着头，再思沉吟，忽又惊又喜说道：“也倒是一策，只恐你姐姐与你好丑大不相同，嫁过去过公子看不上，定然要说闲话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送去的庚帖，明明

是姐姐的；他行聘又明明行到叔叔家里来；叔叔的回帖，又明明说是‘小女’，今日他又明明到叔叔家里来娶姐姐，理合将姐姐嫁去，有甚闲话说得？就说闲话，叔叔却无得罪处，怕他怎的；况姐姐嫁过去，叔叔已有泰山之尊，就是从前有甚不到处，也可消释，岂不是大忧变成大喜？”水运听到此处，不觉笑将起来道：“我儿！你一个小女子，怎胸中有这许多妙用？将一个活活的叔子骗死了，又有本事救活转来！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不是侄女欺骗叔叔，只因叔叔要寻事，侄女不得不自求解免耳。”水运道：“这都不消说了。只是你姐姐粗手粗脚，平素又不会收拾，今日忽然要嫁，却怎么处？你须过去替他装束装束。”

冰心小姐巴不得送了出门，只得带了两个丫鬟走过去，替他梳头剃面，擦齿修眉，从午后收拾到晚；又将珠翠铺了满头，锦绣穿了满身，又替他里里外外，将异香熏得扑鼻。又吩咐他：“到房中时，只说害羞，定要他吹灭了灯烛，然后与他见面就寝，倘饮合卺酒，须叫侍妾们将新郎灌醉。”又吩咐他：“新郎若见面有些嫌你的话，你便须寻死觅活惊吓他。”香姑虽说痴蠢，说到他痛痒处，便一一领略。

刚刚装束完，外面已三星在天。过公子骑着高头骏马，许多家人簇拥前来亲迎了。水运无法摆布，只得捏着一把汗，将女儿撮上轿，听众人吹吹打打，娶将去了。正是：

奸计虽然狡，无如慧智高。

慢言鸠善夺，已被鹊移巢。

过公子满心以为冰心小姐被他娶了来家，十分欢喜。迎到大门前下了轿，许多媒婆、侍女挽扶到厅中。锦帕盖着头，

红红绿绿，打扮的神仙相似，人人都认做冰心小姐，无一个不啧啧赞好。拜过堂，一齐拥入洞房，就排上合卺酒来，要他与新人对饮。香姑因有先嘱之言，除去盖头，遂进入帐幔之中，死也不肯出来。过公子认做害羞，便不十分强他，竟出到外厅，陪众亲戚饮酒。一来心下欢喜，二来亲戚劝贺，左一杯，右一盏，直饮得酩酊大醉，方走入房中。看一看，只见灯烛远远停着，新人犹隐隐坐在帐中。

过公子便乘着醉兴，也走到帐中来，低低说道：“夜深了，何不先睡？”香姑看见，忙背过脸去，悄悄叫侍妾吹灯。侍妾尚看着过公子，未敢就吹。过公子转凑趣道：“既是新夫人叫吹灯，你们便吹息了去吧！”众侍妾听得，忙忙将灯烛吹息，一哄散去。过公子急用手去摸时，新人早已脱去衣裳，钻入被里去了。过公子哪里还忍得住，连忙也脱去衣裳，钻到被里，一心只说是偷相的那一位冰心小姐，快活不过，便千般摩弄，百种温存。香姑也是及时女子，到此田地，岂能自持？一霎时帐摆流苏，被翻红浪，早已成其夫妇。正是：

帐底为云皆淑女，被中龙战尽良人。

如何晓起看颜面，便有相亲方不亲。

过公子夫妻恣意为欢，直睡到次早红日三竿，方才醒转。过公子睁开眼，忙将新人一看，只见广额方面，蠢蠢然哪里是偷相的那位小姐！忙坐起来，穿上衣服，急急问道“你又不是水小姐，为何充做水小姐嫁了来？”香姑道：“哪个说我不是水小姐，你且再细认认看！”过公子只得又看了一眼，连连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！我认得水小姐的俊俏庞儿，如芙蓉出水，杨柳含烟，哪里是这等模样！多是被水浸之老狗骗了！”

香姑听了，着恼道：“你既娶我来，我就是与你敌体的夫妻了。你怎这样无礼，竟对着我骂我的父亲？”过公子听了，愈加着急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他原领我偷相的是侄女儿冰心小姐。你叫他做父亲，莫非你是他的亲女儿，另是一个？”香姑听了，也坐将起来，穿上衣服，说道：“你这人怎这样糊涂！冰心小姐乃是我做官大伯父的女儿，你既要娶他，就该到他那边去求了，怎来求我父亲？况我父亲出的庚帖，又是我的，回帖上又明明写着‘为小女答聘’，难道不看见，怎说是侄女儿？你聘礼又行到我家来，你娶又到我家来娶，怎么说不是我亲女儿？我一个官家女儿，明媒正娶到你家来，又亲朋满座，花烛结亲，今日已成了夫妇之好，却说出钻穴偷相这等败伦伤化的言语来，叫我明日怎与你操持并白，生育子嗣？看将起来，倒不如死了吧！”因跳下床来，哭天哭地的寻了一条大红汗巾，要去自缢。

过公子见不是冰心小姐，已气得发昏；及见香姑要寻死，又惊个魂出。只因这一惊，有分教：

才被柳迷，又遭花骗。

不知毕竟怎生结果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过公子痴心捉月

诗曰：

人生可笑是蚩蚩，眼竖眉横总不知。
春梦做完犹想续，秋云散尽尚思移。
天机有碍尖还钝，野马无缰快已迟。
任是泼天称大胆，争如闺阁小心儿。

话说过公子与香姑既做了亲，看破不是冰心小姐，已十分气苦，又被香姑前三后四，说出一团道理来，只要寻死觅活，又惊得没摆布，只得叫众侍妾看守劝解。自己却梳洗了，瞒着亲友，悄悄来见府尊，哭诉被水运骗了，道：“前面引我偷相的，却是冰心小姐；后面发庚帖受财礼及今天嫁过来的，却是自家女儿，叫做香姑。银钱费去，还是小事；只是被他做小儿愚弄，情实不甘心。恳求公祖大人，推家父薄面，为治晚生惩治他一番，方能释恨。”府尊听了，想一想道：“这事虽是水运设骗，然亦贤契做事不老到，既受庚贴，又该查一查他的生时月日，此事连本府也被他朦胧了，还说是出其不意。贤契行聘，怎么不到水侍郎家，却到水运家去？水运与冰心系叔父与侄女，回帖称‘小女’，就该动疑了，怎么迎娶这一日，又到水运家去？岂不是明明娶水运之女？今娶又娶了，亲又结了，若告他抵换，谁人肯信？至于偷相一节，又

是私事，公堂上怎讲得出口？要惩治他，却也无词。贤契莫若且请回，好好安慰家里，莫要急出事来，待本府为你悄悄唤水运来，问他个详细，再作区处。”过公子无奈，只得拜谢了回家，倒转将言语安慰香姑不提。

却说水运自夜里嫁了女儿过去，捏着一把汗，睡也睡不着。天才亮，便悄悄叫人到过府门前去打听，却并不见一毫动静，心下暗想着：“这过公子又不是一个好人，难道就肯将错就错罢了？”满肚皮怀着鬼胎。到了日中，忽前番府里那个差人，又来说太爷请过去说话。水运虽然心下鹮突，却不敢不去，只得大着胆，来见府尊。府尊叫到后堂，便与他坐了，将衙役喝开，悄悄细问：“本府前日原为过宅讲的是你令侄女，你怎么逞弄奸狡，移花接木，将你女儿骗充过去，这不独是欺骗过公子，竟是欺骗本府了。今日过公子动了一张呈子，哭诉于本府，说你许多奸狡，要我依法惩治。本府因你也是官家，又怕内中别有隐情，故唤你前来问明。你须实言，我好详察定罪。”

水运听了，慌忙跪下道：“罪民既在太公祖治下，先死俱望太公祖培植，怎敢说个欺骗？昨夜之事，实出万不得已，内中有万千委曲，容罪民细述，求太公祖宽宥开恩。”府尊道：“既有委曲，可起来坐下细讲。”水运便扒起来坐下，说道：“罪民与过公子议亲初意，并太公祖后来吩咐，俱实实是为舍侄女起见。不料舍侄女赋性坚贞，苦苦不从。罪民因他不从，就传示太公祖之命，未免说了些势利的言语。又不料舍侄女心灵性巧，恐勾出祸来，就转过口来，要我认做亲父，方肯相从。罪民只要事成，便认做亲父。罪民恐他有变，就叫他

亲笔写了庚帖为定。又不料舍侄女机变百出，略不推辞，提起笔来就写。罪民见写了庚帖，万万无疑。谁知他写的却是小女的八字。罪民一时不察，竟送到太公祖案下；又蒙太公祖发到县间送与过宅，一天喜事，可谓幸矣，哪晓得俱堕在舍侄女术中。后来回帖称‘小女’，与罪民自受聘，俱是被他叫我认作亲父惑了。直到昨日临娶，催他收拾，他方变了脸，说出前情，一毫不认账。及见罪民事急，无可解救，哭着要寻死，却又为我画出这条计来免祸。罪民到了此时，万无生路，只得冒险将小女嫁去，实不是罪民之本心也。窃思小女虽然丑陋，但今既已亲荐枕席，或者转是天缘，统望太公祖开恩。”

府尊一一听了，转欢喜起来道：“怎令侄女小小年纪，有如许聪慧，真可敬也，真可爱也！据老丈这等说起来，虽是情有可原，只是过公子受了许多播弄，怎肯甘心？”水运道：“就是过公子不甘心，也只为不曾娶得舍侄女。若是舍侄女今日嫁了别人，便难处了。昨日之事，舍侄女虽然躲过，却喜得仍静守闺中。过公子若是毕竟不忘情，容罪民缓缓骗他，以赎前愆，未尝不可。”府尊听了，欢喜道：“若是令侄女终能归于过公子，这便自然无说了。只是你侄女儿如此有才智，如何骗得他动？”水运道：“前日小女未曾嫁时，他留心防范，故被他骗了。如今小女已嫁过去，他心已安，哪里防备得许多？只求太公祖请了过公子来，容罪民设一妙计，包管完成其事。”府尊道：“既是这等说，本府且不深究；若又是诳言，则断不轻恕。”因又差人立刻请过公子来相见，水运又将前情说了一遍与过公子听。

过公子听完，因回嗔作喜道：“若果有妙计，仍将令侄女嫁过来，则令媛我也不敢轻待。只是令侄女如此灵慧，且请问计将安在？”水运道：“也不须别用妙计，只求贤婿回去，与小女欢欢喜喜，不动声色，到了三六九作朝的日子，大排筵宴，广请亲朋，外面是男亲，内里是女眷，男亲须求太公祖与县尊在座，女眷中舍侄女是小姨娘，理该来赴席，待他来时，可先将前日的庚帖，改了他的八字，到其间贤婿执此，求太公与祖县父母理论，我学生再从旁撺掇，便不怕他飞上天去，安有不成之理？”过公子听了，满心欢喜道：“此计大妙。”府尊道：“此计虽妙，只怕你侄女乖巧，有心不肯来。”水运道：“他见三朝六朝没话说，小女的名分已定，他自然不疑。到了九朝十二朝，事愈沉了，既系至亲，请他怎好不来？”商量停当，过公子与水运遂辞谢了府尊出来，又各各叮嘱，算计停当方别。正是：

大道分明直，奸人曲曲行。

若无贞与节，名教岂能成？

过公子回家打点不提。

却说水运到家，将见府尊的事情瞒起不说；却欢欢喜喜，走过间壁来见冰心道：“我儿，昨日之事，真真亏了你！若不是这个法儿，今日天也乱下来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理该如此。也不是甚么法儿。”水运道：“我今早还担忧，这时候不见动静，想是大家相安于无事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相安也未必，只是说也无用，故隐忍作后图耳。”水运道：“有甚后图？”遂走了过来，心下暗想道：“这丫头怎看事这等明白？过家请作十二朝，只怕还不肯去哩！”

到了十二朝先三日，过家就下了五个请帖来：一个请水运，三个请三个儿子，俱是过公子出名；又一个请冰心小姐的，因过公子父母俱在京，就将香姑出名。水运接了，就都拿过来与冰心小姐看，因笑说道：“这事果都应了你的口，大忧变成大喜。他既请我们合家去做十二朝，则断断乎没闲话说了，须都去走走，方见亲情密厚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这个自然都该去。”水运道：“既是都该去，再无空去之理，须备些礼物，先一日送去，使他知道我们都去，也好备酒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正该先送礼去。”水运因取了人大红帖子来，要冰心小姐先写定，好去备办。冰心小姐全不推辞，就举起笔，定了许多礼物与水运去打点。

水运拿了礼帖，满心欢喜，以为中计，遂暗暗传信与过公子，又叫算命先生，将他八字推出，暗暗送与过公子，叫他另打金字换过，以为凭据。又时时探听冰心小姐背后说甚么，恐怕他临期有变。冰心小姐却毫不露相，不说去，也不说不去。水运心下拿不稳，只得又暗暗传信去，叫女儿头一日先着两个婢女来请，说道：“小夫人多多拜上小姐，说凡事多亏小姐扶持，明日千万要请小姐早些过去面谢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明日乃你小夫人的吉期，自然要来奉贺。”就叫人取茶与他二人吃，一面吃茶，一面闲话问他：“你小夫人在家做甚么？”一个回道：“不做甚么。”一个道：“今早钉的红缎子，不知叫做甚么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钉在上面的，可是几个金字？”婢女道：“正是几个金字。”冰心小姐听了，就推开说别话，再不问了。婢女吃完茶辞去，冰心小姐亲口许他必来。水运闻知，满心欢喜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过家又打发两个婢女来请，取出一个小金盒，内中盛着十粒黄豆大滚圆的珠子，送与冰心小姐道：“这十颗珠子，是小夫人叫暗暗送与小姐的。小姐请收了，我们好回话。”冰心小姐看一看，因说道：“明珠重宝，不知是卖，不知是送？若是卖，我买不起，若是小夫人送我，你且暂带回，待我少停面见小夫人收吧。”婢女不知就里，便依旧拿了回去。婢女才去，水运就过来问轿子与伞要用几个人。冰心小姐道：“父亲今已被谪，不宜用大轿、黄伞，只用小轿为宜。昨南庄有庄户来交租米，我已留下两人伺候了，不劳叔叔费心。”水运道：“今日过家贵戚满堂，我们新亲，必须齐整些才妙。若是两人轿，又不用伞，冷冷落落，岂不惹人耻笑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笑自由他，名却不敢犯。”水运强他不过，因说道：“轿子既有了，我们男客先去，你随后也就来吧！”竟带了三个儿子先去。正是：

拙计似推磨，慧心如定盘。

收来还放去，偏有许多般！

却说过公子打听得冰心小姐许了准来，不胜之喜。又再三拜恳府尊与县尊，为他作主。又请出三四个学霸相公，要他作傖相赞成。十颗珠子，要赖作他受的聘定；金字庚帖，要做证见。又选下七八个有力气的侍妾，叫他们只等他下轿进门，便上前搀扶定了，防备他事急寻死。又收拾下一间精致的内房，房内铺的锦绣珠翠，十分富丽，使他动心从情。

清晨使婢妾相请，络绎不绝，直请到午后，方有人来报道：“冰心小姐已上轿出门了。”不一时，又有人来报道：“冰心小姐的轿子，已到半路了。”过公子听了，喜得心花俱开，

忙叫乐人伏于大门左右，只候轿一到门，就要吹打迎接。过公子心里急，又自走出门去望，只见远远有一乘小轿，四个丫鬟列在前面，后面几个家人跟随，飘飘而来，就象仙子临凡一般。将及到门，过公子不好意思，转走了进去。府尊与县尊坐在大厅上，听说到了，心下暗想道：“这女子前面多少能干，今日到底还落在他们圈套里，可怜又可惜！”

不期水小姐的轿，直抬到门前，刚刚登门歇下，四个丫鬟卷起轿帘，冰心小姐露出半身，正打算出轿，门里的七八个侍妾，正打算要来搀扶，忽门旁鼓乐吹打起来。冰心小姐听了，便登时变了颜色道：“这鼓乐声一团杀气，定有奸人设计害我，进去便落陷坑！”因复转身坐下，叫快抬回去。那两个抬轿的庄户，是早先吩咐下的，不等冰心小姐说完，早抬上肩，飞一般奔回去了。四个丫鬟与跟随的家人，也忙忙赶去。正是：

珠戏不离龙项下，须撩偏到虎腮边。

始知俏胆如金玉，看得痴愚不值钱！

过公子听得鼓乐响，只认做进来了，忙躲在小厅旁要偷看。不期鼓乐响不得一两声就住了，忽七八个侍妾，乱跑进来寻公子。公子忙走出来问道：“怎么水小姐不进来？”众侍妾道：“水小姐轿已下了，因听见乐人吹打，忽吃惊道：‘这鼓乐声一团杀气，定有奸人害我，进去便落陷坑，快回去！’遂复上轿，抬回去了。”过公子跌脚道：“你们怎不扯住他？”众侍妾道：“去的好不快，哪里容你扯？”过公子急叫人快赶时，轿已去远，赶不及了。过公子气得呆了，忙到大厅来，向府尊、县尊诉说其事。府尊与尊听了，又惊又喜。府尊因说

道：“这女子真奇了，怎么听见鼓乐声，就知要害他？”因对着水运道：“令侄女平素果然晓得些术数么？”水运道：“他自小跟着父亲读些异书，常在家断祸断福，我们也不信他。不期今日倒被他猜着了。”府尊、县尊并满座宾朋听了，众皆惊讶。

过公子心不死，又吩咐两个婢女去请，说道：“今日十二朝，是亲者皆来，故请小姐去会一会，家公子并无他意，为何小姐到门就转？”婢女去了，回来复道：“水小姐说：‘我只道是亲情好意，请去会会，故一请便来。谁知你公子不怀好心，已将庚帖改了，又要将珍珠作聘，叫府县官逼勒我。若不是乐鼓声告我，几乎落你们圈套。你可多多拜上公子，可好好与小夫人受用，我与他不是姻缘，莫要生奸妄想。’”府尊与满堂亲友听见，俱啧啧赞赏道：“这水小姐真不是凡人！”大家乱了半晌，只得排上洒来，吃了散去。

过公子心不甘，因又留下水运，说道：“我细想令侄女纵然聪慧，哪里说是神仙，说得如此活现？定是你通谋骗我！”水运听说急了，就跪在地下，对天发誓道：“我水运若系与侄女儿通谋哄骗公子，就全家遭瘟！”过公子忙搀起来说道：“你若果不与他通谋，老实对你说，这样聪慧女子，越越放他不下。”水运道：“贤婿既放他不下，不必冤我，我还有一急计，只得要用了。”过公子道：“更有甚急计？”水运道：“这九月二十日，乃他母亲的忌辰。年年到这日，必要到南庄母亲坟上去祭扫，兼带着催租，看菊花，已做了常规，是年年去的。公子到这日，必须骑匹快马，领着了众家丁，躲在南庄前后，等他去祭扫完了，转回家时，竟打开轿夫，抬着便

走。抬到家中，便是公子的人了，听凭公子如何调停，成与不成，却冤我不着。”过公子听了，连声道：“妙，妙。此计甚捷径省力，定要如此行了，但恐怕到了那日，或遇风雨他不去。”水运道：“舍侄女为人最孝，任是大风大雨，也要去的。”过公子听了，满心欢喜，两下约定，方才别了。正是：

凡人莫妄想天仙，要识麻姑有铁鞭。

毕竟此中寻受用，嘴边三尺是垂涎。

按下过公子打点九月二十日抢亲不提。

且说水运回家，因走过来对侄女道：“过家一团好意，你因甚疑心？到了门却又抬了回去，叫我们扫兴，连我也带累的没趣！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不消我说，他做的事，他心下自然明白。”水运忙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不要冤屈他。今日实是会亲，并无他意，我可以代他发的誓出！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我才听得鼓声甚暴，突然三挝，他这造谋不浅。今日虽被我识破了，决不住手，必然还有两番来寻我。到明日验过，叔叔方知不是我冤他。”数语说得水运毛骨耸然不敢开口，只得淡淡的走了过去。

到了九月二十，冰心小姐果然叫人打点祭礼，到南庄去拜扫。先一日，就请水运与三个兄弟同去。水运暗想道：“明日过公子抢人，少不得有一番吵闹。我若同去，未免要打在浑水里，招惹是非。”因回说道：“我明日有些要紧的事务要出门，恐怕不能去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既不去，哥哥与兄弟，难道也不去？”水运道：“你两个哥哥要管家，只好叫你兄弟同去，拜奠伯母坟茔吧。”说定了，就暗暗通信与过公子，说自去不便，只叫小儿一同去，作个耳目。

原来这南庄离城有十二三里，冰心小姐晓得路远，大清晨就起来收拾，临出门，偏坐一乘大暖轿，轿幔四面遮得严严的，又用一柄黄伞在前引道，后面四个丫鬟，是四乘小轿。小兄弟与家人俱骑马在后面随行。竟从从容容，出城往南庄去祭扫。正是：

镜里花枝偏弄影，水中月影惯撩人。

谁知费尽扳捞力，总是明河不可亲。

冰心小姐轿到了南庄，庄户将庄门大开，让轿子直抬到大厅上方下来。冰心小姐既进了庄，庄门便依旧关上，几匹马就在庄外下了。冰心小姐才坐下，庄妇就摆出茶来。冰心小姐就叫小兄弟同吃。吃完茶，冰心小姐就问庄妇道：“后面坟上祭礼，可曾打点端正么？”庄妇答道：“俱已齐备，只候小姐行礼。”

冰心小姐随起身，同小兄弟直走到后面母亲的坟上，哭祭了一番。直等化了纸钱，方回身到庄西一间阁上去看菊花。原来这南庄有东西两层高阁：东边阁下，栽的都是桃花，以备春祭赏玩；西边阁下，栽的是菊花，以备秋祭赏玩。今日是秋祭，冰心小姐上了西阁，往下一看，只见阁下满地铺金，菊花开得正盛。有《踏莎行》词为证：

瘦影满篱，香疏三径，深深浅浅黄相映。露下繁英饥可餐，风前雅致谁甚并？
谈到可怜，懒如新病，恹恹开出秋情性。漫言尽日只闲闲，须知诗酒陶家兴。

冰心小姐在西阁上看罢菊花，又四郊一望，正是秋成之时：收的收，割的割，乡人奔来奔去，手脚不停。忽看见两个闲汉，立在一间草屋边看揽稻，有些诧异，因再向西边一

看，又看见三个闲汉，坐在一堆乱草上，忽眠忽起，再看看，又见小兄弟与一个青衣小厮，掩在照墙后说话。冰心小姐心下明白，并无言语。

不多时，庄妇摆饭在后厅，请冰心小姐去吃。冰心小姐下了阁，叫人寻了小兄弟来同吃。吃完饭，小兄弟就催冰心小姐道：“路远，没甚事早些回去吧！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你且再玩耍片时，我还要吩咐庄户，催讨租米。”小兄弟又去了。冰心小姐因叫众庄户将庄田事务，一一吩咐明白，发放去了，然后坐在后厅旁边小房里，叫丫鬟将大皮箱出空了，衣服用包袱包起，又悄悄叫一个家人取了许多碎石块，放在空箱里，抬到大轿拒底下放了，又叫家人寻一块大石，用包袱包了，放在轿柜上面，然后将轿门关上，用锁锁了，放下轿幔遮了。又叫众家人进来，吩咐如此如此，众家人领命。然后自家换了一件青衣，坐在四乘小轿内，却留下一个丫鬟，叫庄户另寻轿送来。收拾停当，却叫家人大开了庄门，喝道：“轿夫快来，小姐已上轿了！”轿夫正在外面伺候，听见叫，便一齐拥入，各认原轿，照旧抬了出来。打伞的原打起黄伞，在前引路。家人又寻了小兄弟来，同骑上马跟随。

才抬离了庄门，不上一箭路，早有东边两个、西边三个，一霎时跳出一二十脚夫来。有几个将大轿撮住不放，有几个将抬轿的乱打道：“这地方是我们的生意，你怎么来这里抬？”打得这四个轿夫披头散发，各各放手。早有四个轿夫，接上肩头，抬着飞跑去了。后面骑马的家人看见，忙忙加鞭赶上前来吆喝道：“作死的奴才，这是城中水侍郎老爷的小姐，怎敢抢抬？”那抬轿的听见说是水小姐，一发跑的快了。

后面家人的马，将近赶上，只见路旁松下，过公子带着一簇人马，从林中出来，拦住大叫道：“你家小姐，已是我过大爷娶了，你们还赶些甚么？”众家人看见，慌忙勒住马道：“原来是过姑爷抬回去，小人怎敢？但不赶上，恐怕小姐明日责罚。”过公子将手一挥道：“快回去，小姐若责罚你，都在我身上。”说罢，将马加上一鞭，带着众人去赶前边轿子。众家人借此缩住，等后面小姐的小轿上来，悄悄的抬了回家不提。

却说过公子赶上大轿，欢欢喜喜，拥进城来。只因这一抢，有分教：

欢颜变怒，喜脸成羞。

不知更作何状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激义气闹公堂救祸得祸

词云：

才想鲸吞，又思鸩夺，奸人偏有多般恶。谁知不是好姻缘，认得真真还又错。 恰恰迎来，刚刚遇着，冤家有路原非阔。不因野蔓与闲藤，焉能引作桃夭合？

右调《踏莎行》

话说过公子自与水运定下抢水小姐之计，恐怕抢到来不能服贴，依旧求计于府尊与县尊，在家坐等，要他们执庚帖判断，方没话说。仍又请了许多亲戚在家，要显他有手段，终娶了水小姐来家。

这日带着许多人，既抢到手，便意气扬扬，蜂拥回家。到了大门前，脚夫便要住轿，过公子连连挥手道：“抬进去！”到了小厅，过公子还叫抬进去。脚夫直抬到大厅月台上，方才歇下。府尊与众亲友看见，都起身迎下厅来作贺道：“淑女原不易求，今日方真真恭喜了。”过公子到了此际，十分得意，摇摇摆摆，走上厅来，对着府尊、县尊浅浅一躬道：“今日之事，不是治晚生越礼，但前日所聘定者实系冰心小姐，现有庚帖可证；不料后来背约负盟，移花接木，治晚生心实不甘，故今日行权娶来，求太公祖与老父母作主。”府尊、县尊同说

道：“这婚姻始末，皆本府、本县所知，不消细说；今既垂来归正，可谓变而合礼。前面之失，俱可不究，可快快拥入洞房，成其嘉礼。”过公子道：“这使不得。若单单结褵，恐涉私不服，必经明断，方彼此相安。”府尊道：“既是这等说，可开轿请新夫人出来面讲。”

过公子因叫出几个侍妾来去开轿门。众侍妾掀起轿幔，看见轿门有小锁锁着，忙说与过公子。过公子道：“这不打紧！”因自走上前，将小锁一把扭去。众侍妾见锁扭开，便转入轿杠中间，将两扇轿门轻轻扯开。不开犹可，开了看时，却惊得面面相觑，做声不得。过公子看见众侍妾呆立不动，因骂道：“蠢奴才！快些扶新夫人出来，呆立着做甚么？众侍妾忙问道：“轿里没有甚么新夫人，却扶哪个？”过公子听说没有新夫人，吃这一惊不小，忙走到轿前一看，只见轿柜上放着一个黄包袱，哪里有人影儿？急得忙连连跌脚道：“明明看见他在阁上，怎么上轿时，又被这丫头弄了手脚，殊令人可恨！”

府尊、县尊与众亲友听见，都到月台上去，看见轿里无人，尽赞叹道：“这水小姐真是个神人了！”因对过公子道：“我劝贤契息了念头吧！这女子行事神鬼莫测，断不是个等闲人。”过公子气得软瘫做一堆，羞得半句话说不出，只是垂着头叹气。府尊又叫取出黄包袱并皮箱，打开来看，却都是大小石块，又笑个不了。大家乱了半晌，见没兴头，便都陆续散去。

独有一个在门下常走动相好的朋友叫做成奇，却坐着不

动身。过公子因与他说道：“今日的机会，亦可谓凑巧，怎又脱空？想是命里无缘。”成奇道：“事不成便无缘，事若成包管你又有缘了。凡是求婚，斯斯文文，要他心肯，便难了；若有势有力，可以抢夺，不怕人事，便容易。公子何须嗟叹？”过公子道：“兄不要将抢夺看轻了，就是抢夺，也要凑巧。他是个深闺女子，等闲不出来，就纵有泼天本事，也没处下手。”成奇道：“我闻得他父亲水居一，下手妙处在此。”过公子道：“请教有甚妙处，可以下手？”成奇道：“我闻得他父亲水居一，被谪边庭，久无消息，又闻得水小姐是个孝顺女儿，岂不思量望赦？公子只消假写起一张红纸报条来，说是都察院上本论赦，蒙恩赦还，复还原职。叫一二十人，假充报子，出其不意，跑进门去报喜，叫他出来讨赏。他若不出来，再说又有恩赦诏旨，要他亲接。他在欢喜头上，自然忘情；况闻有旨，敢不出来？等他出来，看明白了。暗暗的藏下轿子，撮上就走。他一个柔弱女子，纵说伶俐，如何拗得众人？”过公子听说得心花都开，连声说道：“此计甚妙！”成奇道：“此计虽妙，只怕做将来要犯斑驳。”过公子道：“犯甚斑驳？”成奇道：“他一个宦官人家小姐，领了许多人私自抢去，倘或抢到家，他性子烈，有这长这短，祸便当不起。公子虽与府县是一个人，莫若还先动一张呈子，与府县说明了，先抬到县，后抬到府，要府县做主批一笔：‘既前经聘定，准抬回结亲。’那时便万分安稳了。”过公子听了，越加欢喜道：“如此尤妙！”二人算计定了，便暗暗打点行事不提。正是：

一奸未了一奸生，人世如何得太平？

莫道红颜多跌剥，须眉男子也难行！

却说冰心小姐自用计脱了南庄之祸，便闭门静处，就是妇女，也不容出入。水运又因苦争过公子无恶处，后面做出事来，不好意思，便也不甚走过来，冰心小姐倒也安然，只是父亲被谪，久无消息，未免愁烦。

一日，梳妆才罢，忽听得门前一阵喧嚷，许多人拥进门来，拿了一张大红条子，帖在正厅屏门上，口里乱嚷道：“老爷奉旨复任，特来报喜讨赏！”又有几个口称：“还有恩赦诏书，请小姐开读！”人多语乱，嘈嘈杂杂，说不分明。小姐只得自走到堂后来观看。只见那张红条子，贴在上面，堂后又看不见。众报人又乱嚷着：“快接诏开读！”冰心小姐恐接旨迟了，只得带着两个丫鬟，走出堂来细问。脚还未曾站稳，报人围做一个圈盘，将冰心小姐围在中间：“圣旨在府堂上，请小姐去听开读。”话未说完，外面早抬进一乘轿子来，要小姐上轿。

冰心小姐看见光景，情知中计，便端端正正，立在堂中，面不改色，从从容容道：“你众人不得啰唆，听我一说：你众人不过是过公子遣来迎请我的。也要晓得过公子迎请我去，不是与我有仇，是要与我结亲。恐我不从，故用计来强我。此去若肯依从成亲，过公子是你主人，我便是你主母了。你们众人，若是无礼啰唆，我明日到了过家，便一一都要惩治。到那时，莫说我今日不与你们先讲明！”原来成奇也混在众人中，忙答应道：“小姐已明见万里，但求就行，谁敢啰唆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可退开一步，好好伺候。待我换过衣服，

吩咐家人看守，方可出门。”众人果远开一步。

冰心小姐因吩咐丫鬟去取衣服，就悄悄呼他带了一把有鞘的解手刀来，暗藏在袖里。一面更换衣服，又说道：“你们若要我与你过公子成全好事，须要听我吩咐。”成奇道：“小姐吩咐，谁敢不听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过公子这段姻缘，虽非我所愿，然他三次相求，礼虽不尽出于正，而意实殷勤，我也却他不得。但今日你们设谋诡诈，若竟突然抬我到过家，我若从之，便是草草苟合，虽死亦不可从，盖无可从之道也。莫若先抬我到府县，与府县讲明。若府县有撮合之言，便不为苟合矣。那里再抬到过家，或者还好商量。不知你们众人可知这些道理么？”成奇听了，正合他的意思，因答应道：“众人虽不知道理，但小姐吩咐要见府县，便先抬去见了县里太爷、府里太爷，然后再到过家，也不差甚么！”就叫抬轿来，请小姐上轿。冰心小姐又吩咐家人看门，只带两个丫鬟、两个小童跟随。又悄悄吩咐家人，暗暗揭了那张大红条子，带到县前来，便欣然上轿去了。正是：

眼看鬼怪何曾怪，耳听雷惊却不惊。

漫道落入圈套死，却从鬼里去求生！

众人将冰心小姐抬上肩头，满心欢喜，以为成了大功，便二三十人围成一阵，鸦飞鹊乱的往县前飞奔。又倚着过家有些势力，乱冲来不怕人不让。

不期将到县前，忽撞见铁公子到济南来游学，正游到此处，雇了一匹蹇驴儿骑着，后跟小丹，踽踽凉凉，劈面走来。恰好在转弯处，不曾防备，突被众人蜂拥撞来，几乎撞倒跌

下驴来。铁公子大怒，就乘势跳下驴来，将前面抬轿的当胸一把扯住，大骂道：“该死的奴才，你们又不遭丧失火，怎青天白日像强盗抢夺一般这等乱撞，几乎将我铁相公撞跌下驴来，是何道理！”众人乱降降拥拥，跑到有兴头上，忽被铁公子拦住，便七嘴八舌的乱嚷。有几个说道：“你这个好大胆，这是过学士老爷家娶亲，你是甚人，敢出来邀接！”又有几个说道：“莫道你是铁酱蓬，你就是金酱蓬、玉酱蓬，拿到县中，也要打的粉碎！”铁公子听了，愈加大怒道：“既是过学士娶亲，他诗书人家，为何没有鼓乐，为何没有灯火？定然是抢劫之情，须带到县里去问个明白！”

此时成奇也杂在众人中，看见铁公子青年儒雅，像个有来历之人，便上前劝道：“偶然相撞，出于无心，事情甚小。我听老兄说话，又是别府人，管这闲事做甚么？请放手去吧！”铁公子听了，倒也有个放手的意思。忽听得轿中哭着道：“冤屈，冤屈！望英雄救命！”铁公子听见，因复将抬轿的扯紧道：“原来果有冤屈，这是断放不得的，快抬到县里去讲！”众人看见铁公子不肯放手，便一齐拥上来，逞蛮动粗，要推开铁公子。铁公子按捺不下，便放开手，东一拳，西一脚，将众人打得落花流水。成奇忙拦住道：“老兄，不必动手，这事弄大了，私下决开不得交，莫说老兄到县里，若不到县中，恐过府也不肯罢了。快放手让他们抬到县里去。”铁公子哪肯放手，却喜得离县衙不远，又人多，便抬的抬，撮的撮，你扭我结，一齐开到县前。

铁公子见已到县前，料走不去，方放开手，走到鼓架边，

取出马鞭子，将鼓乱敲，敲得扑咚咚响亮，已惊动县前众衙役，都一齐跑来，将铁公子围住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，敢来击鼓？快进去见老爷！”原来县尊已有过家人来报知抢得水小姐来，要他断归过公子，故特特坐在堂上等候。不期水小姐不见来，忽闻鼓响，众衙役拥进一个书生来禀道：“擅击鼓人，带见老爷！”

那书生走到堂上，也不拜，也不跪，但将手一举道：“老先生请了！”县尊看见，因问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？因何事击鼓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我学生是甚人，老先生不必问，我学生也不必说。但我学生方才路见一件抢劫冤屈之事，私心窃为不平，敢击鼓求老先生判断，看此事冤也不冤？并仰观老先生公也不公？”县尊看见铁公子人物俊爽，语言凌厉，不敢轻易动声色，只问道：“你且说有甚抢劫冤屈之事？”铁公子道：“现在外面，少不得进来。”才说未完，只见过家的一伙人，早已将冰心小姐围拥着进来了。冰心小姐还未走到，成奇早充做过家家人，上前禀道：“这水小姐，是家公子久聘定下的，因要悔赖婚姻，故家公子命众人迎请来，先见过太爷，求太爷断明，好迎请回去结亲。”县尊道：“既经久聘，礼宜迎归结亲，何必又断？不必进来，竟迎去吧！”成奇听了，就折回身拦住众人道：“不必进去了，太爷已断明，亲自吩咐叫迎回去结亲了。”

冰心小姐刚走到甬道中间，见有人拦阻，便大声叫起冤屈来，因急走两步，要奔上堂来分诉。旁边皂快早用板子拦住道：“老爷已吩咐出去，又进来做甚么？”冰心小姐见有人拦阻，不容上堂，又见众人推他出去，便盘膝坐在地下，放

声大哭道：“为民父母，职当伸冤理屈，怎么不听一言！”县尊还指手叫去，早急得铁公子暴跳如雷，忙赶上堂来，指着县尊乱嚷道：“好糊涂官府！怎公堂之上，只听一面之词，全不容人分诉？就是天下之官，贪贿慕势，也不至此。要是这等作为，除非天下只一个知县方好，只怕还有府道、抚台在上！”县尊听见铁公子嚷得不成体面，便也拍案大怒道：“这是朝廷设立的公堂，你是甚么人，敢如此放肆！”铁公子复大笑道：“这县好个大公堂！便是公侯人家，钦赐的禁地，我学生也曾打进去，救出人来，没人敢说我放肆！”

原来这个知县新选山东不久，在京时，铁公子打入大夫侯养闲堂这些事都是知道的。今见铁公子说话相近，因大惊问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老长兄莫非就是铁都院长公子铁挺生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老先生既知道我学生贱名，要做这些不公不法之事，也该收敛些！”县尊见果是铁公子，忙走出公位，深深施礼道：“小弟鲍梓，在长安时，闻长兄高名，如雷轰耳，但恨无缘一面。今辱下临，却又坐此委曲，得罪长兄，统容荆请。”一面看坐，请铁公子分宾主坐下，一面门子就送茶。

茶罢，县尊因说道：“此事始末，长兄必然尽知，非小弟敢于妄为；只缘撇不过公子情面耳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此事我学生俱是方才偶然撞见，其中始末，倒实实不知，转求见教。”县尊道：“这又奇了！小弟只道长兄此来，意有所图，不知竟是道旁之冷眼热心，一发可敬。”因将水小姐是水侍郎之女，有个过公子，闻其美，怎生要娶他；他叔叔水运，又怎生撺掇要嫁他；他又怎生换八字，移在水运女儿名下；后治酒骗

他，他又怎生到门脱去；前在南庄抢劫他，他又怎生用石块抵去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喜得个铁公子心窝里都跳将起来，因说道：“据老先生如此说来，这水小姐竟是个千古的奇女子了，难得，难得！莫要错过！”也顾不得县尊看着，竟抽起身来，走到甬道上，将冰心小姐一看，果然生得十分美丽。怎见得？但见：

娇媚如花，而肌肤光艳。羞灼灼之浮华轻盈似燕，而举止安祥；笑翩翩之失措眉画春山，而淡浓多态。觉春山之有愧，眼横秋水而流转生情；怪秋水之无神，腰纤欲折立亭亭不怕风吹。俊影难描，鹤癯癯最宜月照。发光可鉴，不假涂膏。秀色堪餐，何须腻粉。慧心悄悄，越掩越灵，望而知其为仙子中人；侠骨冷冷，愈柔愈烈，察而识其非闺阁之秀。蕙性兰心，初只疑美人颜色；珠圆玉润，久方知君子风流。

铁公子看了，暗暗惊讶，因上前一步，望着冰心小姐深深一揖道：“小姐原来是蓬莱仙子，谪降尘凡，我学生肉眼凡胎，一时不识，多有得罪。但闻小姐，前面具如许才慧智巧，怎今日忽为鼠辈所卖？是所不解，窃敢请教。”冰心小姐见了，忙立起身来还礼道：“自严君被谪，日夜忧心。今忽闻有恩赦之旨下颁，窃谓诏旨，谁敢假传？故出堂拜接，不意遂为人栽辱至此。”因取出解手刀来，拿在手中，又说道：“久知覆盆难照，已拼毕命于此，幸遇高贤大侠，倘蒙怜而垂手，则死之日，犹生之年矣。”铁公子道：“甚么恩旨？”冰心小姐因叫丫鬟问家人取了大红报条，递与铁公子看。

铁公子看了，因拿上堂来，与县尊看道：“这报条是真是假？”县尊看了道：“本县不曾见有，此报是哪里来的？”铁公子见县尊不认帐，便将条子袖了，勃然大怒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勒娶宦女，已无礼法，怎么又假传圣旨？我学生明日就去见抚台，这些假传圣旨之人，却都要在老先生身上，不可走了一个！”说罢，就起身要走。县尊慌忙留住道：“老先生不须性急，且待本县问个明白，再作区处。”因叫过成奇众人来，骂道：“你们这伙不知死活的奴才，这报条是哪里来的？”众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哪里答应得来？县尊见众人不言语，就叫：“取夹棍来！”众人听见叫取夹棍，都慌了，乱叫道：“老爷，这不干小人们事，皆是过公子写的，叫小人们去贴的！”县尊道：“这是真了。有尊客在此，且不打你们这些奴才。”一面差人押去铺了，一面就差人另取一乘暖轿，好好送水小姐回府，一面就吩咐备酒，留铁公子小饮。

铁公子见送了水小姐回去，心下欢喜，便不推辞。饮至半酣，县尊乃说道：“报条之事，虽实过公子所为，然他尊翁过老先生，未必知也。今长兄若鸣之上台，不独过公子不美，连他过老先生也未免有罪，还望长兄周旋一二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我学生原无成心，不过偶然为水小姐起见耳。过兄若能忘情于水小姐，我学生与过兄面也不识，又何故苛求？”县尊听了大喜道：“长兄真快士也，不平则削，平则舍之。”又饮了半晌，铁公子告辞。县尊闻知他尚无居停，就差人送在长寿院作寓，谆谆约定明日再会。这边铁公子去了，不提。

那边过公子早有人报知此事，慌忙去见府尊说：“水小姐

已抬到县中，忽遇一个少年，不知是县尊的甚么亲友，请了进去，竟叫轿将水小姐送了回去，转将治晚生的家人，要打要夹，动下了铺，不知是何缘故？”府尊听了道：“这又奇了，待本府唤他来问。”正说未了，忽报知县要见，连忙命进相见过，府尊就问道：“贵县来的那个少年是甚么人？贵县这等优礼？”县尊道：“贵大人原来不知，那个少年乃是铁都宪之子，叫做铁中玉，年才二十，智勇滔天。前日知县在京候选时，闻知大夫侯强娶了一个女子，窝藏在钦赐的养闲堂禁地内，谁敢去惹他？他竟不怕，手持一柄三十斤重的铜鎚竟独自打开禁门直入内阁，将那女子救了出来。朝廷知道，转欢喜赞美，竟将大夫侯发在养闲堂，幽闭三年，以代遣戍。长安城中，谁不知他的名字！今早水小姐抬到县时，谁知凑巧，恰恰遇着他，问起根由，竟将过兄写的大红报条袖了，说是假传圣旨，要到抚院处去讲。这一讲准了，不独牵连过老先生，就是老夫人与本县，也有许多不便。故本县款住他徐图之，不是实心优礼。”府尊道：“原来有许多委曲。”

过公子道：“他纵然英雄，不过只是个都宪之子。治晚生虽不才，家父也忝居学士，与他也不相上下。他为何管我的闲事？老父母也该为治晚生主持一二。”县尊道：“非不为兄主持，只因他拿了兄写的报条，有这干碍，唐突他不得。故不得已和他周旋也。”过公子说道：“依老父母这等周旋，则治晚生这段姻缘，付之流水矣。”县尊道：“姻缘在天，谋事在人。贤契为何如此说？”过公子道：“谋至此而不成，更有何谋？”县尊道：“谋岂有尽？彼孤身耳，本县已送在长寿院

作寓矣，兄回去与智略之士细细商量，或有妙处。”

过公子无奈，只得辞了府尊、县尊回来，寻见成奇，将县尊之言说与他知，要他算计。成奇道：“方才县尊铺我们，也是掩饰那姓铁的耳目。今既说他是孤身，又说已送在长寿院住，这是明明指一条路与公子，要公子用计害他了。”过公子听了，满心欢喜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但不知如何害他？还是明明叫人打他，还是暗暗叫人去杀他？”成奇道：“打他杀他，俱有踪迹，不妙。”因对着过公子耳朵，说道：“只须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足矣。”过公子听了，愈加欢喜道：“好妙算！但事不宜迟，莫要放他去了。”因与成奇打点行事。只因这一打点，有分教：

恩爱反成义侠，风流化出纲常。

不知毕竟怎生谋他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

冒嫌疑移下榻知恩报恩

词曰：

仇既难忘，恩须急报，招嫌只为如花貌。谁知白璧不生瑕，任他染涅难成皂。至性无他，慧心有窍，孤行决不将人靠。漫言明烛大纲常，坐怀也是真名教。

右调《踏莎行》

话说过公子自与成奇算出妙计，便暗暗去叫人施为，不提。

却说铁公子既为差人送到长寿院作寓，便认做县官一团好意，坦然不疑。但因见水小姐美貌异常，又听见说他许多妙用，便暗想道：“天下怎有这样女子，父母为我求亲，若求得这般一个，便是人伦之福了。”又想道：“有美如此，这过公子苦苦相求，却也怪他不得。但只是人伦风化所关，岂可抢夺妄为？今日我无心中救出他回去，使他不遭欺侮，也是一桩快心之事。”这夜虽然睡了，然“水小姐”三字，魂梦中也未尝能忘。

到次日天明，就叫小丹收拾行李要动身。只见住持僧独修和尚忙出来留住道：“县里太爷既送铁相公在此，定然还要请酒，或是用情，铁相公为何就忙忙要去了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我与县尊原非相识，又不是来打秋风，不过偶因不平，暂为

一鸣耳。事过则已，于理既无情可用，于礼也不消请得，我为何不去？”独修和尚道：“在铁相公无所干求，去留原无不可。只是小僧禀明，其实不敢放行。”正说不了，只见县尊已差人来下请帖，请午后吃酒。独修和尚道：“如何？幸是不曾放去！”铁公子见县尊来意殷勤，只得复住下。不多时，独修和尚备早饭来用。

刚吃完饭，只见一个青衣家人寻将来，说：“是水小姐差来，访问铁相公寓处，好送礼来谢。”铁公子闻知，忙出来相见，因回说道：“你回去可多多拜上小姐，昨日之事，是偶因路见不平，实实无心偏护小姐，故敢任性使气，唐突县公。若小姐送礼来，使县公闻知，便是为私了，这断乎不可。”家人道：“小姐在家说，昨日防范偶疏，误落虎口，幸遇恩人，未遭凌辱。若不少致一芹，于心不安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你小姐乃是闺阁中须眉君子，我铁挺生也是个血性男儿。道义中别有相知，岂在此仪文琐琐？他若送礼来，不是感我，倒是污我，我也断然不受。今日县尊请酒，明日就要行了，只嘱咐小姐，虎视眈眈，千万留心保重！”家人应诺回家，因对冰心小姐细细说了一遍。冰心小姐听了，不胜感激，暗想道：“天地间怎有这样侠烈之人，真令人可敬！只可恨我水冰心是个女子，不便与他交结，又可恨父亲不在家中，无人接待，致使他一片热肠，有如冰雪而去，岂不辜负？”心下欲要央叔叔水运去拜拜，以道殷勤，又恐他心术不端，于中生衅；欲要备礼相送，又见他豪杰自居，议论侃侃，恐怕他说小视；欲要做些诗文相感，又恐怕堕入私情。真是千思百想，无计可施，只是时时叫家人去探听，看铁公子有甚行事来报，再作区处。

到午后，有人来报：“铁相公县里太爷请去吃酒去了。”到夜，又有人来报：“铁相公被太爷请去，吃得烂醉回来了。”到次早，又叫家人去打探：“铁相公可曾起身回去？”家人打探了，来回复道：“铁相公因昨夜多饮了几杯，今日起身不得，此时还睡着哩。”冰心小姐听了沉吟，放心不下，又叫家人去打听。家人去了半晌，又来回复道：“铁相公还未去哩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他昨日说今日就行，为何又不去？”家人道：“我问独修和尚，他说府里太爷知道他是铁都堂的公子，吩咐留下，也要备酒请哩，故此未去。”冰心小姐听了，还只认做势利常情，也不放在心上。

又过了两日，忽家人来报道：“昨夜本寺独修和尚，请铁相公吃了些素菜，今日铁相公肚里疼，有些破腹，倦恹恹的坐在那里，茶也不吃。”冰心小姐听了，便有些疑心，暗想道：“吃素菜为何便至破腹，此中定有缘故。”因吩咐家人：“快再去打听，看可曾请医人调治否？”家人去看了，又来回复道：“已请县前的太医看过，说是脾胃偶被饮食伤了，故致泄泻，不打紧，只消清脾理胃，一两服就好的。”冰心小姐听了，心略安些。

到了次早天才明，就打发家人去看。家人去看了，又来回复道：“铁相公昨晚吃了药，一夜就泻了有十余遭，如今泻得有气无力，连床也下不来！”冰心小姐听了，大惊道：“不好了，中了奸人之计了，却怎么处！”欲要去救他，自家又是个女子，怎好去得。寻思不出计来，只急得转来转去，跌足嗟叹道：“这都是为救我，惹出来的祸患。我不去救他，再有谁人？”踌躇半晌，忽想道：“事急了，避不得嫌疑，只得要

如此了。”因问家人道：“铁相公有甚人跟来？”家人道：“只有一个童子，叫做小丹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这小丹有几多大了？”家人道：“只有十四五岁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这小丹乖巧么？”家人道：“甚是乖巧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既是乖巧，你可去悄悄的唤他来，说我有要紧言语与他说。你可着两个去，一个同他来，留一个暂时伺候铁相公，要留心看定，不可走开。”家人领命去了。

去不多时，忽然领了小丹来见。冰心小姐因问道：“你家相公前日在县时甚是精神，为何忽然生起病来？”小丹道：“我相公平时最有气力，自从在历城太爷那里吃酒醉了回来，便有些倦倦怠怠。前日本寺独修师父又请他吃了些素斋，便渐渐破腹生起病来。昨日又吃了太医一剂药，便泻了一夜，走持不得了。”冰心小姐又问道：“你相公身子虽然被泻倒了，心上可还明白？”小丹道：“相公心神原是明白的，只是泻软了，口也怕开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你家相公既心里明白，也还可救。你回去可悄悄禀知你相公，就说我说县尊留他，不是好意，皆因前日你相公救了我回家，冲破了过公子的奸计，又挺触了他许多言语，他欲要硬做对头，又被你相公拿着他假传圣旨的短处，一时争势不来；又见你相公孤身异地，故假献殷勤，要在饮食中暗暗害你相公性命。你相公若不省悟，再吃他一茶一饭，便性命难保矣！”

小丹听了，连忙点头道：“小姐见得最是。若不是他们用的奸计，为何昨夜吃了药，转泻的不住？想起来连寺里和尚，也不是好人。怪道方才还劝相公吃药哩。我回去对相公说破了，等相公嚷骂他一场，使他不取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这个使

不得。和尚虽然不好，只怕还是奉知县之命。你相公若嚷骂了他，他去禀过知县，知县此时是骑虎之势，必然又要别下毒手。你相公正在病中，身体软弱，如何敌得他过？只好假做痴呆，说是病重，使和尚不防备，捱到晚间，我这里备一乘轿子，悄悄在寺门外等候。你可勉强扶你相公出来，上了轿，一径抬到我这里来。我收拾了书房，请你相公静养数日，包管身体自然强健。且待身体强健了，再与他们讲话也不迟。”小丹道：“既承小姐有此美意，小的回去，就扶相公上轿来吧。”说完就走。

冰心小姐又唤住吩咐道：“还有一句要紧的言语与你说，你须记明。”小丹道：“小姐又有甚话说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你相公是个礼义侠烈之人，莫要说我是个孤女之家，宁死避嫌疑不肯来。你相公若果然有此说，你可就说说英雄做事，只要自家血性上打得过，不必定做腐儒腔调。况微服过宋，圣人之处患难，未尝无权。我在此等候，不可看做等闲。”小丹道：“小姐吩咐的，小的都知道了。”因忙忙走了回去，到床前候铁公子睡醒呻吟时，又看看无人在面前，遂低低将水小姐唤去说县尊不是好意之言，一一说与铁公子知道。铁公子听完了，不觉吃了一惊，忽想道：“是也，我铁中玉为何一时就懵懂至此！”心下勃然大怒，就要挣起来，到县里去说。小丹因又将冰心小姐恐别下毒手，已备轿子，接他去养病之言说了一遍。铁公子听了，又欢喜起来道：“水小姐虑事，怎么如此周密！但他是个孤女，我又是少年男子，又有前日这番嫌疑，便死于奸人之手，也不便去住。”小丹听了，因又将临出门水小姐叫回去吩咐之言，细细说了。喜的个铁公子心

花都开，因说道：“这水小姐也不是个女子，听他说的话，竟是个大豪杰了。我就去也不妨。”正说不了，只见独修和尚又捧了一钟药来，对小丹说：“太医说再吃了这一钟，泻便止也。”小丹接了道：“多谢师父，等我慢慢扶起相公吃吧。”独修道：“吃过药再吃粥吧。”说罢，就去了。小丹见和尚去了，遂将药泼在后面沟里。铁公子因忿恨道：“原来我的病，都是这秃奴才做的手脚！”

捱到天晚，小丹看见一乘小暖轿已在寺门外歇着，又有两个家人与小丹打了照会。小丹遂走进去，悄悄与铁公子说知。铁公子此时实走不起来，恐负了水小姐一番美情，只得强抖精神，挣将起来。恰恰凑巧，这一会院中无人，小丹因极力搀扶了出来。到了院外，两个家人，又相帮搀了上轿，径抬到水侍郎府中。小丹见轿子去了，方才又折回身，寻见管门的老和尚说道：“铁相公偶遇见一个年家，接去养病，房里的行李，可叫独修和尚收好，改日来取。”说罢，自去赶上轿子同走。走到半路，水小姐早已又差两个家人打了一对灯笼来接。铁公子坐在轿中，见四围轿幔遮得严严稳稳的，下面茵褥铺得温温软软的，身体十分爽快，又见灯笼来接，知水小姐十分用情，不胜感激。

不一时到了，水小姐竟吩咐抬入大厅上，方叫歇下。此时堂中灯火点得雪亮，冰心小姐立在厅右，叫两个家人媳妇与两个丫鬟，好生搀扶铁相公出轿，到东边书房里去住。铁公子下了轿，即忙叫小丹拜上小姐：“多感美情，奈病体不能为礼，容稍好再叩谢吧。”径随着仆妇、丫鬟，扶到东书房床上坐下。因挣扎走了几步，身体愈觉困倦，坐不得一刻，就

和衣而睡。此时铁公子心已安了，又十分快畅，放倒身子，便沉沉睡去。冰心小姐叫丫鬟送上香茗，并龙眼人参汤，因见铁公子睡熟，不敢惊动。冰心小姐发放了轿夫并家人，独与几个仆妇丫鬟，坐在厅上，煎煮茶汤守候。却叫小丹半眠半坐在床前，随时呼唤。

铁公子这一觉，只睡到三更时分，方才醒转。翻过身来睁眼看时，只见帐外尚有一对明烛点在台上。小丹犹坐在床下，见铁公子醒了，因走起来问道：“相公，这一会身子好些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睡了这一觉，腹中略觉爽快些，你怎么还不睡？”小丹道：“不独小的未睡，连内里小姐并许多婶婶、姐姐们，俱在大厅上烹茶、煎汤，煮粥，伺候相公哩！”铁公子听了着惊道：“怎敢劳小姐如此郑重！”正说不了，几个仆妇、丫鬟，或是茶，或是汤，或是粥，都一齐送到书房与公子吃。铁公子因是水泻，不敢吃茶，人参汤又恐太补，只将龙眼汤呷了数口。众丫鬟苦劝，又吃了半瓯。吃完因说道：“烦你们拜上小姐，说我铁中玉虎口残生，多蒙垂救，高谊已足千古；若饮食起居，再劳如此殷勤，更使我坐卧不安矣，快请尊便。”一个丫鬟叫做冷秀，是冰心小姐贴身伏侍的，因回答道：“家小姐说铁相公的尊恙，皆是为救家小姐惹出来的，铁相公一刻不安，家小姐心上一刻放不下。这两日打听得铁相公病势加添，恐遭陷害，日夜徬徨，寝食俱废。今幸接得铁相公到此，料无意外之变，许多忧疑，俱已释然。这些茶汤供给小事，何足为劳？铁相公但请宽心静养，其余不必介意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我病，小姐不安，若是小姐太劳，我又何能甘寝？还请两便为妙。”冷秀道：“既是铁相公吩咐，家小姐自当从命。

且候铁相公安寝了，小姐便进去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我就睡。”因叫小丹替他脱去衣服，放下帐子，侧身而卧。只见锦裯锈褥，软绵舒适，不啻温柔乡里，神情殊爽。正是：

恩有为恩情有情，自然感激出真诚。

若存一点为云念，便犯千秋多露行。

众仆妇、丫鬟看铁公子睡下，方同出房来，将铁公子言语说与冰心小姐知道。冰心小姐听了道：“铁相公既说话如此清楚，料这病也无甚大害。”又吩咐家人：“明早去请有名的医生来看视。”又吩咐两个仆妇：“在厅旁打铺睡了伺候，恐怕一时要茶要水。”吩咐停当，方退入阁中安息。正是：

白骨已沉魂结草，黄花啣得雀酬恩。

从来义侠奇男女，静夜良心敢不扪？

冰心小姐虽然进内安寝，然一心牵挂，到次日天才微明，就起来吩咐家人，催请医生。又吩咐仆妇伺候茶汤，又吩咐小丹，叫他莫要说小姐在外照管。不多时，铁公子醒了，欲要起来，身子还软，穿了衣服，就在床上盥栉了，略吃些粥，半眠半坐。又不多时，家人请了个医生来看。医生看过道：“脉息平和，原非内病。因饮食吃的不节，伤了脾胃两家，以致泄泻。如今也不必多服药饵，只须静养数日，自然平服。第一要戒动气，第二要戒烦劳，第三要戒言语。要紧，要紧！”因撮了两帖药去了。冰心小姐见说病不打紧，便欢欢喜喜料理不提。

却说长寿院的独修和尚，听见管门的说铁相公去了，叫他看守行李，忽吃惊道：“他去不打紧，但是过公子再三嘱咐，叫款留下他，粥饭中下些大黄、巴豆之类，将他泻死，没有

形迹。这四日已泻到八九分，再一剂药，包管断根。再不防他一个病人会走，这已不可解；倘过公子来要人，却怎生回他？”想了一夜，没有计较。到次日绝早，只得报与过公子知道。过公子听了，大怒道：“那厮你前日报我说，他已泻倒在床，扒不起来。昨夜怎又忽然走去？还是你走了风，奉承他是都堂的公子，叫他逃去，将我家老爷不看在眼里！”独修和尚跌脚捶胸道：“太爷冤屈杀我！我们和尚家最势利，怎么现放着本乡本土的朝夕护法的老爷不奉承，却去奉承那别府别县不相识的公子！”过公子道：“这原是县里太爷的主意，我也不难为你，只带你到县里去回话。”遂不由分说，叫从人将独修带着，亲自来见县尊，就说和尚放走铁生。

县尊因叫独修问道：“你怎么放走铁相公？”独修道：“小和尚若要通信放走他，何不在他未病之先，他日日出门吃酒，此时放了他，还可塞责，怎如今他泻到九死一生之际，倒放他去了，招惹过太爷怪我？我实不知他怎生逃走的。”县尊想了一想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我且不加罪，但这铁相公临去，你可晓得些踪迹么？”独修道：“实实不知踪迹。”县尊又问道：“这几日可有甚朋友与他往来？”独修道：“并无朋友往来。”县尊道：“难道一人也无？”独修道：“只有水府的管家，时时来打听，却也不曾进去见得铁相公。”县尊对过公子笑一笑道：“这便是了。”过公子道：“老父母有何明见？”县尊道：“这铁生偶然过此，别无相识，惟与水家小姐有恩。这水家小姐又是个有心的奇女子，见我们留铁生久住，今又生起病来，只怕我们的计谋，都被他参透了，故时时差人打听，忽然移去。贤契要知消息，只消到令岳处一问，便有实信。”过公子一想，

也沉吟道：“老父母所见最明，若果如此，则这水小姐一发可恨矣。我再三礼求，只是不允。怎一个面生少年，便窝藏了去！”县尊道：“贤契此时不消着急，且访确了再商量。”遂放了和尚。

过公子辞了回家，叫人去请了水运来。水运一到，过公子就问道：“闻得令侄女那边，昨夜窝藏了一个姓铁的少年男子在家，不知老丈人可知道么？”水运道：“未知。自从前日抢劫这一番，他怪我不出来救护，甚是不悦于我。我故几日前不曾过去，这些事全不知道。”过公子道：“既不知道，敢烦急去一访。”水运道：“访问容易。但这个姓铁的少年男子，可就是在县堂上救舍侄女回来的后生么？”过公子道：“正是他。”水运道：“若是他，我闻得县尊送他在长寿院中作寓，舍侄女为何藏他？”过公子道：“正为他在长寿院中害病几死，昨夜忽然不见了。我想他此处别无相识，不是你侄女藏过，更有何人？”水运道：“若是这等说来，便有几分是他，待我回去一问便知。”遂别了回家。因叫他小儿子推着过去玩耍，就叫他四下寻看。

原来这事冰心小姐原不瞒人，故小儿子走过来，就知道了，忙回来报知父亲说：“东书房有个后生，在那里害病睡着哩。”水运识得是真，因开了小门走过来，寻见冰心小姐，说道：“这事论起来，我与哥哥久已各立门户，原不该来管你的闲事。只是闻得外面议论纷纷，我是你一个亲叔子，又不得不管你的闲事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侄女若有甚差错处，外人尚且议论，怎么亲叔子管不得闲事？但不知叔叔说的是何事？”水运道：“我常听见人说的：‘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。’你一个

孤女，父亲又不在家，又无兄弟同住，怎留一个他乡外郡、不知姓名、非亲非故的少年男子在家养病？莫说外人要谈论，就是我亲叔子，也遮盖你不来。”

冰心小姐道：“侄女又闻圣人制礼，不过为中人而设，原不曾缚束君子。昔鲁公授玉卑，而晏婴跪受，所谓礼外又有礼也。即孟子论男女授受不亲之礼，恐怕人拘泥小节，伤了大义，故紧接一句道：‘嫂溺叔援，权也。’又解说一句道：‘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’由这等看起来，固知道圣人制礼，不过要正人心，若人心既正，虽小礼出入亦无妨也，故圣人又有‘大德不逾闲，小德出入可也’之训。侄女闻太史公说的好：‘缓急人所时有。’又闻：‘为人恩仇，不可不明。’故古今侠烈之士，往往断首刳心而不顾者，盖欲报恩复仇也。侄女虽一孤弱女子，然私心窃慕之。就如前日，侄女静处闺中，未尝不遵王法、不畏乡评而越礼与人授受也；奈何人心险恶，忽遭奸徒串同党羽，假传圣旨，将侄女抢劫而去。此时王法何在，乡评何在，即至亲骨肉又何在？礼所称‘男女授受不亲’者，此侄女向谁人去讲！当此九死一生之际，害我者其仇固已切齿，设有救我者，其恩能不感之入骨耶？这铁公子，若论踪迹，虽是他乡外郡、非亲非故的少年男子，若论他意气如云、肝肠似火，比之本乡本土至亲骨肉，岂不远胜百倍！他与侄女，譬如风马牛毫不相及；只因路见不平，便挺身县堂，侃侃争论，使侄女不死于奸人之手，得以保全名节还家者，铁公子之力也。今铁公子为救侄女，解怒奸人，反堕身陷阱，被毒垂危。侄女若避小嫌，不去救他。使他一个天地钟灵的血性男儿，陷死异乡，则是侄女存心与豺狼何异？故

乘间接他来家养病，养好了，送他还乡，庶几恩义两全。这叫做知恩报恩，虽告之天地鬼神，亦于心无愧。甚么外人敢于议论纷纷，要叔叔来遮盖！叔叔果若念至亲，便当挺身而出，将这些假传圣旨、抢劫之人，查出首从，惩治一番，也为水门争气；莫比他人，只畏强袖手，但将这些不关痛痒的太平话，来责备侄女，似亦不近人情，叫侄女如何领受？”

水运听了这一篇议论，噤得哑口无言，呆了半晌，方又说道：“非是我不出力，怎奈我没前程，力量小，做不来。你说的这些话，虽都是大道理，然君子少，小人多，明白的少，不明白的多，他只说一个闺中女儿，怎留一个少年男子在家，外观不雅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外观不过浮云，何日无之？此心盖人之本，不可一时少失。侄女只要清白，不受玷污，其余哪里还顾得许多？叔叔慢慢细察，自然知道。”水运自觉没趣，只得默默走了过去。只因这一走，有分教：

瓜田李下，明侠女之志；

暗室屋漏，窥君子之心。

不知水运回去，又设何计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五夜无欺敢留髡以饮

诗曰：

莫讶腰柔手亦纤，蹙愁戏恨怪眉尖。

热心未炙情冰冷，苦口能听话蜜甜。

既已无他应自信，不知有愧又何嫌。

若教守定三千礼，纵使潜龙没处潜。

话说水运一团高兴，走过去要拿把冰心小姐，不料转被小姐说出许多大议论压倒，他口也开不得，只得默默的走了回来，心下暗暗想道：“这丫头如此能言快语，如何说得他过？除非拿着他些毛病方好。”正想不了，过公子早着人来请，只得走去相见，先将铁公子果然是侄女儿用计移了来家养病之事说了一遍。过公子听见，不觉大怒道：“他是个闺中弱女，怎留个少年男子在家！老丈人，你是他亲叔子，就该着实责备教训才是。”水运道：“我怎么不责备他？但他那一张嘴，就似一把快刀，好不会说！我还说不得他一句，他早引古援今，说出无数大道理来，叫我没的开口。”因将冰心小姐之言，细细述了一遍。过公子听了顿足道：“这不过是养汉撇清之言，怎么信得他的？”水运道：“信是信他不过，但此时捉不着他的短处，却奈何他不得。”过公子道：“昨日成奇对我说：‘那姓铁的后生，人物倒甚是生得清秀，前日在县尊公堂上，他

只因看见你侄女的姿色，故发作县尊，希图你侄女儿感激他，以为进身之计。就是你侄女接他来家养病，岂真是报恩报德之意？恐是这些假公之言，正是欲济其私也。今日一个孤男，一个寡女，共居一室，又彼此有恩有情，便是圣贤，恐亦把持不定。”水运道：“只空言揣度，便如何肯服？莫若待我回去，今夜叫个小丫头躲到他那边，看他做些甚事，说些甚话，倘有一点差错处，被我们拿着，他便强不去了。”过公子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”

水运因别了回来，捱到黄昏以后，悄悄开了小门，叫一个小丫头闪过去，躲在柴房里，听他们说话与做事。那小丫头听了半夜，只等冰心小姐进内去睡了，他又闪了过来回复水运道：“那个铁相公，病虽略好些，还起不来，只在床上坐，粥食都送到床上去吃。”水运问道：“小姐却在哪儿？”小丫头道：“小姐只在大厅上看众姐姐们煎药的煎药，煮粥的煮粥。”水运又问道：“小姐可进房去么？”小丫头道：“小姐不见进房。”水运又问道：“那个铁相公可与小姐说话？”小丫头道：“并不听见说话。只听见一个书僮出来传话说：‘请小姐安寝，莫要太劳，反觉不安’”水运道：“小姐却怎样回他？”小丫头道：“小姐却叫众姐姐对那铁相公说：‘小姐已进内了。’其实小姐还坐在厅上，只打听得那铁相公睡着了，方忙忙进去。我见小姐进去了，没得打听，方溜了过来。”

水运听了，沉吟道：“这丫头难道真个冰清玉洁，毫不动心？我不信！”因叫小丫头第二夜、第三夜，一连去打听三四夜。小丫头说来说去，并无一语涉私。弄得水运没计，只得来回过公子道：“我叫一个小丫头，躲过去打听了三四夜，

惟有恭恭敬敬，主宾相持，并无一点差错处，舍侄女真真要让他说得嘴响。”过公子连连摇头道：“老丈人，你这话，只好耍呆子！古今之有几个柳下惠？待我去与县尊说，叫他出签，拿一个贴身伏侍的丫鬟去，只消一拶，包管真情直露，那时莫说令侄女的嘴说不响，只怕连老丈人的嘴，也说不响了。”水运道：“冤屈杀我，难道我也瞒你？据那小丫头是这样说，我也在此猜疑，你怎连我也疑起来？”过公子道：“你既不瞒我，可再去留心细访。”水运只得去了。

过公子随即来见县尊，将铁公子果是水小姐移去养病，并前后之事说了一遍，要他出签去拿丫鬟来审问。县尊道：“为官自有官体，事无大小，必有人告发，然后可以出签拿人。再无个闺阁事情，尚在暧昧，劈空竟拿之理。”过公子道：“若不去拿，岂有老父母治化之下，明明容他们一男一女，在家淫秽，有伤朝廷名教之理？”县尊道：“淫秽固伤名教，若未如所说，不淫不秽，岂不又于名教有光？况这水小姐，几番行事，多不可测；这一个铁生，又昂藏磊落，胆勇过人，岂可寻常一概而论？”过公子道：“这水小姐，治晚生为他费了无数心机，是老父母所知者，今竟视为陌路。这铁生毫无所倚，转为入幕之宾，叫治晚生怎生气得他过！”县尊道：“贤契不须着急。本县有一个门子，叫做单祐，专会飞檐走壁，钻穴逾墙。近本县知道了，正要革役，治他之罪。今贤契既有此不明不白之事，待本县怒他之罪，叫他暗暗一窥，贞淫之情，便可立判矣。”过公子道：“若果如此，使他丑不能遮，则深感老父母用情矣。”

县尊因差人叫将单祐带到。县尊点点头，叫他跪近面前，

吩咐道：“你的过犯，本该革役责的。今有一事差你，你若访得明白，我就恕你不究了。”单祐连连磕头道：“既蒙大恩开豁，倘有差遣，敢不尽心？”县尊道：“南门里水侍郎老爷府里，你认得么？”单祐道：“小的认得。”县尊道：“他家小姐，留了个铁公子在家养病，不知是为公，还是为私，你可去窥探个明白来回我，我便恕你前罪、决不食言。倘访不的确，或蒙胧欺蔽，又别生事端，则你也莫想活了！”单祐又连连磕头道：“小的怎敢！”县尊因叫差人放了单祐去了。正是：

青天不睹覆盆下，厨中方知灵鲤心。

莫道钻窥非美事，不然何以别贞淫？

过公子见县尊差了单祐去打听，因辞谢了回家去候信不提。

却说这单祐领了县主之命，不敢怠慢，因悄悄走到水府前后，看明的确。捱到人静之时，便使本事拣低矮僻静处，扒了进去，悄悄踅到厨房外打听。只听见厨房里说：“整酒到大厅上与铁相公起病。”因又悄悄的踅到大厅上来，只见大厅上，小姐自立在那里，吩咐众人收拾。他又悄悄从厅背后屏门上，轻轻扒到正梁高头，缩做一团蹲下，窥视下面。

只见水小姐叫家人直在大厅的正中间，垂下一挂珠帘，将东西隔做两半：东半边帘外设了一席酒，高高点着一对明烛，是请铁相公坐的；西半边帘内，也设了一席酒，却不点灯火，是水小姐自坐陪的。西边帘里黑暗，却看得见东边帘外；东边帘外明亮，却看不见西边帘里。又在东西帘前，各铺下一张红毡毯，以为拜见之用。又叫两个家人，在东边伺候，又叫两个仆妇，立在帘中间，两边传命。内外斟酒上菜，俱是

丫鬟。诸色打点停当，方叫小丹请相公出来。

原来铁公子本是个硬汉子，只因被泄药病倒，故支撑不来。今静养了五六日，又得冰心小姐药饵斟酌，饮食调和，不觉精神渐渐健旺起来，与旧相似。冰心小姐以为所谋得遂，满心欢喜，故治酒与他起病。铁公子见请，忙走出房，看见冰心小姐垂帘设席，井井有条，不独心下感激，又十分起敬。因立在东边红毡上，叫仆妇传话，请小姐拜谢。仆妇还未及答应，只听得帘内冰心小姐早朗朗的说道：“贱妾冰心，多蒙公子云天高谊，从虎口救出，其洪恩不减天地父母。况又在公堂之上，亲承垂谕，本不当作此虚假防嫌，但念家严远戍边庭，公子与贱妾，又皆未有室家，正在嫌疑之际，今屈公子下榻于此，又适居指视之地，万不得已，设此世法周旋，聊以代云长之明烛，乞公子勿晒勿罪。”

铁公子道：“小姐处身涉世，经权并用；待人接物，情礼交孚，屈指古今闺阁之秀，从来未有。即如我铁中玉，陷于奸术，惟待毙耳。设使小姐于此时，无烛照之明，则不知救，无潜移之术，则不能救，无自信之心，则不敢救。惟小姐独具千古的灵心侠胆，卓识远谋，不动声色，出我铁中玉于汤火之中，而鬼神莫测，真足令剧孟寒心，朱家袖手，故致我垂死之身，得全生于此，大恩厚德，实无以报。请小姐台坐，受我铁中玉一拜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惟妾受公子之恩，故致公子被奸人之害。今幸公子万安，止可减妾罪一二，何敢言德？妾正有一拜，拜谢公子。”说完，两人隔着帘子，各拜了四礼，方才起来。

冰心小姐就满斟一杯，叫丫鬟送到公子席上，请公子坐

下。铁公子也斟了一杯，叫丫鬟捧入帘内，回敬冰心小姐。二人坐下，饮不到三巡，冰心小姐就问道：“前日公子到此，不知原为何事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我学生到此，原无正事。只因在京中，为家父受屈下狱，一时愤怒，打入大狱侯养闲堂禁地，救出抢劫去女子，证明其罪，朝廷将大狱侯幽闭三年。结此一仇，家父恐有他变，故命我游学以避之。不期游到此处，又触怒了这个贱坏知县，他要害我性命，却亏小姐救了，又害我不得，只怕他倒要被我省了。我明日就打上堂去，问他一个为民父母，受朝廷大俸大禄，不为民伸冤理屈，怎反为权门不肖做鹰犬以陷人？先羞辱他一场，叫士民耻笑，然后去见抚台，要抚台参他拿问，以泄我胸中之愤。抚台与家父同年，料必听从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若论县尊设谋害人，参他也不为过。但前日公堂之上，被公子辱折一番，殊觉损威，也未免怀恨。况且当今‘势利’二字，又为居官小人常态。他见家严被谪，又过学士入阁之传，故不得不逢迎其子耳。但念他灯窗烦苦，科甲艰难，今一旦参之泄忿，未免亦为快心之过举。况公子初时唐突县公，踪迹近于粗豪；庇护妾身，行事又涉乎苟且。彼风尘俗眼，岂知英雄作用别出寻常？愿公子姑置不与较论，彼久自察知公子与贱妾，磨不磷、涅不淄，自应愧悔其妄耳。”

铁公子听了，幡然正色道：“我铁中玉一向凭着公心是非，敢作敢为，遂以千秋侠烈自负，不肯让人。今闻小姐高论，始知我铁中玉从前所为，皆血气之勇，非仁义之勇。惟我以血气交人，故人亦以毒害加我。回思县公之加害，实我血气所自取耳。今蒙小姐嘉诲，誓当折节受教，决不敢再逞狂奴故

态矣，何幸如之！由此想来，水小姐不独是铁中玉之恩人，实又是我铁中玉之良师矣！”说到快处，斟满而饮。冰心小姐道：“公子义侠，出之天性，或操或纵，全无成心，天地之量，不过如此。贱妾妄当莠，有何裨益？殷殷劝勉者，不过欲为县父母谢过耳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我铁中玉既承小姐开示，自当忘情于县公。但还有一说，只怕县公畏疑顾忌，转不能忘情于我。他虽不能忘情于我，却又无法奈何于我，势必至污议小姐，以诬我之罪。虽以小姐白璧无瑕，何畏乎青蝇；然青蝇日集，亦可憎耳。我铁中玉居此，与青蝇何异？幸蒙调护，贱体已平，明日即当一行长往，以杜小人谗口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贱妾与公子，于礼原不应相接，今犯嫌疑，移公子下榻者，以公子恩深病重势危也。今既平复，则去留一听公子，妾何敢强留？强留虽不敢，然决之明日，亦觉太促，请以三日为期，则恩与义兼尽矣。不识公子以为然否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小姐斟酌合宜，敢不听从？”说罢，众丫鬟送酒。

铁相公又饮了数杯，微有酒意，心下欣畅，因说道：“我铁中玉远人也，肺腑隐衷，本不当秽陈于小姐之前；然明镜高悬，又不敢失照，因不避琐琐。念我铁中玉行年二十，赖父母荫庇，所奉明师良友，亦不为少，然从无一言，能发快论微言，足服我铁中玉之心。今不知何幸，无意中得逢小姐，凡我意中，皆在小姐言下。真所谓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。若能朝夕左右，以闻所未闻，固大愿也。然惟男女有别，不敢轻情，明日又将驰去，是舍大道而入迷途，无限疑虑。窃愿有请，不识可敢言否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问道于盲，虽公子未能免诮。然圣人不废刍蕘之采询也；况公子之疑义，定有

妙理，幸不惜下询，以广孤陋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我铁中玉此来，原为游学。窃念游无定所，学无定师。又闻操舟利南，驰马利北。我铁中玉孟浪风尘，茫无所主，究意不知该何游何学。知我无如小姐，万乞教之。”

冰心小姐道：“游莫广于天下，然天下总不出于家庭；学莫尊于圣贤，圣贤亦不外于至性。昌黎云：‘使世无孔子，则韩愈不当在弟子之列。’此亦恃至性能耳。如公子之至性，挟以无私，使世无孔子，又谁敢列公子于弟子哉！妾愿公子无舍近求远，信人而不自信。与其奔走访求，不若归而理会。况尊大人又贵为都宪，足以典型，京师又天子帝都，弘开文物，公子即承箕裘世业，羽仪廊庙，亦未为不美。何必踽踽凉凉，向天涯海角以博不相知之誉哉！若曰避仇，妾则以为修身不慎，道路皆仇，何所避之？不识公子以为何如？”铁公子听了，不觉喜动颜色，忙离席深深打一恭道：“小姐妙论，足开茅塞，使我铁中玉一天疑虑，皆释然矣。美惠多矣！”

众丫鬟见铁公子谈论畅快，忙捧上大觥。铁公子接了，也不推辞，竟欣然而饮。饮干，因又说道：“小姐深闺丽质，二八芳年，胸中怎有如许大学问？揣情度理，皆老师宿儒不能道只字者，真山川秀气所独钟也，敬服，敬服！”冰心小姐道：“闺中孩赤呖语，焉知学问？冒昧陈之，不过少展见爱。公子誉之过情，令人赧颜汗下。”二人说得投机，公子又连饮数杯，颇有微酣，恐怕失礼，因起身辞谢。冰心小姐亦不再留，因说道：“本该再奉几杯，但恐玉体初安，过于烦劳，转为不美。”因叫拿灯送入书房去安歇。

这一席酒，饮了有一个更次，说了有千言万语，彼此相

亲相爱，不啻至交密友，就吃到酣然之际，也并无一字及于私情。真个是：

白璧无瑕称至宝，青莲不染发奇香。

若教坠入琴心去，虽说风流名教伤。

冰心小姐叫丫鬟看铁公子睡了，又吩咐众人，收拾了酒席，然后退入后楼去安寝，不提。

却说单祐伏在正梁上，将铁公子与冰心小姐做的事情，都看得明白，说的言语，都听得详细。只待人都散尽，方才扒了下来，又走到矮墙边，依然扒了出来。回家安歇了一夜，到次日清晨，即到县间来回话。县尊叫到后堂，细细盘问。这单祐遂将怎生进去，怎生伏在梁上，冰心小姐又怎生在中厅垂下一挂珠帘，帘外又怎生设着一席酒，却请那铁公子坐，点着两枝明烛，照得雪亮，帘内又怎生设着一席酒，却不点烛，遮得黑暗暗的，却是水小姐自坐。帘内外又怎生各设一条毡毯，你谢我，我谢你，对拜了四拜，方才坐席。吃酒中间，又怎生说起那铁公子这场大病，都是老爷害他。又说：“老爷害他不死，只怕老爷倒被他害死哩！”

县尊听了，大惊道：“他也说要怎生害我？”单祐道：“他说抚院老爷是他父亲的同年，他先要打上老爷堂来，问老爷为民父母，怎不伸冤理枉，却只为权门做鹰犬？先羞辱老爷一场，叫士民耻笑。然后去见抚院老爷，动本参劾老爷拿问。”县尊听了，连连跌脚道：“这却怎了！”就要吩咐衙役，去收投文放告牌，只说老爷今日不坐堂了。单祐道：“老爷且不要慌，那铁公子今日不来了。”县尊又问道：“为何又不来了？”单祐道：“亏了那水小姐再三劝解，说老爷害铁公子，皆因铁

公子挺撞了老爷起的衅端，也单怪老爷不得，又说他们英雄豪杰，做事光明正大，老爷一个俗吏，如何得知？又说老爷见水老爷被谪，又见过老爷推升入阁，势利过公子，亦是小人之事，不足与较量。又说铁公子救他，他又救铁公子，两下踪迹，易使人疑，谁人肯信是为公而不为私？又说过此时老爷访知他们是冰清玉洁，自然要愧悔。又说老爷中一个进士，也不容易，若轻轻坏了，未免可惜。那铁公子听了，道他说得是，甚是欢喜，故才息了这个念头。”

县尊听了大喜道：“原来这水小姐是个好人！却喜我前日还好好的叫轿子送了他回去。”因又问道：“又还说些甚么，可有几句勾挑言语么？”单祐道：“他两人讲一会学问，又论一会圣贤，你道我说的好，我赞你讲的妙，彼此津津有味。一面吃酒，一面又说，说了有一个更次，足有千言万语，小的也记不得许多，句句听了，却都是恭恭敬敬，并无半个邪淫之字、一点勾挑之意，真真是个鲁男子与柳下惠出世了。”

县尊听了，沉吟不信道：“一个如花的少年女子，一个似玉的少年男子，静夜同居一室，又相对饮，他们又都是心灵性巧、有恩有情之人，难道就毫不动心，竟造到圣贤田地？莫非你为他们隐瞒？”单祐道：“小的与他二人，又非亲非故，又未得他们的贿赂，怎肯为他们瞒隐，误老爷之事？”县尊问明是实，也自欢喜，因叹息道：“谁说古今又不相及？若是这等看来，这铁公子竟是个负血性的奇男子了，这水小姐竟是个讲道学的奇女子了。我若有气力，都该称扬旌表才是。”因饶了单祐的责，放他去了。

县尊又暗想道：“论起做官来，‘势利’二字虽是少不得，

若遇这样关风化的烈男侠女，也不该一例看承，况这水小姐也是侍郎之女，这铁中玉又乃都宪之儿，怎么一时糊涂，要害起他来？倘或果然恼了，叫抚公参上一本，那时再寻过学士去挽回就迟了。”又想道：“一个科甲进士，声名不小，也该做些好事，与人称颂。若只管随波逐流，岂不自误？”又想道：“这水小姐背后倒惜我的进士，倒望我改悔，我怎倒不自惜，倒不改悔？”又想道：“要改悔，就要从他二人身上改悔起。我想这铁公子，英雄度量，豪杰襟怀，昂昂藏藏，若非水小姐也无人配得他来；这水小姐，灵心慧性，如凤如鸾，若非铁公子，也无人对得他过。我莫若改过腔来，倒成全了他二人的好事，不独可以遮盖从前，转可算我做知县的一场义举。”

正算计定了主意，忽过公子来讨信，县尊就将单祐所说的言语细说了一遍，因劝道：“这水小姐，贤契莫要将他看作闺阁娇柔女子，本县看他处心行事，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豪杰，断不肯等闲失身。我劝贤契倒不如息了这个念头，再别求吧。”过公子听见铁公子与水小姐毫厘不苟，又见县尊侃侃辞他，心下也知道万万难成。呆了半晌，只得去了。

知县见过公子去了，因悄悄差人去打听，铁公子可曾出门，确实几时回去，另有一番算计。只因这一算，有分教：

磨而愈坚，涅而愈洁。

不知更是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

一言有触不俟驾而行

诗曰：

无蒂无根谁是谁，全凭义唱侠追随。

皮毛指摘众人识，肝胆针投贤者为。

风雨恶声花掩耳，烟云长舌月攒眉。

若教圆凿持方枘，千古何曾有入时。

话说县尊自从叫单祐潜窥明白了铁公子与水小姐的行事，知他们一个是烈男，一个是侠女，心下十分敬重，便时时向人称扬。在他人听了，嗟叹一番，也就罢了。惟有水运闻之是实，便暗暗思想道：“我擗掇侄女嫁过公子，原也不是真为过公子，不过是要他嫁出门，我便好承受他的家私。如今过公子之事，想来万万不能成了，却喜他又与铁公子往来稠密，虽说彼此敬重，没有苟且之心，我想他止不过是要避嫌疑，心里未尝不暗暗指望。我若将婚姻之事，凑趣去擗掇他，他定然欢喜。倘或擗掇成了，这家私怕不是我的？”

水运算计定了，因开了小门，又走了过来，寻见冰心小姐，因说道：“俗语常言：‘鼓不打不响，钟不撞不鸣。’又言：‘十日瞎眼，九日自明。’你前日留了这铁公子在家养病，莫说外人，连我也有些怪你。谁知你们真金不怕火，礼则礼，情则情，全无一毫苟且之心，到如今才访知了，方才敬服。”冰

心小姐道：“男女交接，原无此理。只缘铁公子因救侄女之祸，而反自祸其身，此心不忍，故势不得已，略去虚礼，而救其实祸。圣人纲常之外，别行权谊，正谓此也。今幸铁公子身已安了，于心庶无所愧。至于礼则礼，情则情，不过交接之常，原非奇特之行，何足起敬？”水运道：“这事也莫要看轻了，鲁男子、柳下惠能有几个？这都罢了。只是我做叔子的，有一件事要与你商量，实是一团好意，你莫要疑心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凡事皆有情理，可行则行，不可行则不敢强行。叔叔既是好意，侄女缘何疑心？且请问叔叔，说的是何事？”

水运道：“古语说得好：‘男大当婚，女大须嫁。’侄女年虽不大，也要算做及笄之时。若是哥哥在家，自有他做主张，今又不幸被谪边庭，不知几时回来，再没个只管将你耽搁之理。前日过公子这段亲事，只因他屡屡来求，难于拒绝，故我劝侄女嫁他。今看见侄女所行之事，心灵性巧，有胆量，有侠气，又不背情礼，真要算做个贤媛淑女。这过公子虽然出自富贵，然不过执袴行藏，怎生对得侄女来？莫说过公子对你不过，就是选遍天下，若要少年有此才学，可以抡元夺魁，也还容易，若要具英雄胆量，负豪杰襟怀，而又年少才高，其机锋作用，真可与侄女针芥相投，只怕这样人一时也寻不出来。说便是这等说，却妙在天生人不错，生一个孟光，定生一个梁鸿。今天既生了侄女这等义侠闺秀，忽不知不觉，又那里撞出这个铁公子来。这铁公子年又少才又高，人物又清俊，又具英雄胆量，豪杰襟怀，岂非老天特特生来与侄女作对？你二人此时，正在局中，不思知恩报恩，在血性道义上去做。夫婚姻二字，自不肯言。然我做叔子的，事外观之，感

恩报恩，不过一时，婚姻配合，却乃人生一世之事，安可当面错过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天心最难揣度，当以人生所遇为主。天生孔子，不为君而为师；天生明妃，不配帝而远嫁单于；皆人生所遇，岂能自主？铁公子人品才调，非不可然，但所遇在感恩知己之间，去婚姻之道甚远。”

水运道：“感恩知己，正可为婚，为何甚远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媒妁通言，父母定命，而后男女相接，婚姻之礼也。今不幸患难中草草相见于公堂，又不幸疾病中侄女迎居于书室。感恩则有之，知己则有之，所称君子好逑，当不如是。”水运道：“这是你前日说的嫂溺叔援，权也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行权不过一时，未有嫂溺已援，而不溺复援者。况且凡事皆可用权，惟婚姻为人伦风化之首，当正始正终，决无用权之理。”水运道：“正终是不消说起，就是今日事始，虽说相见于患难，匆匆草草；然你二人，毫无苟且，人尽知之也，未为不正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始之无苟且，赖终之不婚姻，方明白到底。若到底成全，则始之无苟且，谁则信之？此乃一生名节大关头，断乎不可。望叔叔谅之。”

水运见侄女说不入耳，因发急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说的话倒像个迂腐老儒！我如今也不与你讲了，待我出去与铁公子商量。这铁公子是你心服之人，他若肯了，难道怕你不肯？”说完，走了出来，要见铁公子。

此时铁公子正在书房中静养，小丹传说：“隔壁住的水二爷要见相公。”铁公子因走出来相见，分宾主坐定。水运先开口道：“连日有事未暇，今高贤下榻于此，有失亲近。”铁公子道：“缘病体初痊，尚未进谒为罪。”水运道：“我学生特来

见铁先生者，因有一事奉议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不知何事？”水运道：“不是别事，就是舍侄女的姻事。”铁公子听见“侄女姻事”四字，就变了颜色说道：“老丈失言矣！学生外人，凡事皆可赐教，怎么令侄女姻事，也对学生讲？”水运道：“舍侄女姻事，本不当向铁先生求教，只因舍侄女前日为过公子抢去为婚，赖铁先生鼎力救回，故而谈及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学生前日是路见不平，一时触怒而然，原出无心，今日老丈特特向学生而言，便是有心了。莫非见学生借寓于此，以为有甚不肖苟且之心，故以此相诘么？学生就立刻行矣，免劳赐教。”

水运见铁公子发急。因宽慰他道：“铁先生不必动怒，我学生倒是一团好意，且请少坐，听我学生说完，便知其详，对彼此有益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吾闻君子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听，老丈不必说了。老丈虽是好意，但我铁中玉的性情，与老丈迥别，只怕老丈的好意，在我学生听了，或者转以为恶意。只是去了，便好意恶意，我都不闻。”因立起身，对着管门伺候的家人说道：“烦你多多拜上小姐，说我铁中玉感激之私，已识千古。今恶声入耳，也不敢面辞。”又叫出小丹，往外便走。水运忙忙来赶，铁公子已走出大门去远了。水运甚是没趣，又不好复进来见冰心小姐，只说道：“这后生怎这样一个蠢性子，也不像个好娇客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就默默的走了过去。正是：

只道谗言人所喜，谁知转变做羞耻。

若非天赋老面皮，痛削如何当得起！

却说冰心小姐见叔叔出厅去见铁公子，早知铁公子必然要去，留他不住，便也不留。但虑他行李萧疏，因取了十两零碎银子，又收拾了果菜之类，叫一家人叫做水用，暗暗先

在门外等候，送与他作路费。且却像不知不闻的一般。正是：
蠢顽皆事后，灵慧独机先。

有智何妨女，多才不论年。

却说铁公子怪水运言不入耳，强出门带了小丹，一径走到长寿院，自立在寺前，却叫小丹进去，问和尚要行李。独修听见铁公子在寺外，忙走出来，连连打恭，要邀请进去吃茶，因说道：“前日不知因甚事故，得罪铁相公，忽然移去？县里太爷说我接待不周，被他百般难为，又叫我到各处寻访。今幸相公到此，若再放去，明日太爷知道，我和尚就该死了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前事我倒不提了，你还要说起怎么！今与你说明了吧，寺内决不进去了，茶是决不吃了，知县是决不见了。快快取出行李来还我，我立刻就行！”独修道：“行李已交付小管家了。但相公要去，就怪杀小僧，也不敢放，必求相公少停一刻。”铁公子大怒道：“你这和尚，也忒惫赖！难道青天白日，定要骗我进寺去谋害？你莫要倚着知县的势力为恶，我明日与都院老爷说知，叫你这和尚竟当不起！”

正说着，忽县里两个差人赶来，要请铁相公到县里去。原来这鲍知县自从改悔过来，知道铁公子是个有义气的男儿，要交结他，时刻差人在水家打听他的消息。差人见他今日忽然出门，忙报与知县，故知县随即差人来请。铁公子见请，转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我又不是你历城县人，又不少你历城县的钱粮，你太爷只管来寻我做甚？莫非前日谋我不死，今日还来请去补账？”差人没的回答，却只是不放。铁公子被逼得性起，正要动粗，忽听众人喊道：“太爷自来了！”

原来鲍知县料想差人请铁公子不来，因自骑了一匹马，又

随带了一匹马，飞跑将来。跑到面前，忙跳下来，对着铁公子深深打恭道：“我鲍梓风尘下吏，有眼无珠，一时昏聩，不识贤豪，多取罪戾，今方省悟。台兄乃不欺屋漏之君子，不胜愧悔，故敢特请到县，以谢前愆，并申后感。”铁公子听见县尊说话，侃侃烈烈，不似前面拖泥带水，便转了一念，并答礼道：“我学生决不谎言，数日前尚欲多求于老先生，因受一知己之教，教以反己功夫，故不敢复造公堂，不谓老先生势利中人，怎忽作此英雄本色语，真不可解。莫非假此逢迎，别有深谋以相加么？”县尊道：“一之已甚，岂可再乎？莫说老长兄赦过高谊，我学生感铭不尽，就是水小姐良言劝勉，也不敢忘。”铁公子吃惊道：“老先生为何一时就通灵起来？大奇，大奇！”县尊道：“既蒙原谅，敢求到敝衙，尚有一言求教。”铁公子见县尊举止言辞与前大不相同，便不推辞，竟同上马，并辔而行。

到了县中，才坐定就问道：“老先生有何见谕，乞即赐教，学生还要长行。”县尊道：“且请问老长兄，今日为何突然要行，有如此之急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学生行期，本意尚欲稍缓一二日，以明眷怀，今忽有人进不入耳之言相加，有如劝驾，故立刻行矣。”县尊道：“人为何人，言为何言？并乞教之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人即水小姐之叔，言即水小姐婚姻之言。”县尊道：“其人虽非，其言则是。老长兄为何不入耳？”铁公子道：“不瞒老先生说，我学生与水小姐相遇，虽出无心，而相见后义肝烈胆，冷眼热肠，实实彼此面照，欲不相亲，而如有所失，故略去男女之嫌，而以知己相接。此千古苦难豪杰之所为，难以告之世俗。今忽言及婚姻，则视我学生与水小姐为何如人

也。毋亦以钻穴相窥相待耶？此其言岂入耳哉！故我学生言未毕，而即拂袖行矣。”

县尊道：“婚姻之言，亦有二说，台兄亦不可执一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怎有二说？”县尊道：“若以钻窬相视，借婚姻而故作讥嘲，此则不可。倘真心念河洲君子之难得，怜窈窕淑女之不易逢，而欲彰关雎雅化，桃夭盛风，则又何为不可，而避之如仇哉？即我学生今日屈台兄到县者，久知黄金馈赂，不足动君子之心；声色宴会，难以留豪杰之驾。亦以暧昧不欺，乃男女之大节；天然凑合，实古今之奇缘。在台兄处事，毫不沾滞，固君子之用心；在我学生旁观，若不成全，亦斧柯之大罪。故今日特特有请者，为此耳。万望台兄消去前面成心，庶不失后来佳偶。”铁公子听了，怫然叹息道：“老先生为何也出此言！人伦二字，是乱杂不得的。无认君臣，岂能复为朋友？我学生与水小姐，既在患难中已为良友，安可复言夫妻？若覩颜为之，则从前亲疏，皆矫情矣，如何使得！”县尊道：“台兄英雄，说此腐儒之语，若必欲如腐儒固执，则前日就不该到水家去养病了；若曰养病，可以无欺自信，今日人皆尽言其无欺，又何必避嫌，不敢结此丝萝？是前后自相矛盾也，吾甚不取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事在危急，不可得避，而必欲避之以自明，君子病其碍而不忍为。至于事无紧要，又嫌疑未消，可以避之，而乃自恃无私，必犯不避之嫌以自耀，不几流于小人之无忌惮耶？不知老先生何德于学生，又何仇于学生，而斤斤以此相浼也！”

县尊道：“本县落落一官，几于随波逐流。今幸闻台兄讨罪督过之言，使学生畏而悔之，又幸闻水小姐宽恕悔前之言，

使学生感而谢之。因思势利中原有失足之时，名教中又未尝无快心之境，何汲汲舍君子而与小人作缘以自误耶？故誓心改悔。然改悔之端，在勉图后功，或可以补前过耳。因见台兄行藏磊落，正大光明，不独称有行文人，实可当圣门贤士。又见水小姐灵心慧性，俏胆奇才，虽然一闺阁淑人，实不愧须眉男子。今忽此地相逢，未必老天无意。本县若不见不闻，便也罢了。今台兄与水小姐公堂正大，暗室光明，皆本县亲见亲闻，若不亟为撮合，使千古好逑当面错过，则何以为民父母哉？此乃本县政声风化之大端，不敢不勉力为之。至于报德私情，又其余事耳。”

铁公子听了，大笑道：“老先生如此说来，一发大差了。你要崇你的政声，却怎陷学生于不义？”县尊也笑道：“若说陷兄不义，这事便要直穷到底矣。台兄既怕陷身不义，则为义夫可知矣。若水小姐始终计却过公子，不失常节，又于台兄知恩报恩，显出贞心，有何不义而至陷兄？”铁公子道：“非此之谓也。凡婚姻之道，皆父母为之，岂儿女所能自主哉！今学生之父母安在，而水小姐之父母又安在？若徒以才貌为凭，遇合为幸，遂谓婚姻之义举，不知此等之义举，只合奉之过公子，非学生名教中人所敢承也。”遂立起身来要行。

县尊道：“此举义与不义，此时也难辨。只是终不能成则不义，终能成之则义，台兄切须记之。至日后有验，方知我学生乃改悔后真心好义，不是一时阿所好也。既决意要行，料难强留，欲劝一食，恐怕兄以前辙为疑；欲申寸敬，又恐台兄以货财见斥，故逡巡不敢。倘有天缘，冀希一会，以尽其余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赐教多矣，惟此二语深得我心。多感，多

感!”因别了出来，带了小丹，携着行李，径出东门而去。正是：

性无假借谁迁就，心有权衡独往来。

可叹世难容直道，又生无妄作奇灾。

铁公子一时任性，走出东门，不曾检点盘缠，见小丹要雇牲口，心下正费踌躇。忽水家家人水用，走到面前说道：“铁相公，怎此时才来？家小姐吩咐小的在此候了半日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小姐叫你候我做甚么？”水用道：“家小姐因见二老爷出来会铁相公，知道他言语粗俗，必然要触怒铁相公，必然铁相公就要行，家小姐又不便留，但恐怕匆匆草草，盘缠未曾打点，故叫小的送了些路费并小菜在此。”铁公子听了，大喜道：“你家小姐不独用情可感，只这一片慧心，凡事件件先知，种种周备，真令人敬服。”水用道：“小的回去，铁相公可有甚言语吩咐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我与你家小姐陌路相逢，欲言恩，恩深难言；欲言情，又无情可言。只烦你多多拜上小姐，说我铁中玉去后，只望小姐再勿以我为念，便深感不朽矣。”水用因取出十两银子并菜果，付与小丹纳下。

铁公子有了盘缠，遂叫小丹雇了一匹驴儿，径望东镇一路而来。不料出门迟了，又在县中耽搁了半日，走不上三十余里，天就晚了，到东镇还有二三十里，赶驴的死也不肯去了。铁公子只得下了驴子步行。又上不得里许，刚转过一带林子，忽见一个后生男子背着一个包袱，领着一个少年妇女，身穿着布衣服，头上搭着包头，慌慌张张的跑来。忽撞见铁公子，十分着惊，就要往林子里去走。铁公子看见有些异样，因大喝一声道：“你拐带了人家妇人，要往哪里走？”

那妇人着这一吓，便呆了，走不动，只立着叫饶命。那后生着了忙，便撇了女人，丢下包袱，没命的要跑去。铁公子因赶上捉住问道：“你是甚人，可实说了，我便放你！”那后生被捉慌了，因跪在地上，连连磕头道：“相公饶命，我实说来。这女子是前面东镇上李太公的妾，叫做桃枝，他嫌李太公老了，不愿跟他，故央我领他出来，暂时躲避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等，你是个拐子了。”那后生道：“小的不是拐子，就是李太公的外孙儿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叫甚名字？”那后生道：“叫做宣银。”铁公子又问道：“是真么？”宣银道：“老爷饶命，怎敢说谎？”铁公子想了想道：“既是真情，饶你去吧。”因放了手，宣银扒起，早奔命的跑去了。

铁公子因复转身来问那妇人道：“你可是东镇上李太公的妾么？”那妇人道：“我正是李太公的妾。”铁公子又问道：“你可叫做桃枝？”那妇人道：“我正叫做桃枝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你是被拐出来的了。不消着凉，我是顺路，就送你回去可好么？”那妇人道：“我既被人拐出来了，若送回去，只道是有心逃走，哪里辨得清白？相公若有用处，便跟随相公去吧。”铁公子笑了笑：“你既要跟随，且到前边去再算计。”因就叫小丹连包袱都替他拿了，要同走。那妇人没奈何，也只得跟了来。

又走了不上里余，只见前面一群人飞一般的赶将来。赶到面前，看见那妇人跟着一个少年同走，便一齐叫道：“快来！好了，拿着了！”遂一个圈盘，将铁公子三人围住，一面就叫人飞报李太公。铁公子道：“你们不必啰唆，我是方才路上撞见，正同了送来。”众人乱嚷道：“不知你是送来还是拐去，且

到镇上去讲。”大家围绕着，又行不半里，只见又是一群人，许多火把，照得雪亮，却是李太公闻知自赶到来；看见铁公子人物俊秀，年纪又后生，他的妾又跟着他走，气得浑身都是战的，也不问长问短，照着铁公子胸脯，就是一拳头，口里乱骂道：“是哪里来的肉眼贼，怎拐骗我的爱妾！我拚着老性命与你拚了吧！”铁公子忙用手托开，说道：“你这老人家，也忒性急，也不问个青红皂白，便这等胡为，你的妾是被他人拐去，是我撞见替你救转来的。怎不谢我，倒转唐突？”

李太公气做一团，乱嚷乱跳道：“是哪个拐他，快还我一个人来！在哪里撞着，是哪个看见？”因用手指着那妇人道：“这不是我的妾？”又用手指着小丹拿的包袱道：“这不是我家的东西？明明的人赃现获，你这擒娘贼，还要赖到哪里去？”铁公子看见李太公急得没法，转笑将起来道：“你不须着急，你的妾已在此，自然有个明白。”众人对李太公道：“这等时候，黑天黑地，在半路今也说不出甚么来。且回到镇上，禀了镇爷，用起刑来，便自然招出真情。”李太公只得依了。

大家遂扯扯拉拉，一齐拥回镇上，来见镇守。这镇守是个差委的吏员巡检，巴不得有事。听见说是有人拐带了李太公的人口，晓得李太公是镇上财主，未免动了欲心，看做一件大事。遂齐齐整整，戴上纱帽，穿起圆领，叫军士排衙，坐起堂来。众人拥到堂前，李太公先跪下禀道：“小老儿叫做李自取，有这个妾叫做桃枝。今忽然门户不闭，被人拐去。小老儿央人分头去赶，幸得赶着了。”因用手指着铁公子道：“却是这个不知姓名的男子，带着逃走，人赃俱现获在此，求老爷严办。”镇守叫：“带过那个拐子来！”众人将铁公子拥到

面前，叫他跪下。

铁公子笑了笑：“他不跪我也罢了，怎倒叫我去跪他？”镇守听了，满心大怒，欲要发作，因看见铁公子人物轩昂，不像个卑下之人，只得问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，敢这等大模大样？”铁公子道：“这里又不是吏部堂上，怎叫我报脚色？你莫怪我大模大样，只可怜你自家出身小了。”镇守听了，一发触起怒来，因说道：“你就有这些来历，今已犯了拐带人口之罪，只怕也逃不去了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人口，你怎见得是我拐带？”镇守道：“李家不见了妾，你却带着他走，不是你拐，却是谁拐？”铁公子道：“与我同走就是我拐，这等说起来，柳下惠竟是古今第一个拐子了。你这样不明道理的人，不知是哪个瞎子叫你在此做镇守，可笑之甚！”

镇守被铁公子几句言语抢白急了，因说道：“你能言快语，想是个积年的拐子了。你欺我官小，敢如此放肆，我明日只解你到上宪去，看你可有本事再放肆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上司莫不是皇帝？”镇守道：“是皇帝不是皇帝，你去见自知。”因又对李太公道：“你这老儿，老大年纪，还讨少年女子作妾，自然要惹出事来。”又将桃枝叫到面前一看，年纪虽则二十余岁，却是个搽脂抹粉的村姑，因问道：“你还是同人逃走，还是被人拐去？”桃枝低了头，不做声。镇守道：“我此时且不动刑，解到上司拶起来，怕你不说！”又吩咐李太公道：“这一起人犯，你可好好带去看守。我明日替你出文书，亲自解到上司去，你的冤屈，自然申理。”

李太公推辞不得，只得将铁公子都拥了到家。因见铁公子将镇守挺撞，不知是个甚人，不敢怠慢，因开了一间上房

请他住，又摆出酒饭来请他吃。欲要将妾桃枝叫进去，又恐怕没了对证，不成拐带，只得也送到上房来同住。只因这一住，有分教：

能碎白璧，而失声破釜；

已逃天下，而疑窃皮冠。

不知解到上司，又作何状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

虚捏鬼哄佳人止引佳人喷饭

词曰：

大人曰毁，小人谓之捏鬼。既莫瞒天，又难蔽日，空费花唇油嘴。明眸如水，一当前已透肺肝脑髓。何苦无端，舍此灵明，置身傀儡？

调寄《柳梢青》

话说铁公子被李太公胡厮赖缠住了，又被镇守装模作样，琐琐碎碎，心下又好恼又好笑。到了李老儿家，见拿出酒饭来，也不管好歹，吃得醺醺的，叫小丹铺开行李，竟沉沉的睡去。

此时是十四五，正有月，铁公子一觉睡醒来，开眼看时，只见月光照入窗来，那个桃枝妾，竟坐在他铺旁边，将他身体轻轻摩弄。铁公子一时急躁起来，因用手推开道：“妇人家须惜些廉耻，莫要胡为！”因侧转身向里依旧睡去。那桃枝妾讨了没趣，要走开又舍不得，只坐了一会，竟连衣服在脚头睡了。

原来李太公虽将妾关在房里，却放心不下，又悄悄躲在房门外窃听。听见铁公子羞削他，心下方明白道：“原来都是这淫妇生心，这个少年倒是好人，冤屈了他。”到了天明，就要放他开交，争奈镇守不曾得钱，又被铁公子挺撞了一番，死

命出了文书，定要申到道里去。李太公拗他不过，只得又夹了许多人，同拥到道里来。

不期这日正是道尊寿日，府县属官，俱来庆贺，此时尚未开门，众官都在外面等候。忽见一伙人拥了铁公子与桃枝妾来，说是奸情拐带，各各尽叫去看。看见铁公子人物秀美，不象个拐子，因问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，为何拐他？”铁公子全不答应。又问桃枝：“可是这个人拐你？”桃枝因夜里被铁公子羞削了，有气没处出，便一口咬定道：“正是他拐我。”个个官问他，都如此说。镇守以为确然，着实得意，只候道尊开门，解进去请功。

正在快活，忽历城县的鲍知县也来了，才下轿，就看见一伙人同着铁公子与一个妇人在内，因大惊问道：“这是甚么缘故？”镇守恐怕人答应错了话，忙上前禀道：“这个不知姓名的少年男子，拐带了这李自取的妾逃走，当被众人赶到半路捉住，人赃现获，故本镇解到道爷这里来请功。”鲍知县听了，大怒道：“胡说！这位是铁都堂的公子铁相公，他在本县，本县为媒，要将水侍郎老爷的千金小姐嫁他为妻，他因未得父命，不肯应承，反抵死走了。来你这地方，甚么村姑田妇，冤他拐带！”镇守见说是铁都堂的公子，先软了一半，因推说道：“这不干本镇事，都是这李自取来报的，又是这妇人供称的。”鲍知县因叫家人请铁相公来同坐下，因问道：“台兄行后，为何忽遇此事？”铁公子就将林子边遇见一个后生与此妇人同走之事说了一遍。鲍知县道：“只可惜那个后生不曾晓得他的姓名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已问知了，就是这李自取的外孙，叫做宣银。”

鲍知县听了，就叫带进那老儿与妇人来，因骂道：“你这老奴才，偌大年纪，不知死活，却立这样后生妇人作妾，已不该了；又不知防嫌，让他跟人逃走，却冤赖路人拐带，当得何罪？”李太公道：“小老儿不是冤他，小的的妾不见了，却跟住他同走，许多人公同捉获，昨夜到镇。况妾口中又已供明是他，怎为冤他？”鲍知县又骂道：“你这该死的老奴才，自家的外孙宣银与这妇人久已通奸，昨日乘空逃走，幸撞见这铁相公，替你捉回人来，你不知感激，怎倒恩将仇报！”老太公听见县尊说出宣银来，方醒悟道：“原来是这小贼种拐他，怪道日日走来油嘴滑舌的哄我！”因连连磕头道：“不消说了，老爷真是神明。”鲍知县就要出签去拿宣银，李太公又连连磕头求道：“本该求老爷拿他来治罪，但他的父亲已死，小的女儿寡居，止他一人，求老爷开恩，小的以后只不容他上门便了。”鲍知县又要将桃枝拶起来，李太公不好开口，亏得铁公子解劝道：“这个桃枝是李老儿的性命，宣银既不究，这桃枝也饶他吧。”鲍知县道：“这样不良之妇，败坏风俗，就拶死也不为过。既铁相公说，造化了他，却出去吧，不便究了。”李太公与桃枝忙磕头谢了出去。

镇守又进来再三请罪，鲍知县也数说了几句，打发去了。然后对铁公子道：“昨日要留台兄小酌，因台兄前疑未释，执意要行，我学生心甚歉然。今幸这些乡人代弟留驾，又得相逢，不识台兄肯忘情快饮，以畅高怀否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昨因前之成心未化，故悻悻欲去；今蒙老先生高谊如云，柔情似水，使我铁中玉有如饮醇，莫说款留，虽挥之斥之，亦不忍去矣。”鲍知县听了大喜，因吩咐备酒，候庆贺过道尊，回来

痛饮。正是：

模糊世事倏多变，真至交情久自深。

若问老天颠倒意，大都假此炼人心。

却说鲍知县贺过道尊出来，就在寓处设酒，与铁公子对饮。前回虽也曾请过，不过是客套应酬，不甚浹洽，这番已成了知己，你一杯，我一盏，颇觉欣然。

二人吃到半醉之间，无所不言，言到水小姐，鲍知县再三劝勉，该成此亲。铁公子道：“知己相对，怎敢违心谎言！我学生初在公庭，看见水小姐亭亭似玉，灼灼如花，虽在愤激之时，而私心几不能自持。及至长寿院住下，虽说偶然相见，过而不留，然寸心中实是未能忘情。就是那一场大病，起于饮食不慎，却也因神魂恍惚所致。不期病到昏聩之时，蒙彼移去调治，细想他殷勤周至之意，上不啻父母，下无此子孙。又且一举一动，有情有礼，遂令人将一腔爱慕之私，变而为感激之诚，故至今不敢复萌一苟且之念。设有言及婚姻二字者，直觉心震骨惊，宛若负褻渎之罪于神明。故老先生言一番，而令学生身心一番不安也。非敢故作矫情，以博名高。”鲍知县听了，叹息道：“据台兄说来，这水小姐直凛若神明之不敢犯矣。自我学生论来，除非这水小姐今生不嫁人便罢，若他父亲回时，毕竟还要行人伦婚姻之礼，则舍台兄这样豪俊，避嫌而不嫁，却别选良缘，岂不更褻渎神明乎？台兄与水小姐，君子也，此正在感恩诚敬之时，自不及此。我学生目击你二人义侠如是，若不成全，则是见义不为也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在老先生或别有妙处，在我学生，只觉惕然不敢。”二人谈论快心，直吃到酩酊方住，就同在寓处宿了。

次日，鲍知县有公事要回县，铁公子也要行，就忙忙作别。临别时，鲍知县取了十二两程仪相赠道：“我学生还有一言奉劝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愿领大教。”鲍知县道：“功名二字，虽于真人品无加，然当今之世，绍续书香，亦不可少。与其无益而浪游，何如拾青紫之芥，以就荣名之为愈乎？”铁公子听了，欣然道：“谨领大教。”遂别了先行。正是：

矛盾冰同炭，绸缪漆与胶。

寸心聊一转，道路已深遥。

这边鲍知县回县不提。

却说铁公子别过县尊，依旧雇了驴子回去，一路上思量道：“这鲍知县初见时，何等作恶，到如今又何等用情。人能改过，便限他不定。”又暗想道：“这水小姐，若论他瘦弱如春柳之纤，妩媚若海棠之美，便西施、王嫱，也比他不过。况闻他三番妙智，耍得过公子几乎气死，便是陈平六出奇计，也不过如此。就是仓猝遇难，又能胁至县庭，既至县庭，又能侃侃谈论。若无才辨识胆，安能如此！即我之受毒成病，若非他具一双明眼，何能看破？即使看破，若无英雄之力量，焉能移得我回去？就是能移我回去，若无水小姐这样真心烈性、义骨侠肠，出于情入于礼，鲜不堕入邪淫！就是我临出门，因他叔子一言不合，竟不别而行。在他人，必定恼了；他偏打点盘缠，殷勤相赠。若预算明白，不差毫发者，真要算做当今第一个奇女子也。我想古来称美妇人，至于西施、卓文君止矣；然西施、卓文君皆无贞节之行。至于孟光、无盐，流芳名教，却又不过一丑妇人。若水小姐，真河州之好逑，宜君子之展转反侧以求之者也。若求而得之，真可谓享人间之

福矣。但可惜我铁中玉生来无福，与他生同时，又年相配，又人品才调相同，又彼此极相爱重，偏偏的遇得不巧，偏遇在患难之中，公堂之上，不媒妁而交言，无礼仪而自接，竟成了义侠豪举；去钟鼓之乐，琴瑟之好，大相悬绝矣。若已成义侠，而再议婚姻，不几此义侠而俱失乎！我若启口，不独他人指诮，即水小姐亦且薄视我矣，乌乎可也。今惟有拿定主意，终做个感恩知己之人，便两心无愧也。”又想到：“他不独持己精明，就是为我游学避仇发的议论，亦大有可想。即劝我续箕裘世业，不必踽踽凉凉，以走天涯，此数语，真中我之病痛。我铁中玉若不博得科甲功名，只以此义侠遨游，便名满天下，亦是浪子，终为水小姐所笑矣。莫若且回去，趁着后年乡会之期，勉完了父母教子之望，然后做官不做官，听我游侠，岂不比今日与人争长竞短，又高了一层！”主意定了，遂一径回大名府去。正是：

言过还在耳，事弃尚惊心。

同一相思意，相思无此深。

按下铁公子回家不提。

却说水小姐自从差水用送盘缠路费与铁公子，等了许久，不见回信，心下又恐为奸人所算，十分踌躇。又等到日中，水用方回来报说道：“铁相公只到此时方出城来雇牲口，银子小包已交付铁相公与小丹收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铁相公临行，可有甚言语吩咐？”水用道：“铁相公只说，他与小姐陌路相逢，欲言恩，恩深难言；欲言情，又无情可言。只叫我多多拜上小姐，别后再不可以他为念就是了。”冰心小姐听了，默然不语，因打发水用去了。暗自想道：“他为我结仇，身临不测，

今幸安然而去，也可完我一桩心事。但只虑过公子与叔子水运，相济为恶，不肯忘情，未免要留一番心机相对。”

却喜得水运伤触了铁公子，不辞而去，自觉有几分没趣，好几日不走过来。忽这一日，笑欣欣走过来寻见冰心小姐说道：“贤侄女，你知道一件奇事么？”水小姐道：“侄女静处闺中，外面奇事，如何得知？”水运道：“前日那个姓铁的，我只道他是个好人，还劝侄女嫁他，倒是你还有些主意，不肯轻易听从，若是听从了，误了你的终身却怎了？你且猜那姓铁的是甚等样人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他的家世，侄女如何得知？看他举止行藏，自是个义侠男儿。”水运听了打跌道：“好个义侠男儿！侄女一向最有眼力，今日为何走了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不是义侠男儿，却是甚人？”水运道：“原来是个积年的拐子！前日装病，住在这里，不知要打算做甚伎俩，还是侄女的大造化，亏我言语来得尖利，他看见不是头路，下不得手，故假作悻悻而去。谁知瓦罐不离损伤，他才走到东镇上，就弄出事来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弄出甚样事来？”

水运道：“东镇上一个大户人家，有个爱妾，不知他有甚手段，人不知鬼不觉，就拐了出来逃走。不料那大户人家养的闲汉甚多，分头一赶，竟赶上捉住了，先早打个半死，方送到镇守衙门。他若知机识窃，求求镇守，或者打几下放了他，还未可知。谁料他蠢不过，到此田地，还要充大头鬼，反把镇守冲撞了几句，镇守恼了，竟将他解到道里去了。都说这一去，拐带情真，一个徒罪是稳稳的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如何得知？”水运道：“前日鲍知县去与道尊庆寿，跟去的衙役哪一个不看见，纷纷乱传，我所以知道。”

冰心小姐听了，冷笑道：“莫说铁公子做了拐子，便是曾参真真杀人，却也与我何干？”水运道：“可知道与你无干，偶然这等闲论，人生面不熟，实实难看。若要访才，还是知根识本的稳当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若论起铁公子之事，与侄女无干，也不该置辩。但是叔叔说人生面不熟，实实难看，此语似讥诮侄女眼力不好，看错了铁公子。叔叔若讥诮侄女看错他人，侄女也可以无辩；但恐侄女看错了铁公子，这铁公子是个少年，曾在县尊公堂上，以义侠解侄女之危，侄女又曾以义侠接他来家养病，救他之命，若铁公子果是个积年的拐子，则铁公子与侄女这番举动，不是义侠，是私情矣。且莫说铁公子一生名节，亦被叔叔丑诋尽矣，安可无辩？”水运听了道：“你说的话，又好恼又好笑！这姓铁的与我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我毁谤他做甚么？他做拐子，拐人家的妇女，你在闺中，自不知道，县前跟班的，哪个不传说，怎怪起我来？侄女若要辩说，是一时失眠，错看了他，实实出于无心，这还使得；若说要辩他不是拐子，只怕便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若要辩，正要辩铁公子不是拐子，是小人谤他，方见侄女眼力不差。若论侄女有心无心，这又不必辩了。”水运道：“贤侄女也太执性，一个拐子，已有人看见的明明白白，还有甚么辩得？”

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说有人看见，侄女莫说不看见，就是闻也不曾闻之，实实没有辩处。但侄女据理详情，这铁公子决非拐子，纵有这影响，不是讹传，定是其中别有缘故。若说他真正是做拐子，侄女情愿将这两只眼睛，挖出输与叔叔。”水运道：“拐的甚么大户人家的爱妾，已有人了，送到镇守，

镇守又送了道尊的衙门去了，谅非讹传。又且人赃现获，有甚缘故，你到此田地还要替他争人品，真叫做溺爱不明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侄女此时辩来，叔叔自然不信，但叔叔也不必过于认真，且再去细访一访，便自明白。”水运道：“不访也是个拐子，再访也是个拐子。侄女执意要访，我就再访访，也不差甚么，不过止差得半日工夫，这也罢了。但侄女既据理详情，就知他决不是个拐子，且请问侄女，所据的是哪一段理，所详的是哪一种情？”

冰心小姐道：“情理二字，最精最妙，看破了便明明白白，看不破便糊涂到底，岂容易对着不知情理之人，辩得明白？叔叔既问，又不敢不说。侄女所据之理，乃邪正之理。大凡举止言语，得理之正者，其人必不邪。侄女看铁公子，自公堂至于私室，身所行无非礼义，口所言无非伦常，非赋性得理之正者，安能如此？赋性既得理之正，而谓其做邪人拐子，此必无之事也。侄女所详之情，乃公私之情，大都情用于公者，必不用于私，侄女见铁公子，自相见至别去，披发纓冠而往救者，皆冷眼，绝不论乎亲疏；履危犯难而不惜者，皆热肠，何曾因乎爱恶？非得情之公者，必不能如此。用情既公，而谓其做拐子私事，此又必无之事也。故侄女看得明，拿得定，虽生死不变者。据叔叔说得千真万实，则是天地生人之性情，皆不灵矣，则是圣贤之名教，皆假设矣。决不然也！且俗说：‘耳闻是虚，眼观是实’，叔叔此时，且不要过于取笑侄女，请再去一访。如访得的的确确，果是拐子，一毫不差，那时再来取笑侄女，却也未迟。何以将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？”水运笑了笑：“侄女既要讨没趣到底，我便去访个确据来，看

侄女再有何说！”冰心小姐笑道：“叔叔莫要访个没趣，不来了。”

水运说罢，就走了出来，一路暗想道：“这丫头怎这样拿得稳，莫非真是这些人传说差了？我便到县前，再去访问访问。”遂一径走到县前，见个熟衙门人便问。也有说果然见个少年拐子同一妇人拴在那里是有的，又有说那少年不是拐子的，皆说得糊湖涂涂。只到落后问着一个贴身的门子，方才知道详细，是李大户自己的外孙拐了他的爱妾，被铁公子撞见捉回，李大户误认就是铁公子拐他，亏鲍太爷审出情由，方得明白。水运听了，因心下吃惊道：“这丫头真要算做奇女子了！我已信得真真的，他偏有胆气，咬钉嚼铁，硬说没有，情愿挖出眼睛与我打睹，临出门又说我，只怕访得没趣不来了。我起先那等讥诮他，此时真真没脸嘴去见他。”踌躇了半晌，因想道：“且去与过公子商量一商量，再作区处。”因走到过公子家里，将前后之情说了一遍。过公子道：“老丈人不必太老实了，如今的事，已死的还要说做活的，没的还要说做有的。况这铁公子有这一番，便添诅几句，替他装点装点，也不叫做全说谎了。”水运道：“谁怕说谎，只是如今没有谎说。”过公子道：“要说谎何难，只消编他几句歌儿，说是人传的，拿去与他看，便是一个证见，有与无谁来对证？”水运道：“此计甚妙。只是这歌儿，叫谁编好？”过公子道：“除了我能学高才的过公子，再看谁人会编！”水运道：“公子肯自编，自然是绝妙的了，就请编了写出来。”过公子道：“编倒不打紧，只好念与你听，要写却是写不出。”水运道：“你且念与我听了再处。”过公子想了一想，念道：

好笑铁家子，假装做公子。
一口大帽子，满身虚套子。
充做老呆子，哄骗痴女子。
看破了底子，原来是拐子。
颈项缚绳子，屁股打板子。
上近穿窬子，下类叫化子。
这样不肖子，辱没了老子。
可怜吴孟子，的的闺中子。
误将流落子，认做鲁男子。
这样装幌子，其实苦恼子。
最恨是眸子，奈何没珠子。
都是少年子，事急无君子。
狗盗大样子，鸡奸小样子。
若要称之子，早嫁过公子！

过公子念完，水运听了，拍掌大笑道：“编得妙，编得妙！只是结尾两句太露相些，恐怕动疑，去了吧。”过公子道：“任他动疑，这两句是要紧，少不得的。”水运道：“不去也罢，要写出来，拿与他看，方象真的。”过公子道：“要写也不难。”因叫一个识字的家人来，口念着叫他写出，递与水运道：“老丈人先拿去与他看，且将他骄矜之气挫一挫，他肯了便罢。倘毕竟装模作样，目今山东新按院已点出了。是我老父的门生，等他到了任，我也不去求亲，竟央他做个硬主婚，说水侍郎无子，将我赘了入去，看他再有甚法躲避！”水运着惊道：“若是公子赘入去，这份家私，就是公子承受了，我们空顶着水家族分名头，便都无想头了。公子莫若还是娶了去为便。”

过公子笑道：“老丈人也忒认真，我入赘之说，不过只要成亲，成亲之后，自然娶回。我过家愁没产业，却肯贪你们的家私，替水家做子孙！”水运听了，方欢喜道：“是我多疑了。且等我拿这歌儿与他看看，若是他看见气馁了，心动了，我再将后面按院主婚之事，与他说明，便不怕他不肯了。”过公子听了，大喜道：“快去快来，我专候佳音！”

水运因拿了歌儿，走回家去见冰心小姐。只因这一见，有分教：

金愈炼愈坚，节愈操愈励。

不知冰心小姐又有何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

假认真参按院反令按院吃惊

词曰：

雷声空大，只有虚心人怕。仰既无惭，俯亦不愧，安坐何惊何讶！向人行诈，又谁知霹雳自当头下。到得斯时，不思求加，只思求罢。

右调《柳梢青》

话说水运拿了过公子讥诮铁公子的歌句，竟走回来，见冰心小姐说道：“我原不要去打听，还好替这姓铁的藏拙。侄女定要我去打听，却打听出不好来了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有甚不好？”水运道：“我未去打听，虽传闻说他是拐子，尚在虚虚实实之间，今打听了回来，现有确据，将他的行头都搬尽了。莫说他出丑，连我们因前在此一番，都带累的不好看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有甚确据？”水运道：“我走到县前一看，不知是甚么好事的人，竟将铁公子做拐子之事，编成了一篇歌句，满墙上都贴的是。我恐你不信，只得揭了一张来与你看一看，便知道这姓铁的为人了。”因将歌句取出，递与冰心小姐。

冰心小姐接在手，打开一看，不觉失笑道：“恭喜叔叔，几时读起书来。”忽又能诗能文了？”水运道：“你叔叔瞒得别人，怎瞒得你，我几时又曾做起诗文来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既不是叔叔做的，一定就是过公子的大笔了。”水运跌跌脚道：

“侄女莫要冤屈人！过公子虽说是个才子，却与你叔叔是一样的学问，莫说大笔，便小笔也是拿不动的，怎么冤他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笔虽拿不动，嘴却会动。”水运道：“过公子与这姓铁的，有甚冤仇，却劳心费力，特特编这诗句谤他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过公子虽与铁公子无仇，不至于谤他，然胸中还知道有个铁公子，别个人连铁公子也未必认得，为何倒做诗歌谤他，一发无味了。侄女虽然是个闺中弱女，这些俚言，断断不能鼓动，劝他不要枉费心机！”

水运见冰心小姐说得透彻，不敢再辩，只说道：“这且搁过一边，只是还有一件事，要通知侄女，不可看做等闲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又有何事？”水运道：“也不是别事，总是过公子谆谆属意于你，不能忘情。近因府县官小，做不得主，故暂时搁起。昨闻得新点的按院，叫做冯瀛，就是过学士最相好的门生，过公子只候他下马，就要托他主婚，强赘了入来。你父亲在边庭，没个消息，我又是个白衣人，你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家，如何敌得他过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御史代天巡狩，是为一方申冤理枉。若受师命，强要主婚乱伦，则不是代天巡行，乃是代师作恶了。朝廷三尺法凛凛然，谁敢犯之？叔父但请放心，侄女断然不惧。”水运笑道：“今日在叔子面前说大话，自然不惧，只怕到了御史面前，威严之下，实实动起刑来，只怕又要畏惧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虽说刑法滥则君子惧，然未尝因其惧而遂不为君子。既为君子，自有立身行己的大节义。莫说御史，便见天子，也不肯辱身。叔叔何苦畏却小人势利中弄心术？”

水运道：“势利二字，任古今英雄豪杰，也跳不出，何独

加之小人？我就认做势利小人，只怕还是势利的小人讨些便宜。”冰心小姐又笑道：“既是势利讨便宜，且请问叔叔，讨得便宜安在？”水运道：“贤侄女莫要笑我。我做叔叔的，势利了半生，虽不曾讨得便宜，却也不曾吃亏。只怕贤侄女不势利，就要吃亏哩！到其间，莫要怪做叔子的不与你先说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古语说得好：‘夏虫不可言冰，螭蛄不知春秋。’各人冷暖，各人自知。叔叔请自为谋，侄女仅知有礼义名节，不知有祸福，不须叔叔代为过虑。”

水运见冰心小姐说得斩钉截铁，知道劝他不动，便转洋洋说道：“我下此苦口是好意，侄女既不听，着我甚急？”因走了出来，心下暗想道：“我毁谤铁公子是拐子，他偏不信。我把御史吓他，他又不怕，真也没法。如今哥哥充军去了，归家无日，难道这份家私与他一个女儿占住罢了？若果按院到了，必须挑拨过公子，真真兴起讼来，将他弄得七颠八倒，那时应了我的言语，我方好于中取事。”

因复走来，见过公子说道：“我这个侄女儿，真也可恶！他一见了诗歌，就晓得是公子编的，决然不信是真。讲到后面，我将按院主婚入赘唬唬他，他倒说得好，他说：‘按院若是个正人，自不为他们做鹰犬；若是个没气力之人，既肯为学士的公子做主成婚，见了我侍郎的小姐，奉承还没工夫，又安敢作恶？你可与过姐夫说：‘叫他将这妄想心打断了吧。’’你道气得他过么？”过公子听了，大怒道：“他既是这等说，此时也不必讲，且等老冯来时，先进一词，看他还是护我这将拜相学士老师的公子，还是护你那充军侍郎的小姐！”水运道：“公子若是丢得开，便不消受这些寡气，亲家来往，让他说了

寡嘴罢了。若是毕竟放他不下，除非等按院来，下一个毒手，将他拿缚得定定，仍便任他乖巧，也只得从顺。若只等与他口斗，他如何肯就下马？”过公子道：“老丈人且请回，只候新按院到了，便见手段。”二人算计定了，遂别去。

果然过了两月，新按院冯瀛到了。过公子就出境远远相迎。及到任行香后，又备盛礼恭贺。按院政事稍暇，就治酒相请。冯按院因他是座师公子，只得来赴席。饮到浹洽时，冯按院见过公子意甚殷勤，因说道：“本院初到，尚未及分俸，转过承世兄厚爱。世兄若有所教，自然领诺。”过公子道：“老恩台大人，霜威雷厉，远迩肃然，治晚生怎敢以私相干？只有一件切己之事，要求老恩台大人作主。”冯按院问道：“世兄有甚切己之事？”过公子道：“家大人一身许国，不遑治家，故治晚生至今尚草草衾裯，未受桃夭正室。”

冯按院听了，惊讶道：“这又奇了，难道聘也未聘？”过公子道：“正为聘了，如今在此悔赖。”冯按院笑道：“这更奇了！以老师台门鼎望赫赫岩岩，又且世兄青年英俊，谁不愿结丝萝？这聘的是甚么人家，反要悔赖？”过公子道：“就是兵部水侍郎的小姐。”冯按院道：“这是水居一了。他今已谪戍边庭，家中更有何人作主，便要悔赖？”过公子道：“他家令堂已故了，并无别人，便是小姐自己做主。”冯按院道：“他一女子，如何悔赖？想是前起聘定，他不知道？”过公子道：“前起聘定，即使未知，新近治晚生又自央人为媒，行过六礼到他家去，他俱收了，难道也不知道？及到临娶，便千难万阻，百般悔赖。”冯按院道：“既是这等，世兄何不与府县说，叫他撮合？”过公子道：“也曾烦府县周旋，他看府县

甚轻，竟藐视不理。故万不得已，敢求老恩台大人铁面之威，为治晚生少平其闺阁骄横之气，使治晚生得成秦晋之好，则感老恩台大人之嘉惠不浅矣。至于其他，万万不敢再渎。”

冯按院道：“此乃美事，本院自当为世兄成全。但恐媒妁不足重，或行聘收不明白，说得未定，一时突然去娶，就不便了。”过公子道：“媒妁就是鲍父母，行聘也是鲍父母亲身去的。聘礼到他家，他父亲在边庭，就是他亲叔子水运代受的，人人皆知，怎敢诳渎老恩台大人？”冯按院道：“既有知县为媒，又行过聘礼，这就无说了。本院明日就发牌批准去娶。”过公子道：“娶时恐他不肯上轿，又有他变，但求批准，治晚生去入赘，他就辞不得了。”冯按院点头应承。又欢欢喜喜，饮完了酒，方才别去。

过了一两日，冯按院果然发下一张牌到历城县来。牌上写着：

察院示：照得婚姻乃人伦风化之首，不可违时。据称，过学士公子过生员，与水侍郎小姐水氏，久已结缡，新又托该县为媒，敦行六礼。姻既已谐，理宜完娶。但念水官远任，入赘为宜。仰该县传谕二姓，即择吉期，速成嘉礼，毋使漂梅愆期，以伤桃夭雅化。限一月成婚，缴如迟，取罪未便！

鲍知县接了牌，细细看明，知是过公子倚着按院是父亲门生，弄的手脚。欲要禀明，又恐过公子怪他；欲不禀明，又怕按院偏护，将水小姐看轻，弄出事来，转怪他不早说，只得暗暗申了一角文书，上去禀道：

本县为媒，行聘虽实有之，然皆过生员与水氏之叔

水运所为，而水氏似无许可之意，故至今未决。蒙宪委传谕，理合奉行。但虑水氏心贞性烈，又机警百出，本县往谕，恐恃官女，骄矜不逊，有伤宪体。特此稟明，伏乞察照施行。

冯按院见了，大怒道：“我一个按院之威，难道就不能行于一女子！”因又发一牌与鲍知县道：

察院又示：照得水氏既无许可，则前日该县为谁为媒行聘，不自相矛盾乎？宜速往谕！且水氏乃罪官之女，安敢骄矜？倘有不逊，即拿赴院，判问定罪。毋违！

鲍知县又接了第二张宪牌，见词语甚厉，便顾不得是非曲直，只得打点执事，先见过公子传谕按君之意。过公子满口应承，不消托付。然后到水侍郎家里，到门下轿，竟自走进大厅来，叫家人传话说：“本县鲍太爷奉冯按院老爷宪委，有事要见小姐。”

家人入去报知，冰心小姐就心知是前日说的话发作了；因带了两个侍婢，走到厅后，垂下帘立着，叫家人传禀道：“家小姐已在帘内听命，不知冯按老爷有何事故，求老爷吩咐。”鲍知县因对着帘内说道：“也非别事，原是过公子要求小姐的姻事，一向托本县为媒行聘。只因小姐不从，故此搁起。今新来的按台冯老大人，是过学士门生，故过公子去求他主婚，也不深知就里，因发下一张牌到本县，命本县传谕二姓，速速择吉成亲，以敦风化。限在一月内缴牌，故本县只得奉行。这已传谕过公子，过公子喜之不胜，故本县又来传谕小姐，乞小姐凛遵宪命，早早打点。”冰心小姐隔帘答应道：“婚姻嘉礼，岂敢固辞？但无父命，难以自专，尚望父母大人代为一

请。”鲍知县道：“本县初奉命时，已先申文，代小姐稟过。不意按台又发下一牌，连本县俱加督责，词语甚厉，故不敢不来谕知小姐。或从或违，小姐当熟思行之，本县也不敢相强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按院牌上有何厉语，求赐一观。”

鲍知县遂叫礼房取出二牌，交与家人侍妾传入。冰心小姐细细看了，因说道：“贱妾苦辞过府之姻，非有所择也，只因家大人远戍，若自专主，异日家大人归时，责妾妄行，则无以谢过。今按君既有此二牌治罪，赫赫炎炎，虽强暴不敢违，况贱妾弱女，焉敢上抗？则从之不为私举矣。但恐丝萝结后，此二牌缴去，或按院任满复命，又将何以为据？不几仍由妾自主乎？敢乞父母大人稟过按君，留此二牌为后验，则可明今日妾之迫于势，是公而非私矣。”鲍知县道：“小姐所虑甚远，容本县再申文稟过按院，自有定夺。二牌且权留小姐处。”

说罢，就起身回县。心下暗想道：“这水小姐，我还打算始终成全了铁公子，做一桩义举。且他前番在过公子面上，千不肯，万不肯，怎今日但要留牌票，便容容易易肯了，真不可解！到底是按院的势力大。”水小姐既已应承，却无可奈何，只得依他所说，做了一套申文，申到按院。冯按院看了，大笑道：“前日鲍知县说此女性烈，怎见我牌票，便不烈了！”因批回道：

据稟称，水氏以未奉亲命，不敢专主，请留牌以自表，诚孝义可嘉！但芳时不可失，宜速合卺，以成雅化。即留前二牌为据可也。

鲍知县见按君批准，随又亲来报知水小姐。临出门又叮

嘱道：“今日按台批允，则此事非过公子之事，乃按台之事了，却游移改口不得。小姐须要急急打点，候过公子择了吉期，再来相报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事在按君，贱妾怎敢改口？但又恐按君想过意来，转要改口。”鲍知县道：“按台于大学士，师生也。极力左袒，焉肯改口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这也定不得。但按君既不改口，贱妾虽欲改口，亦不能矣。”

鲍知县叮嘱明白，因辞了出来，又去报知过公子，叫他选择吉期，以便合巹。过公子见说冰心小姐应承，喜不自胜，忙忙打点不提。正是：

莫认桃夭便好逑，须知和应始睢鸠。

世间多少河洲鸟，不是鸳鸯不并头。

却说冯按院见水小姐婚事，亏他势力促成，使过公子感激，也自欢喜。又过了数日，冯按院正开门放告，忽拥挤了一二百人入来，俱手执词状，伏在丹墀之下。冯按院吩咐收了词状，发放出去，听候挂牌，众人便都一拥去尽，独剩下一个少年女子，跪着不去。左右吆喝出去，这女子立起身，转走上数步，仍复跪下，口称：“犯女有犯上之罪，不敢逃死，请先毕命于此，以申国法，以彰宪体。”因在袖中，取出一把雪亮的尖刀，拿在手里，就要自刺。冯按院在公座上突然看见，着了一惊，忙叫人止住，问道：“你是谁家女子，有甚冤情？可细细诉明，本院替你申理，不必性急。”

那女子因说道：“犯女乃原任兵部侍郎、今遣戍罪臣水居一之女水氏，今年一十七岁。不幸慈母早亡，严亲远戍，茕茕小女，静守闺中，正茹蘖饮冰之时，岂敢议及婚姻？不意奸人过其祖，百计营谋，前既屡施毒手，几令柔弱不能保守，

今又倚师生势焰，复逞狼心，欲使无瑕白璧，痛遭玷污。泣思家严虽谪，犹系大夫之后，犯女虽微，尚属闺阁之余。礼义所出，名教攸关，焉肯上无父母之命、下无媒妁之言，而畏强暴之威，以致失身丧节？然昔之强暴虽横，不过探丸劫夺之雄，尚可却避自全；今竟假朝廷恩宠，御史威权，公然牌催票勒，置礼义名教如弁髦。一时声势赫赫，使闺中弱女，魂飞胆碎，设欲从正守贞，势必人亡家破。然一死事小，辱身罪大，万不得已，于某年某月某日，沥血明冤，遣家奴走阙下，击登闻上陈矣。但闺中细女，不识忌讳，一时情词激烈，未免有所干犯，自知罪在不赦，故俯伏台前，甘心毕命。”说罢，又举刀欲刺。

冯按院初听见说过公子许多奸心，尚不在念，后听到“遣家奴走阙下，击登闻上陈”，便着了忙。又见他举刀欲刺，急吩咐一个小门子下来抢住，因说道：“此事原来有许多原故，叫本院如何得知？且问你：前日历城县鲍知县禀称，是他为媒行聘，你怎么说下无媒妁之言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鲍父母所为之媒，所行之聘，乃是求犯女叔父水运之女，今已娶去为正室久矣，岂有一媒一聘娶二女之理？”冯按院道：“原来已娶过一个了。既是这等，你就该具词来禀明，怎么就轻易上本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若犯女具词可以禀明，则大人之宪牌不应早出，据过公子之言而专行矣。若不上本，则沉冤何由而白？”冯按院道：“婚姻田土乃有司之事，怎敢擅渎朝廷？莫非你本上别捏虚词，明日行下来，毕竟罪何所归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怎敢虚词？现有副本在此，敢求电览。”因在怀中取出呈上。

冯按院展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原任兵部侍郎、今遣戍罪臣水居一犯女水冰心谨奏：为按臣谄师媚权，虎牌狼吏，强逼大臣幼女，无媒苟合，大伤风化事：

窃惟朝廷政治，名教为尊；男女人伦，婚姻托始。故往来说合，必凭媒妁之言；可否从违，一听父母之命。即媒妁成言，父母有命，亦必需六礼行聘，三星照室，方迎之子于归；从未闻男父在朝，未有遣媒之举；女父戍边，全无允诺之辞。而按臣入境，百事未举，先即连遣虎牌，立勒犯女无媒苟合，欲图谄师媚权，以报私恩，如冯瀛者也。

犯女柔弱，何能上抗？计惟有刳颈宪墀，以全名节。但恐冤沉莫雪，怨郁之气，蒸为灾异，以伤圣化。故特遣家奴水用，蹈万死击登闻鼓上闻。伏望皇仁垂怜凌虐威逼惨死之苦，敕戒按臣，小有公道，则犯女虽死，而情同犯女者或可少偷生于万一矣。临奏不胜幽明感愤之至！

冯按院才看得头一句“谄师媚权”，早惊出一身冷汗，再细细看去，忽不觉满身都抖起来。急忙看完，又不觉勃然大怒。欲要发作，又见水小姐手持利刃，悻悻之声，只要刺死。倘刺死了，一发没解。再四踌躇，只得将一腔怒气，按纳下去，转将好言劝谕道：“本院初至，一时不明，被过公子蒙蔽了，只道婚姻有约，故谆谆促成，原是好意，不知全无父母之命，倒是本院差了。小姐请回，安心静处，本院就有告示，禁约土恶强婚。但所上的本章，还须赶转，不要张扬为妙。”

冰心小姐道：“既蒙大人宽宥，犯女焉敢多求？但已遣家奴，长行三日矣。”冯按院道：“三日无妨。”因立刻差了一个能干舍人，问了水小姐差人的姓名形状，发了一张火牌，限他星夜赶回，立刻去了。

然后水小姐谢拜出来，悄悄上了一乘小轿回家。莫说过公子与水运全然不晓，就是鲍知县一时也还不知。过公子还高高兴兴，择了一个好日子，通知水运。水运因走过来说道：“侄女恭喜。过公子入赘，有了吉期了。”冰心小姐笑一笑道：“叔叔可知这个吉期，还是今世，还是来生？”水运道：“贤侄女莫要取笑，做叔叔的便与你取笑两句，也还罢了，按院代天巡狩，掌生杀之权，只怕是取笑不得的哩！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犹父也，侄女安敢取笑？笑今日的按院，与往日的按院不同，便取笑他也不妨。”水运道：“既是取笑他不妨，前日他两张牌倒下来，就该取笑他一场，为何又收了他的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收了他的牌票，焉知不是取笑？”

正说不了，只见家人进来说道：“按院老爷差人在外面，送了一张告示来，要见小姐。”冰心小姐故意沉吟道：“是甚告示送来？”水运道：“料无他故，不过催你早早做亲。待我先出去看看，若没甚要紧，你就不消出来了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

水运因走了出来，与差人相见过，就问道：“冯老爷又有何事，劳尊兄下顾，莫不是催结花烛？”差人道：“倒不是催结花烛。老爷吩咐说：‘老爷因初下马，分务繁多，未及细察，昨才访知水老爷戍出在外，水小姐尚系弱女，独自守家，从未受聘，恐有强暴之徒，妄思谋娶，特送一张告示在此，禁

约地方。’因叫跟的人将一张告示，递与水运。水运接在手中，心中吃了一惊，暗想道：“这是哪里说起！”心下虽如此想，口中却说不出，只得请差人坐下，自己拿了进来，与冰心小姐看道：“按院送这张告示来，不知为甚，你可念一遍与我听。”冰心小姐因展开细细念道：

按院示：照得原任兵部侍郎水宦，勤劳王事，被遣边庭，止有弱女，尚未受聘，守贞于家，殊属孤危。仰该府该县，时加存恤。如有强暴之徒，非礼相干，着地方并家属，即时赴院禀明，立拿究治不贷！

冰心小姐念完，笑一笑道：“这样吓鬼的东西，要他何用？但他既送来，要算一团美意，怎可拂他！”因取出二两一个大封送差人，二钱一个小封赏跟随，递与水运，叫他出来打发。水运听见念完，竟呆了，开不得口；接了封儿，只得出来，送了差人去了，复进来说道：“贤侄女，倒被你说着了！这按院真与旧不同，前日出那样紧急催婚的牌票，怎今日忽出这样的禁约告示来，殊不可解！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有甚难解了？初下马时，只道侄女柔弱易欺，故硬要主婚，去奉承过公子。今访知侄女的辣手，恐怕害他做官不成，故又转过脸来，奉承侄女。”水运道：“哥哥又不在家，你有甚么手段害他，他这等怕你？”冰心小姐笑道：“叔叔此时不必问，过两日自然知道。”

水运满肚皮狐疑，只得走了出来，暗暗报知过公子，说按院又发告示之事。过公子不肯信道：“哪有此事？”水运道：“我非哄你，你急急去打听，是甚么缘故。”过公子见水运说是真话，方才着急，忙乘了轿子，去见按院。前日去见时，任

是事忙，也邀入相见。这日闲退后堂，只推有事不见。过公子没法，到次日又去，一连去了三四日，俱回不见。心下焦躁道：“怎么老冯一时就变了！他若这等薄情，我明日写信通知父亲，看他这御史做得稳不稳！”只因这一急，有分教：

小人逞丑，贞女传芳。

不知过公子毕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